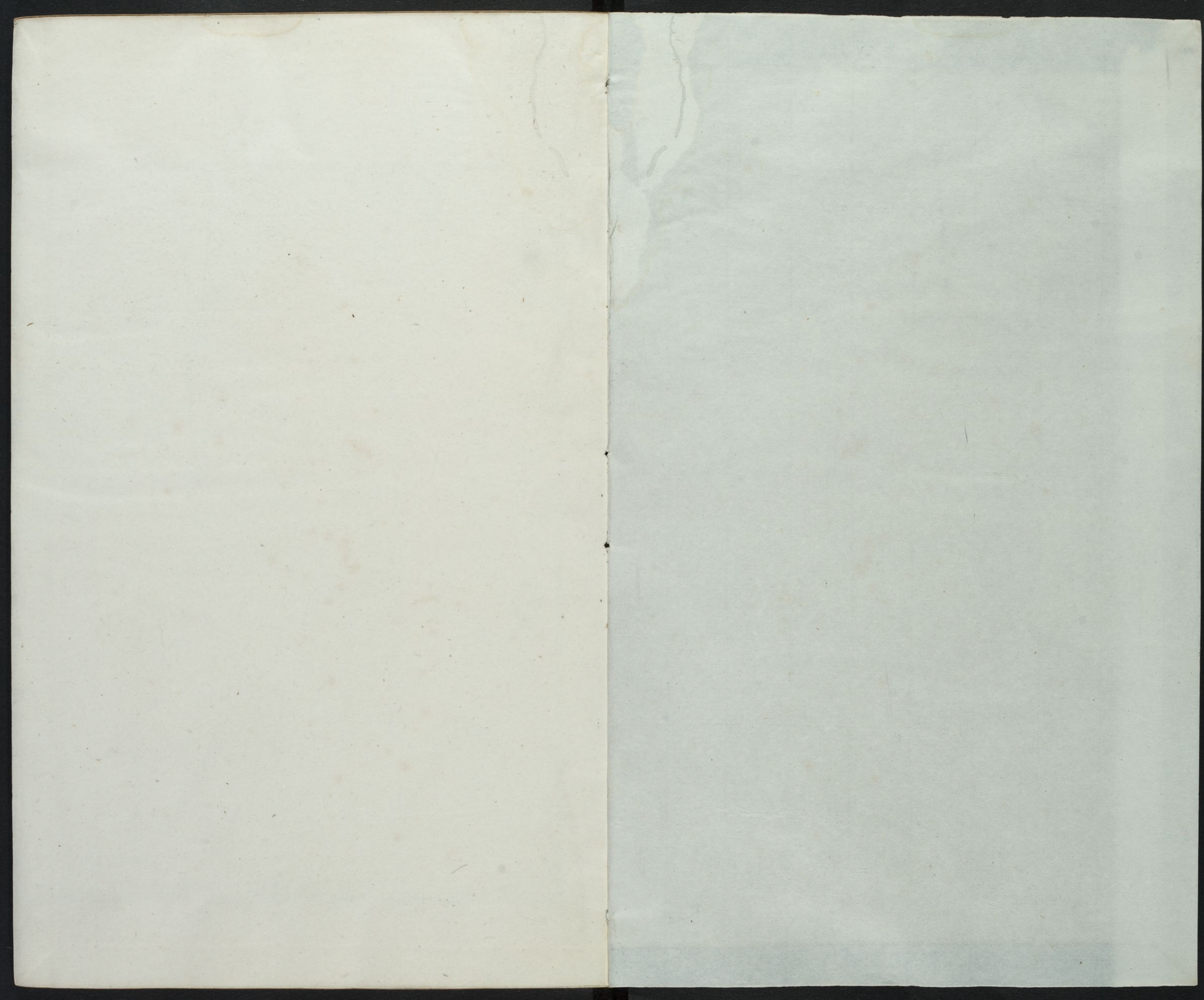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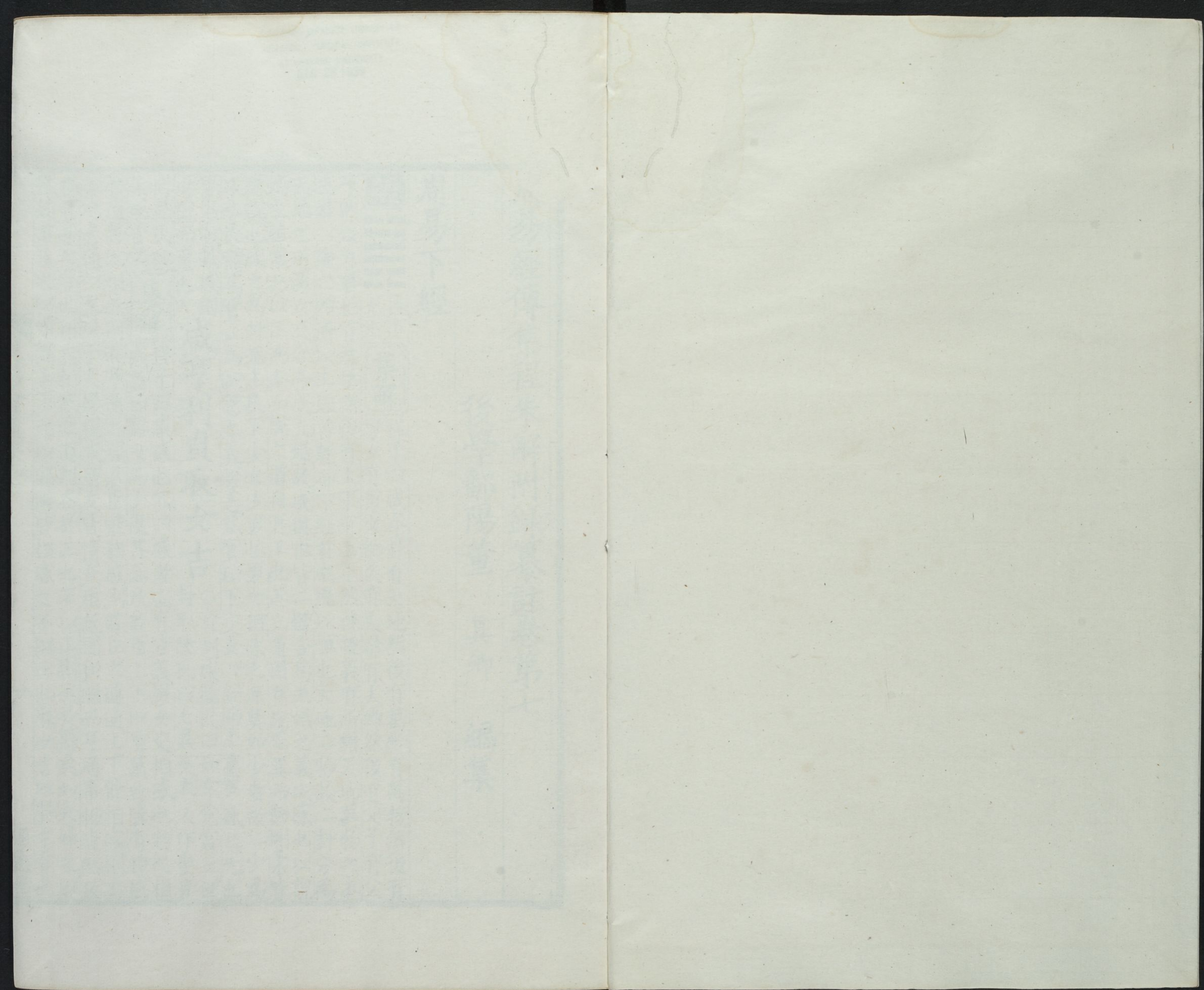
T/10/2452B

10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s://imaging.harvard.edu>

| CM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0/9/-43 | 42/57/29 | 82/4/79 | 51/50/-13 | 50/-28/-29 | | | | | |
|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73/19/68 | | | | | | |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七

後學鄱陽董 真卿 編集

周易下經

經



艮下兌上

集解

程子曰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
夫婦人倫之始所以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
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
爲主恒常也以正爲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皆
應說也咸之爲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爲
咸也艮體篤實止爲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
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音訓咸陸氏曰如字兌宮三世卦取陸氏曰七具反本又作娶音

同晁氏曰

集解

程子曰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
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

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
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
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
淫狡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

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朱子曰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纂註

郭氏雍曰咸以感為義蓋无所不感之謂咸○李氏舜臣曰有也○李氏過曰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心於求感非易之道也故去心而名卦以咸咸皆也无心於感者无所不感也○閻丘氏曰感非其正則夫婦不以禮合君臣不以道合朋友不以義合終必至於睽離故曰亨利貞○鄭氏剛中曰咸者夫婦之情恒者夫婦之道○丘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男先於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女下於男居室之倫正矣或曰卦以二少二長相重者不有損益乎曰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咸感之義微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恒久之義悖矣此下經所以不首損益而首咸恒也○雙湖先生曰文王於咸卦自取取女象一卦重在三上兩爻三為艮主上為兌主男女皆得其正故曰利貞故取女吉也

况二五又正其不正者初四而已曰取女二體又以艮為重而咸之所以得名亦由於艮艮為感主而兌已是應體本義謂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已盡卦義此所以二少尤有夫婦感應之道而為下經之首與乾坤分主上下經也先儒謂上經乾坤以二老對立下經咸以二少合體深為得之

六咸其拇

○音訓拇陸氏曰茂后反馬鄭薛云足大指也子夏作拇荀作母云陰位之尊晁氏曰案母古文荀云陰位之尊則失之

集解

程子曰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

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朱子曰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纂註

呂氏曰初與四應四以心感而初以足行不曰足而曰拇者以象感之主也下體自拇而腓腓而股皆聽命於心而初六正應九四則尤為所感之專者特去四尚歷三爻視腓之近以為行故未有吉凶吉凶生乎動者也

○雙湖先生曰拇只取下體初象解九四解而拇亦指初也林黃中謂艮為指初在下體之下拇象然於他卦无艮而稱拇多不通詳見噬嗑初九爻下嘗觀文王於兩體重在三上兩爻以男女之正取婚姻之象周公於六爻又自以身取象以四當心位為感之主絕无卦辭之意卦爻不同如此使爻辭皆作於文王必互相發明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音訓腓陸氏曰房非反鄭云腓腸也腓音市鬻反王虞云腓腓腸也荀作肥云謂五也尊盛故稱肥晁氏曰案腓肥同音

集解程子曰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之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

為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朱子曰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

纂註

楊氏時曰腓下體之中也二居下卦之中故有腓占動凶而靜吉也

正故凶○蘭氏曰腓在下體之中隨股而動者也上有九五之正應隔碍於三不能交感隨九三之股而動則凶然六二中正能安居以待九五之正應則吉○余氏曰自王輔嗣以腓為躁動之物而諸儒因之但以實驗之則腓豈自動者蓋非居內而附於脛猶六居二而輔於三動止不由已者也方其止於艮也雖不能拯其所隨之三而猶未失腓之正也若自所感而動則失腓之常斯為凶矣居則復常故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

隨往吝 **集解** 程子曰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為主於內居下之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朱子曰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

纂註 劉氏曰股在下體之上三象也雖於拇為大於腓為剛然感象占如此故其咸為拇為腓三陽為艮主且止而不動今亦說上陰而應之故為咸其股以巽取也執其隨艮止象若不執而往則吝矣大抵下三爻用靜吉 九四貞吉悔二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 ○音訓憧憧陸氏曰昌容反馬云行貌王云往來不絕貌廣雅云往來也劉云意未定也徐又音童又音鍾京作憧字林云憧遲也

集解 程子曰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感其心感乃心反

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二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感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途雖殊而所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一有極字一作極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一有所字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一作賢能事盡於此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無加於此矣○朱子曰九四居股之上晦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附錄

程子語咸九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

也下得只恁地看過更留心語錄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定性書○朱子語問貞吉悔亡易傳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曰熹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无我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尔思莫是此感彼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它一心又欲它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它又欲它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意問咸九四傳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曰蓋嘗有此語曰敬心之貞也 易咸感處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它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意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不下今人皆病於无公平之心萬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矣木之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爾淵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于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往暑往則寒來安得為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

自然如此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箇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箇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如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忙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不可不思淵問伊川解屈信往來一段以屈信為感應若不相似何也曰屈則感信信則感屈此自然之理也今以鼻息觀之出則必入入則必出感入也故曰感則有應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屈信非感應而何 凡在天地之間无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感應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一箇暘出來暘不成只管暘暘已是應處又感得雨來是所感復有應所應復為感寒暑晝夜无非此理至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不起至曉須着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當息凡一死一生一出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如古今天下有一盛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必曰保治及到衰廢自是整頓不起然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興起時節富曰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无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 趙致道問感通之理曰感是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意 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之意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 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

纂註

蔡氏曰四常心位不曰咸其心者感通之道如天地聖人无不感通者亦惟此理之公无係於物云爾有

心則拘矣故不言心○馮氏精曰朋正應一云九三九五○胡氏曰失其正道本有悔也若守之以正則吉可獲而悔可亡○蘭氏曰易言貞吉悔亡者三爻咸也夫壯未濟也皆以九居四履非位悔也故戒之雖有應在初而近得九三未能相與交感故戒以貞固則吉○王氏安石曰思者心之動也○蔡氏曰憧憧懷思慮也往來應感也憧憧容心于應感也○楊氏時曰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齊氏曰憧憧動心之貌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一則於來也無迎於往也無將既應之後蓋猶未應之初也靜亦定動亦定寂也未嘗不感感也未嘗不寂何憧憧之有○雙湖先生曰四不正而云貞吉悔亡者貞則吉而悔可亡戒之也蓋四與初為往來之交而二爻皆不正故戒以憧憧往來則所感者狹而不廣矣四當心象而不言心者以心在內而不可見

九五咸其脢无悔
○音訓脢陸氏曰武杯反又音每心之上口之下也鄭云背脊肉也說文同王又音灰廣雅云脢謂之脢脢音以人反晁氏曰或作脢作脢作散說文作脢背肉也易咸其脢說文脢夾脊肉也子夏鄭虞許王皆曰夾脊肉獨王

集解
程子曰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弼心之上口之下說之未知所出

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朱子曰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附錄
朱子語曰感非其所見而說者此是任貞一之理則如此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其心量該遍故周流如此是此義也

纂註
蔡氏曰脢無所感者無所

感故无悔○項氏曰查許國學於陸佃謂脢在口下心上即喉中脢核今謂之三思臺者是也○馮氏精曰咸其脢心感而欲言之象脢喉之出納所也說者以為脊胛非自心而脢脢而口其序也又曰爻居心上口下則脢也心有所感然後動於脢乃形於言言之是非係乎所感之邪正而爻居其間邪正係四而是非係上故无悔尤也○李氏過曰悔亡

上六咸其輔頰舌
○音訓是有悔而亡之也无悔是無復有悔也

曰如字馬云上頷也虞作輔云耳目之間稱輔頰晁氏曰案古文作夾

集解
程子曰上輔今文輔字頰陸氏曰兼協反孟作俠晁氏曰案古文作夾

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朱子曰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感之極感人以言而無其實又充為口舌故其象如

附錄
朱子語或問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文宜有悔吝此凶咎可知

纂註
李氏過曰輔頰之兩旁骨背後可得而見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

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易說

上六兌之主也兌為口舌故咸其輔頰舌然不凶咎者以說感人未至於凶也○蔡氏曰咸感也感通之理具于一心唯能存其寂然不動之體則感而無不通矣故无心者不能感而用心者不能感感也初之拇二之腓三之股上之輔頰舌皆用於心以動為感者也五之脢无心而不能感者故皆不得咸感之正惟四當心位可得咸感之正者然有心於致感則所感非光大之感也故又以憧憧之思為戒○馮氏精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感於物而動故六爻

之中吉凶悔吝之辭備焉然感生於心惟心正則所感正而所動皆正故以貞吉戒九四蓋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下三爻足之象感於動者也上二爻喉舌之象感於言者也○程氏直方曰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脢皆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者有至理存焉又見脢之為背肉甚明○郭氏忠孝曰易道取諸身唯咸艮二卦為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於說而艮終於止邪

大象傳 山上有

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集解**

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一作交而受之此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朱子曰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附錄

朱子語山上有澤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又曰土若不虛如何受得又曰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象祗問程傳以量而容之莫是要着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

纂註

張子曰感物之善莫若以虛受人有所慕大小以容之便是不虛了個

柔傳 咸感也 **集解**

物化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惟虛故受受故能感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

朱子曰釋 **纂註** 丘氏曰咸非訓感咸感耳凡物兩相對待而後感應之理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感故感无心而為感惟无容心於感然後无所不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

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音訓下 **集解** 程子曰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陸遐嫁反

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為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也說音悅○朱子曰以卦體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

纂註

蔡氏曰柔上上也坤上交乾而為兌也剛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下三也乾下交坤而為艮也○蜀才曰咸本否卦六三升上上九降三○馮氏椅曰剛柔以質言感應以氣言乾之氣感乎坤坤應之而成兌是坤與乾也坤之氣感乎乾乾應之而成艮是乾與坤也

○林氏栗曰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正女也君不下士而士從之非貞士也如是者不可取矣親迎之禮廢於夫婦之間就見之儀蔑於君臣之際為女為士者不待禮而行為君為夫者唯其易而畜之未有不悔於其終者也○楊氏時曰上而說以卦才言也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男不下女則剛柔不接非夫婦之正也○馮氏當可曰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所以為

天地

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集解**

程子曰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

通志堂

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

纂註 胡氏曰天地感而萬道者默而觀之可也○朱子曰極言感通之理

大化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言二五交而治化行也○張氏彭老曰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以化生相感應聖人天下以和平相感應天地自天地聖人之自聖人也合而言之此之呼吸語默即彼之翕張闔闢此之喜怒哀樂即彼之慘舒榮悴道化之宰生意之充天地即聖人聖人即天地也○雙湖先生曰乾本上而一陽下降坤本下而一陰上騰天地之感也互震反生而萬物化生矣二本九五下交有聖人感人心之象允說既具而天下和平矣天地萬物感通人情寧不可於

小象傳 咸其拇志在外也

集解 程子曰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集解 程子曰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集解 程子曰蓋象辭一作體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一有象字辭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一作下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一作立一作處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

卑下之甚也○朱子曰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

纂註 徐氏曰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感不以道而反徇夫誓御臣僕在下者之私情至於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集解 程子曰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感矣

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朱子曰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咸其脢志末也

集解 程子曰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害於感矣

程子曰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為其存心一作志淺末係二而說上感於私欲也○朱子曰志末謂不能感物

咸其輔頰舌

口說也

集解 程子曰唯至誠為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

附錄 朱子語否泰咸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問咸內卦艮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才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其內卦屬艮也備艮咸二卦皆就人身取義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故心不快限則腰所在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不動則吉必大成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是有些取象說咸上一畫如人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脚之象艮就人身取象便也如此上一陽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見內卦之下亦

有足之象成良皆以人身
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道夫
作騰傳布之義○王氏宗傳曰上感
之極騰口說以求感此感道之衰也

經

震上巽下

集解

程子曰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恒久也成夫婦之道夫婦一有之道守終身不一

有可守變者也故成之後受之以恒也成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
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
少為親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允艮為成而震巽為恒也男在女上男
動于外女順于內人理之常故為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
應皆恒

附錄

程子語咸恒體用
也體用无先後絢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音○

訓恒胡登反陸氏曰
如字震宮三世卦

集解

程子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
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

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
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常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
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朱子曰恒
常久之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
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
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纂註

董氏

曰月之園為恒故詩云如月之恒蓋朏明魄暗以時進退而恒其常存者也○
徐氏曰聞之師曰恒有二義有不易之恒有不巳之恒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

有攸往者不巳之恒也合而言之乃常道也倚於一偏則非道矣○孫氏曰咸
以男下女以成其家既成其家不可以不正也猶君先下臣以成其國既成其
國不可以不治也故恒以二長相與因見正家之道○李氏舜臣曰易中諸卦
大率皆以兩兩相從而合兩為一陰陽相等則其為用可以至於久大不爾偏
陰偏陽造化將无所寄其作用矣然以巽遇艮而陰老陽少則為蠱以兌遇震
而陽老陰少則為歸妹不若咸少男少女之相配恒長男長女之相匹陰陽之
氣等而无差曰亨曰利曰吉曰无咎蓋无所往而不可也○蔡氏曰上篇首乾
坤言天地氣化之道下篇首咸恒言男女形化之道氣形之分雖有兩端究其
所自則一原耳形化即氣化也使形化或息則氣化復作矣積土之草木聚水
之蟲魚皆自然而生者也○雙湖先生曰上經固以天道言也然乾坤亦有父
母之道焉下經固以夫婦言也然艮兌巽震亦有男女之道焉惟論天地夫婦
而獨不及父母可乎至若恒卦特以震上巽下男尊女卑不瀆不僭為可恒之
道故亨而无咎如論諸爻初二四五爻皆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之也利有攸往
卦變也恒自泰來泰初四變則為恒言泰之初利往而居四以成恒也文王彖
辭中取卦變在下經可見者凡十卦恒解損益夬萃井漸
歸妹巽各解見本卦下而其所以然之故詳論見於泰卦

凶无攸利

音訓浚陸氏曰荀潤反深也鄭作
濬晁氏曰案濬古文浚篆文皆深也

集解

程子曰初居下而
四為正應柔暗之

初六浚恒貞

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
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
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
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一作吝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

是不能恒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朱子曰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

纂註 朱氏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為恒上居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
集解 震極以震動為恒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初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民之類上如秦皇漢武之類是也○雙湖先生曰恒初乃成上之反允澤反為巽入故有浚恒象爻不正故戒以貞亦凶況

九二悔二 **集解** 程子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一无久字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

附錄 朱子語問伊川云中无不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未有恰好處故未必中也又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為正却有不在且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不責善

纂註 程氏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本爻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 程子曰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文明之也

羞貞吝 音訓或承陸氏曰或有也一云常也鄭本作咸承
集解 程子曰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

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乎○朱子曰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為可羞吝
附錄 朱子語承如承奉之承如
纂註 郭氏忠孝曰剛已過申戒占者之辭
 人送羞辱與之也 呂肅
 無常不恒其德者也○馮氏綺曰巽為進退不果九二與九三同也然九二以剛處柔而位得中是以悔二九三過剛而不中其究為躁卦

是以不恒其德也
九四田无禽 六五體震而以柔處尊位而得中故為恒其德象意甚明
集解 程子曰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

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朱子曰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
纂註 蔡氏為動主處位不中好變者也以好變之心應浚恒之初必不能相有也故曰无禽田者奔馳无常所故取以為象○程氏曰易以田喻用武馭世任小人久處高位一旦事變无不敗績九四以之○雙湖先生曰師六五田有禽以其有坎為害田之系也恒九四田无禽以應則初陰深入於下既不可得又於坎體无取他如比解皆有坎體巽有互離離為雉亦在所可取恒雖有巽雞兌羊震龍皆非所當獵者故獨曰无禽合諸卦論之取象甚明又見師六五爻下

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集解** 程子曰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

通志堂

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一則字在其字上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况一作豈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五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朱子曰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問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

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先生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抵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恒卦恒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常其德則无羞吝

纂註

王氏宗傳曰恒

其德與不恒其德反九三之剛太過而六五以柔居中故也○孔氏曰五居尊位在震為夫二處下體在巽為婦○李氏過曰男上女下五雖男位而以六為恒二雖女位而以九為恒以五之柔下從二之剛夫柔而婦剛非可恒也貞於柔婦人則吉夫子則凶○楊氏萬里曰五長男之正體也為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臣為夫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婦以此為恒宜其凶也○馮氏椅曰以言其爻之德則柔順為正在婦人則吉也非夫子之義也以言其卦之體則以弱男從強女在夫子則凶也德則為婦之柔位則為夫之尊易故兩存其義焉○雙湖先生曰六五不正故戒之曰若以柔為貞則婦人吉而夫子凶矣

蓋柔非夫子所宜也必湯剛之貞乃可以反於吉耳

上六振恒凶

○音訓振陸氏曰之刃反馬云動也鄭云搖落也張作震晁氏

曰虞張作震動也說文作楮砥石古用木今以石易楮恒凶音支陸希聲謂作振本作寘說之不知陸所據何木

集解

程子曰六居

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為振恒以振為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朱子曰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

纂註

司馬公曰振者木之搖落也上以柔弱之質當恒久之而其占則凶也

○馮氏椅曰初上本末也巽木在下而爻以柔弱在上九三應之有風以動之其末振而搖落之象浚其本而振其末失其道矣○蔡氏曰恒常也一體而含二義蓋將自其不易者而觀之則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可變也自其不已者而觀之則寒暑晝夜而其變未常已也故知不易者則拘常知不已者則厭常皆不得恒之正也初柔拘常而過求乎常故凶上柔居終三四位不正皆偏乎不已者也或厭常或亂常故凶且吝惟二五居中幾於得恒之正者然五位雖剛而爻柔故不能制義而凶二爻雖剛而位柔僅能久中无悔而皆非有得乎恒之正也語恒之正其惟柔乎○李氏舜臣曰咸恒二卦其象甚善而六爻之義鮮有全吉者蓋以爻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承乘逆順之理又各不同故也

大象傳

雷風恒君子以立

不易方集解

程子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

纂註

李氏

過曰雷風天下之至震動者衆人當雷風震動之時必倉皇自失改其常度惟德至於舜然後弗迷是舜能有常故處風雷震動之時視如平日可見胃中之有常故君子於此當立不易方若做箇事確爾如是初不因人作輟也○雙湖先生曰震巽木有立象雖巽先震依然同處東南故有不易方象○丘氏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矣故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此恒

彖傳

恒久也

集解

程子曰恒者常久之義也

剛上而柔下

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集解

程子曰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

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一作四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為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一有恒字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為恒也○朱子曰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恒自豐

纂註 郭氏忠孝曰剛上柔下剛柔之常也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感之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集解 程子曰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

天地之道恒

久而不已也

集解

程子曰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

附錄

朱子語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

說久淵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集解

程子曰天下一作地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

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朱子曰久於其道

附錄

朱子語恒非一定之

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恒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饋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道夫問易傳云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竊謂有不一定而隨時變易者有一定而不可變易者云云曰他政是論物理之終始變易所以為恒而不窮處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恒論其體終是常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所以為體之常砥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

纂註 王氏宗傳曰及其變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恒非是閒

百刻積而為晝夜自晝夜積而為寒暑晝夜寒暑相為往來遲速進退機緘不停故終始相循如環无端者蓋有恒而然也唯其有恒故有往而利如此也如

使有往而不利則止有今日之晝夜今歲之寒暑烏有來日晝夜來歲寒暑乎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集解

程子曰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朱子曰

附錄

朱子語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箇羞惡惻隱言恒久之道隱是非辭遜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淵

纂註

楊氏曰天地能變故三百六十

五度之推移終古而不息日月能變故或一月一周天或一歲一周天故其明不已四時能變故溫涼者繼之以寒凜寒凜者繼之以溽暑循環不已即是而推无非由變而恒恒而變也○雙湖先生曰合彖辭說之剛上柔下乾坤交而雷風相與矣巽而後動卦體成而剛柔皆應矣此各卦所以有取於恒也曰亨无咎者以其利在於貞也恒久之大者莫如天地天地之道亦貞觀而已卦自乾坤交故以天地言曰利有攸往者以二體相仍終則有始也巽終於三有震陽以始之震終於上又有巽陰以始之无間容息也六位相兩坎離錯居而互乾體其間有日月得天之象以巽遇震始乎春夏之交而成乎春包括寒暑又

有四時久成之象六五得中剛柔並用自東南以浹于正東道化周被又有聖人以恒道化成天下之象焉天地萬物之情豈不可見於此乎○郭氏雍曰柔言所以為恒者四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是也又言恒之所以為道者二久於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雖天地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

小象傳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集解

程子

曰居恒之始一作常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一无知字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

附錄

程子語或問劉黃曰浚恒之凶

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踈遜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難矣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集解

程子曰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纂註

張子曰以陽係陰用以為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免○

都氏曰於卦為恒而以剛居中能久中之象也雖位不稱德而六五應之悔亡之象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集解

程子曰人既无恒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恒處非其據豈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纂註

郭氏雍曰孔子曰人

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蓋言不能容身於巫醫之賤況事君治民之職乎故曰无所容也○鄭氏汝諧曰三過剛而純乎剛既不常其德又以其剛介於二剛之間進退无所容於人也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集解

程子曰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為喻故云安

得禽也

纂註

馮氏椅曰九四田无禽之象經以初六隔二陽不為之應今象但失位為解位不當自是孔子之例也位不當與九二爻同而休

答異者中不中之辨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集解

程子曰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婦人以從為正以順為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為凶也

郭氏忠孝曰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婦人吉夫子凶何也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於此可見也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程子曰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故曰大无功也

經 乾上 艮下 集解 程子曰遯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

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謂也為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為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

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一作避而去之故為遯也

遯亨小利貞 音訓遯陸氏曰徒巽反字又作逯又作遁同隱退也匿迹避時奉身退隱之謂也鄭云逃去之名乾宮二世卦晁氏曰案古文作遯字遯篆文或作逯云遁亦篆文遷也

集解 程子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不與遯通 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

貞也○朱子曰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也

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案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類

附錄 朱子語或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案易中小字未有以為小人類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答

云經文固无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出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易說

纂註 毛氏曰遯亨為君子言也君子以遯為亨小利貞為小人計也小人以貞為利○李氏曰遯亨雖遯也乃所以亨也○雙湖先生曰小利貞專主在六二爻言固其得正戒之以貞固自守為義且以寬君子之憂也○

單氏曰三陰進而為否然後不利君子貞二陰方進而未至於否猶可小利貞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程子曰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可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朱子曰

曰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

附錄 朱子語遯尾厲這時節去不逃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淵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

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先生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不若不往之為无災熹切以為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

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更分明錄

纂註 蔡氏曰遯剛退也以柔居下見剛者遯亦從而遯

凡從物者必居後故曰尾不當遯而遯故厲勿用

通志堂

有收往以其質居其時不可遯也○馮氏持曰爻有衡象有豎象以人言之則其象豎上首而下足也以物言之則其象衡前首而後尾也○林氏栗曰謂其體艮居下故戒以勿用有收往○王氏宗傳曰陰之始長聖人防之過之而微其辭曰遯尾厲又昌言以戒之曰勿用有收往此非為小人謀為君子謀也○雙湖先生曰遯卦名也以六居初遯之尾也陰長而不正故有厲勿用有收往戒其勿進而迫於陽也又究論之遯之初即姤之初也姤初先戒以往凶之占後申以羸豕之象遯則先象而後占尾是象厲是占而又戒以勿用有收往收往其抑遏小人之意則一也然則尾其羸豕之尾乎兩爻可以互看

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音訓勝陸升證反又音升說陸氏曰王如字解說也師同徐吐活

反又始

集解

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朱子曰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

當如是

附錄

朱子語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

纂註

蔡氏曰執固結之義○司馬公曰牛革取柔而

堅韌○鄭氏東鄉曰三剛居外有革之象○孔氏曰遯之世避內出外二處中居內非遯之人也為所遯之主物皆棄已而遯何以固執留之唯有中順之道可以安之也○鄭氏剛中曰王弼徐邈讀說為解說之說與輿說輻左氏說甲之類同○雙湖先生曰遯六二爻辭與革初九同有用黃牛革之象蓋革下體本離革初上相易則成遯離稱黃離亦稱黃牛故取黃牛革象同特革初用以自鞏遯二用以執三為不同耳又嘗即遯之全體觀之以二陰之長成卦而以

四陽之遯得名故初遯則厲二不言遯三四五上皆言遯是陰爻无取於遯之義也二以近三陰陽相得固結而不可解所以六二言執而九三言係未見其有遯之義也今本義謂二有必遯之志愚非敢求異也姑記其說如此

○音訓係陸氏曰古詣反本

集解

程子曰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

也害於遯矣故為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睽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為无咎矣

○朱子曰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問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邪答云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易說問傳言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便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无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

纂註

徐氏曰係戀也三比乎二宜遯而係故曰係遯遯之為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有所係戀不能遠害故有疾柔將剝剛故有危臣妾謂二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臣妾則吉施於大事則不可也○蘭氏曰九三為艮之主二陰浸長而止之於內是畜二小人於內曰若畜之以臣妾之禮則吉不可使與於政事也○程氏曰遯而有

所係此以巽取象又為不果之意○馮氏椅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二陰之長者以有九三以上之也今九三為二陰所拘係而不得說將為陰氣所薄而元氣危矣能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陰止於內而不往乃吉道也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會寄之九三憂之治之其所以為君子慮者不其周乎○郭氏忠孝曰剝六五以宮人寵言君位也遯九三畜臣妾吉言臣位也○齊氏曰剝五天子也故稱宮人寵遯三諸侯也故稱畜臣妾大槩待小人之道當如此耳故彼无咎而此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徐方有反鄭王備鄙反云塞也晁氏曰徐疾讀為然否案古文作不字
集解 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朱子曰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附錄 朱子語否 王氏安石曰有應於內所謂好也○馮氏椅曰有情好而遯以義制欲而必去之象○徐氏曰好猶情好契好也九四爻剛位柔故又設小人之戒○侯氏曰君子剛斷故能捨之小人係戀必不能也○郭氏雍曰九四而上其遯皆美乾德剛健中正何適而九五嘉非善乎○雙湖先生曰小人不如此則不吉亦有否塞義二音皆通

遯貞吉
集解 程子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

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繫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惟以中正處遯言之遯一无遯字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朱子曰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貞則吉矣

附錄 朱子語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是而貞則吉矣 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

纂註 楊氏曰剛當位而應能與時行故曰嘉遯○朱氏曰剛中處外可行則行不復而往不柔而應不安於疾憊不係於情好遯之至美也○李氏舜臣曰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嘉者陰陽之合而亨故婚姻謂之嘉禮○馮氏椅曰易中言嘉喜慶皆以君臣陰陽之情好為義喜者初相得之辭也慶者交相得之辭也嘉者君嘉臣之辭也○都氏曰五雖有君人之象而不皆人君也故坤之五臣之盛也晉之五進之盛也旅之五旅之盛也而遯之五亦遯之盛也此不可為典要唯其時物之義

上九肥遯无不利
音訓肥陸氏曰如字子夏云肥之未知
集解 程子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朱子曰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纂註 蔡氏曰遯者陽避陰君子所以遠小人貴速不貴遲貴遠不貴近上九去柔最遠高而无應剛而能決遯之速者也故无不利

○馮氏椅曰肥豐裕也遜而以道自裕之象自五以下不免應陰唯此一爻在外无所應也蓋陽為陰所薄則瘠純陽無陰則常饒而肥故乾在秋為脊馬○耿氏曰陽道常饒其或損者陰剝之也本文超然處外不累於陰无有疾厲故稱肥焉○石氏曰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寒暑尚不能久况君子之祿位富貴而可以久處之乎○王氏湘鄉曰遜以最深為美故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項氏曰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為不往為執革為係遜上三爻乾也主於行故為好遜為嘉遜為肥遜也

大象傳

天下有山遜君子以遠小

人不惡而嚴

○音訓遠 陸袁萬反

集解

程子曰天下有山山下一作上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遜避之象也君子

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朱子曰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遜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附錄

朱子語問遜卦遜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而小人自不能近

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遠者愈善也先生云恁地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也易說

纂註

鄭氏汝諧曰天

山不可以為遜得意而忘象可也○蔡氏曰遠小人艮象不惡而嚴乾象

彖傳

遜亨遜而亨也

集解

程子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遜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遜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遜之道自剛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為之理也朱子語遜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遜便亨下面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何如曰此所以遜而亨也陰更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遜是皆與時

附錄

行不然便是與時背砥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集解

程子曰雖遜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

遜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遜一作退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

纂註

蘭氏曰九五陽剛當位反應六二與時之義也又曰小人長君子不遜觸

禍矣安得亨故曰遜而亨言亨由於遜也○李氏舜臣曰陰陽寒暑之運各有時方陰道長盛乃小人得勢之時君子要須隱忍遜避以待天定終以必勝不然不勝其忿盡力以抗之是不知天時必取凶敗猶漢元成之弘恭石顯得勢於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之徒不遜其迹以避終以及禍桓靈之際曹節王甫得志於內而李膺陳蕃竇武之徒不遜其迹以避終被誅戮此遜之時剛當位而應者蓋所以隨時用權也

小利貞浸而長

也

○音訓長陸丁

集解

朱子曰以下二

遜之時義大矣哉

集解

程子曰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也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一作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斲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遜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朱子曰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

附錄

朱子語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

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是如此與否初二爻相似砥問程傳曰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本義釋小利貞與程傳不同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浸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浸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能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銖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為所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允是筭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

纂註 雙湖先生曰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

小象傳 長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名易為君子謀各卦必以陽為主如是則時義之大亦以陽之能遯為大也卦有巽有乾居春夏秋冬之交故有取於時義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集解 程子曰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時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集解 程子曰見幾先遯固為善也

執用黃牛固志

也

集解 程子曰上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一作其堅如執之以牛革也

係遯之厲有疾憊

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集解 程子曰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

備古文

集解

程子曰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

纂註

馮氏椅曰憊困也解厲字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集解

程子曰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

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否俯九反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集解 程子曰

動必由正所以為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纂註

鄭氏汝諧曰二曰固志二欲以

為入矣乃是遠小人不惡而嚴也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集解

程子曰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

經

乾下震上

集解

程子曰大壯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一作長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為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

名王云壯盛也廣雅云健也馬云傷也郭璞云今淮南人呼壯為傷坤宮四世卦

大壯利貞

集解 程子曰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盛強猛之名鄭云氣力浸強之

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朱子曰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

集解

程子曰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

壯者氣力強盛之名○趙氏曰四陽在下而進至上卦矣乾健上升而震動于外其壯孰大於此○朱氏曰陽動于復長于臨交于泰至四而後壯泰不言壯

集解

程子曰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

壯者氣力強盛之名○趙氏曰四陽在下而進至上卦矣乾健上升而震動于外其壯孰大於此○朱氏曰陽動于復長于臨交于泰至四而後壯泰不言壯

纂註

馮氏椅曰

壯者氣力強盛之名○趙氏曰四陽在下而進至上卦矣乾健上升而震動于外其壯孰大於此○朱氏曰陽動于復長于臨交于泰至四而後壯泰不言壯

者陰陽敵也猶人之血氣方剛故曰大壯○耿氏曰小者壯則非其宜也始女壯勿用取是也大者壯乃其宜也○丘氏曰遜小利貞小者利於貞也指二陰言大壯利貞大者利於貞也指四陽言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陽之進不以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皆扶陽抑陰之意○雙湖先生曰四陽爻初三正二四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之也而成卦之主又重在九四一爻然則戒四尤切也四雖不正聖人方喜其震動得時故但戒之

于趾征凶有孚

集解

程子曰初陽爻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

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朱子曰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

纂註

徐氏曰趾在下初象三剛在前未可進也趾進則進犯乎剛而其凶必矣○馮氏當可曰人行趾先動古人之始事必躊躇進退孫以出之期於成事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程氏曰大壯則止欲

養其壯以有待○蘭氏曰壯之初九與夬之初九一也或為趾或為前趾何也曰夬五陽已盛將夬一陰初九前往而不可過故謂之前趾而戒之以往不勝為咎大壯則四陽雖壯而二陰未全消未可即往故謂之趾而直繼之以征凶有孚也○雙湖先生曰趾象詳見噬嗑初九爻下本義必字釋有孚義

二貞吉

集解

程子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乎曰易中取所勝為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朱子曰以陽居陰已不得

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

纂註

雙湖先生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戒之以正則吉也若匪正則有凶矣○劉氏曰二之應五以陽剛承柔用剛得中乃能貞吉四剛不中故必貞吉而後悔云

九三小人用壯

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音訓罔陸氏曰羅也馬王肅云无羝陸氏曰音低

張云殺羊也廣雅云吳羊曰羝觸陸氏云徐處六反藩陸氏云方表反徐甫言反下同馬云籬落也羸陸氏曰律悲反又力追反下同馬云大索也徐力皮反王作縲音螺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纍鬼氏

集解

程子曰九三以剛居陽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

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躐羊壯於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朱子曰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貞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附錄朱子語此卦多說羊是兌之屬季通曰

附錄

朱子語此卦多說羊是兌之屬季通曰

纂註

蔡氏曰用壯无禮之勇也用罔不慮之決

也處位不中而好進前犯乎剛固守乎此以為正則危矣大壯三四五爻有兌象兼二爻看亦有兌象兌為羊羝羊喜用其角而獨者藩四也羸拘繫纏繞也進則為四所困故以羝羊羸角為象○李氏過曰用壯用罔理義與血氣之別也○京氏曰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劉氏曰三欲應上而四隔之以重剛不中而銳於進凡用壯如此者未有不羸角○馮氏當可曰易取象變通不一方言大壯則四陽為一類以三言之則九四當前別為震體三之壯則以四為敵也○南軒張氏曰四陽之進亦羣羊之象○胡氏允曰藩取震為竹為萑葦之象四陽五上陰故有藩決之象也○馮氏椅曰大率乾下必上復上卦為陽卦者必阻之需大畜是也大壯合二體觀之則九三在三陽之前故觸九四之藩蓋三陽皆欲闢九四以上復○雙湖先生曰聖人於九三一爻設君子小人兩義亦如恒六五婦人吉夫子凶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否六三小人吉大人否亨遯九四君子吉小人否之類非謂九三既為君子又為小人也謂小人當此之時用其壯君子當此之時用其罔耳兌羊象九三以全體言則為羊在乾體則象羝羊上六亦以全體象羊而以在震體稱羝羊也○余氏曰易爻辭言君子小人者必以相反取義大壯之三即遯之四不應一言德一言位也用罔正用壯之反耳貞厲之占戒也羝羊之象重戒也姤初六始言貞吉繼之以見凶又繼之以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

羸豕孚蹢躅反覆丁寧與此相類

于大輿之輹

○音訓決陸音穴象同晁氏曰虞讀為輹
 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為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

于大輿之輹

○音訓決陸音穴象同晁氏曰虞讀為輹

集解

程子曰四陽剛長盛壯已

柔未必不為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輻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於進也輹與輻同○朱子曰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

附錄

朱子語此卦如九二貞吉只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占如此

是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所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銖

纂註

張氏清子曰四以上則震為大塗羣羊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

正在輹輹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夬之決乾之純矣○蔡氏曰九四為壯之主以剛決柔易而無困也輹在車之下所用以行者下乘三可云藩五也決開也以剛決柔易而無困也輹在車之下所用以行者下乘三剛壯輹之象○雙湖先生曰九四亦不正而云貞吉者亦戒之也與九二義同以此觀之卦辭貞吉為二四兩爻明矣輿輹詳見小畜九三爻下

五喪羊于易无悔

○音訓喪陸息浪反象同易陸氏曰以豉反象同鄭音亦謂佼易也陸績作場疆場也晁氏曰案易

乃古文疆場

集解

程子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

字與象數合

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朱子曰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同易容易之意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場之

場亦通漢食

附錄

程子語喪羊于易羣行而觸物大壯眾陽並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易

纂註

徐氏曰六五為剛所決故曰喪羊然以柔居中易而无拒故无悔○馮氏曰喪羊以平易而失剛彊之象○郭氏京曰喪羊于易象皆誤

言則為厚畫充三至五又互兌故三四五六皆言羊也睽旅喪牛以有離耳

作羊○愚案郭氏舉正先儒多取之但此以羊為牛未敢謂然以卦之全體

曰羝羊但取其用一无用字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

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

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

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

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一有其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

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朱子曰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

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

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

動極无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

理但必艱始吉耳錄問傳以艱字為遇艱困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吉切

意不能退遂而无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

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答云當如大畜

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集解程子

之例易說問大壯本好爻中取却不好睽本不好爻中取却好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都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才過便不好如睽卦之類却是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到此處變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屬却都好問此正與見羣龍无首吉利永貞一般曰然

纂註蔡氏曰羝羊取在上用角之義大壯之時剛者却是變了故如此道夫

不知其不可也故其進退皆无所利艱則吉者苟知其難能安乎柔而不進則吉也○李氏舜臣曰陽之上進三自當與上應唯三居乾健之極上居震動之

極兩皆好動急於求合故无所利唯知艱難而待之則四乃諸陽之類終不能

得其婚匹之相從也○丘氏曰嘗以壯上遯初二爻觀之遯剛遯也初六以柔

處遯之下見剛者遯亦從而遯焉聖人謂柔者不當遯也故有勿用攸往之戒

壯剛壯也上六以柔處壯之終見剛者壯亦從而用壯焉聖人謂柔者之不能

壯也故有无攸利艱則吉之戒凡人有是才而後可以為是事无其才而冒為

其事其不敗者鮮矣○雙湖先生曰九三居乾體之極在下卦之上剛動而欲

進上六居震體之極在上卦之上動極而在上又卦有互兌全體有夾畫兌故

皆取羝羊用角之義又三與上為正應本當有合者也然三欲進而為四所隔

故羸其角而不能應乎上上雖與三為應而窮於上故既不能退而得乎三又不能遂而成其進故无攸利必艱難自守以待之庶成其吉耳

大象傳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集解程子曰雷震於天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蹈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

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

附錄

朱子語或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

以為自勝者為強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又引中庸四說強哉矯以為證其義是如此否先生曰固是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

纂註

蔡氏曰禮者正大

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輝

之文以天而動取其戒非禮也○徐氏之祥曰禮天秩乾象震為足履屬震象

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集解

程子曰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為小陽為大陽長以盛是大

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謂大壯為大者壯與壯之大也○朱子曰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

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也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集解

程子曰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

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為一事也○朱子曰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

附錄

朱子語大壯利貞是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

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正大輝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然亦緣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說此學蒙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正大便見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道夫

纂註

齊氏曰大者壯以氣言也大者正以理言也○程氏曰天地之情常欲陽伸而

陰屈○劉氏曰天地使陽居大夏以顯其功使陰居大冬而委於不用此天地之正大也○蘭氏曰復者一陽在內而甚微故曰心心者在內而難見大壯則

四陽壯盛已形於外故曰情情則顯於外而易見切謂心難見故曰其見乎情易見故曰可見矣○李氏舜臣曰大而利貞乃天地之情也孔子贊彖非獨大

壯如咸恒萃皆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豈非因諸卦利貞之象而論天地之至情者乎○雙湖先生曰乾象為天震坤初爻變坤象為地震方復於坤下為見

天地之心在內以靜為主者也震既動於天上為見天地之情情在外則全以動為言者矣

窮也

集解

程子曰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朱子曰言必窮困

集解

程子曰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小人用壯君子罔

也

程子曰在小人則為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為用罔志氣剛強茂視於事靡所顧憚也○朱子曰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決不羸尚往也

集解

程子曰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

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

纂註

蔡氏曰尚往者前无困沮喪羊于易位不

當也

集解

程子曰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

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

壯故治壯之道
不可以剛也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音訓詳陸氏曰詳審也鄭王肅作祥善也晁氏曰案古文祥字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

集解

程子曰非其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



坤下

集解

程子曰晉序卦物不可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

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一作義也凡物漸盛為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無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

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

附錄

朱子語問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

衰退繼之矣今日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先生答云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其義自有不同此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為夬夬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道夫問晉傳曰

利貞本非四德但為大亨而利於正之占耳乾卦之彖傳文言乃借為四德在他卦尤不當以德論也易說

晉康侯用錫馬

蕃庶晝日三接

○音訓晉陸氏曰孟作齊子西反義同乾宮遊魂卦晁氏曰說文作晉案齊古文晉篆文晉今文康陸氏曰美

之名也馬云安也鄭云尊也廣也陸績云安也樂也蕃陸氏曰音煩多也鄭發表反庶陸氏曰如字眾也鄭讀為遮止奢反謂蕃遮禽也三陸氏曰徐息暫反

彖同接陸氏曰如字鄭音捷勝也

集解

程子曰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

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眾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眾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

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朱子曰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

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

是寵

附錄

朱子語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箇虛字說

徐氏曰晉進也不謂之進而謂之晉者晉有明盛之義馬坤象蕃庶坤象象晝日三接離明在上象如晉文公朝王賜之車輅弓矢命之曰敬服王命以綏

四國受策以出出入三覲事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朱氏曰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

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晝日三接也○李氏舜臣曰晉明出地上而大有明在天上也雜卦乃曰晉晝也蓋對夜而言也天包地外而日出入於地外空

處日入則夜地掩其明也出則无有掩之者矣○程氏曰祭統云成王康周公賜以禮樂鄭氏注云襄大之也○姚氏小彭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侯享王之禮

也錫猶納錫錫貢之錫享禮馬匹卓立九馬隨之故曰蕃庶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雙

湖先生曰馬坤坎象晝日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音訓摧陸氏曰罪雷反退也鄭讀如南山崔崔之崔晁氏曰虞云摧憂愁也
王弼謂退云說之案鄭乃得象意罔孚裕晁氏曰說文作有孚云裕衣物裕也
易有孚
集解 程子曰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
裕无咎 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
豈遽然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
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
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朱子曰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欲進見摧之象
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為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
附錄

朱子語問晉卦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先生曰罔
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
也有所抑而不得進之象能寬裕自處不感感於上下之不我知則无咎○毛
氏曰晉如者諸侯之朝覲也摧如為四所間也摧如在彼吾不可以不正吾不
可以不裕○劉氏曰君子之於正不可以人之不見孚而改其度○雙湖先生
曰初應四四艮止初進而遇止有阻摧象又互坎坎為心又為險而有信乃因
有艮體止不下應故又有罔孚象又不正故戒以
能正則吉坤體寬裕故誨以能裕則可以无咎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

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音訓愁陸氏曰狀由
反鄭子小反云變色貌
集解 程子曰六
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一作順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於進可為憂愁謂其進之
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

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

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
於王母也介大也○朱子曰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
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
皆其類也
附錄 朱子語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王母指六五以為享先妣之吉占
有此字疑此爻必有此
象但今不可曉耳
纂註 徐氏曰六二欲進而才柔无應故晉如復愁如
茲介福于其王母也言受六五之福也○毛氏曰本欲晉如乃愁如九四間之
也能守其正終必合矣○李氏舜臣曰五以陰柔居尊位王母之象○雙湖先
生曰晉如愁如二欲進而復愁以其无應於五也五下互坎為加憂二
欲進而前有坎險又為艮山所阻故有憂愁之象以能守正故終得吉
六三

衆允悔亡
集解 程子曰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一作吝而三在
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
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
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
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朱子
曰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為衆所信而悔亡也

附錄 朱子語問衆允悔亡先生曰衆允象也悔亡占也
為衆所信處既不中正衆方不信雖云信之亦安得悔亡曰當晉之時
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
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道夫衆允悔亡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

通志堂

得為善乎曰眾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世固有不義而
 得眾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者矣顧可以為善乎易說
 周乎眾未允也二之愁如猶有悔也三居侯位德乎於眾進得所願而悔也
 ○齊氏曰三侯位有眾者也○毛氏曰未信而遽進有悔在後眾允而後進其
 悔乃云○雙湖先生曰三處順之極由初之罔乎二之愁如至三則順之極
 而眾允矣三方成坤體有眾象坤土居五行中有信象上互坎亦有信象

四晉如鼫鼠貞厲

○音訓鼫陸氏曰音石子夏作碩鼠碩鼠五技鼠
 也本草螻蛄一名碩鼠晁氏曰翟云作碩鼠九家

作鼫

集解

程子曰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
 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己下勢必上

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
 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朱子曰不中不正以竊高
 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

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也

纂註

蔡氏曰九四下連二三有民象故稱鼠
 才剛故稱鼫位柔爻剛貪據高位喜接

眾柔前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鼫鼠之象也守此之貞危孰甚焉故曰貞厲○
 馮氏荷曰鼫詩作碩疑此轉注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蓋
 田鼠也又曰鼠晝伏者也晉之離晝也在離之下伏於晝者也有竊據眾陰之
 勢故象鼫鼠○孔氏曰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注能飛不能過屋
 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

往吉无不利

○音訓失陸氏曰如字孟馬鄭虞王皆作矢馬王云離為
 矢虞云矢古誓字晁氏曰荀云離射也說之謂虞非餘皆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

是若作失於象數不合

集解

程子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
 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眾人之才通

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
 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惠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
 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一作得復用一有其字私察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
 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

附錄

朱子語失得勿恤此說失也
 不須問它得也不須問它自

是好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无如此爻吉易說問六五悔亡失得
 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為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
 其悔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眾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
 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

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道人君既
 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无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
 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臯夔益稷之
 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

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无此等說話
 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略略說過以為人當著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
 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
 得長久之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它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

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備

纂註

毛氏曰三陰未始不順
 也而九四阻之比聖人

所以因爻取義以曲盡天下之情也於初二訓之以貞吉所以懷其下也於五訓之以失得勿恤所以迪其上也此與王假有家勿恤吉其義略同○丘氏曰失得主三陰言為四所間失也終與已合得也○蔡氏曰位不當故有悔居中故亡處大明之中而才柔故有失得之累不以為憂則不為累進而得剛吉且利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集解

程子曰

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貞○朱子曰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附錄朱子語晉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曰以其剛可吝矣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三年之類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維用以伐邑然亦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過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過矣道夫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先生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有窮矣銖先生看必大與廬陵

問荅卷子內晉卦伐邑之說曰晉上九貞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

纂註 徐氏曰離為戈兵故有伐象邑謂內地之私邑坤體在下之象必大

○句氏曰有應在三而四非理據之四處已下若我邑焉伐之然後三來以戰而服危乃得吉也○李氏開曰晉而至於角前无餘地矣伐其邑自治也春秋之墮三都其策雖窮然不猶愈於不墮乎雖危而吉此公至自圍邾所以善之也○馮氏曰六位之象以獸言則初為尾上為角吉无咎者師之占辭也蓋用兵則必有咎唯用兵之吉則咎可免也○趙氏曰下三爻皆柔順而坤體故初二吉三悔四上以陽不當位故厲且吝唯五以柔明居尊位故往吉无不利○郭氏雍曰晉六爻无凶獨四以貪而厲上以伐而吝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雙湖先生曰晉其角與始其角同義皆剛上之象上九與九四皆不正一云貞厲一云貞吝者蓋云雖正猶厲猶吝况不貞乎其戒警之意抑又深切矣案離為市亦有邑象始備一說○子夏曰以柔德治者不能成肅終當用師謙復離是也謙復皆五陰離柔得位然陰始為柔其終陰勝則為肅

大象傳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音訓昭晁氏曰周氏作昭字

集解

程子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

云自昭○朱子曰昭明之也

附錄

朱子語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未嘗息也

故學者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大學章句

纂註

雙湖先生曰合兩體成一卦大象夫

子論體象君子只以卦之重者論如此卦只取離明之義置坤於不言蓋有不
必盡論兩體者即此亦可以推定卦矣○房氏曰乾曰自彊晉曰自昭天行日
進誰使之哉○朱氏曰明德者已所自有也進而不已其德自昭自己為之人力无所施也

彖傳 晉進也 **集解** 朱子曰釋卦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

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音訓上行陸氏曰時掌反凡上行並同 **集解** 程子曰晉

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為前進不
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

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
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

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
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

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 **附錄** 朱子語
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朱子曰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

設不可以實迹論若以卦象言之則順 **纂註** 丘氏曰明出地上離乘坤也順
而麗乎大明自不應有不善也易說

上行六自四上行而進于五也大明之君諸侯順附被其寵錫待遇之禮而眾
多榮顯也○易氏曰柔進而上行以晉自觀來柔進於五者言之○毛氏曰柔

六五也進而上行明三陰與五同德也且進陽退陰者易之常今三陰進而上
行不幾於進小人乎六二曰于其王母受茲介福明所進者坤之順也非小人

也進之者五之柔也惟其同德而後相與猶大畜之剛上而尚賢也又曰三代
以上專尚封建故以諸侯之從違為興衰之候上明下順成康之隆不過如此
○胡氏曰易言柔進上行者三卦晉睽鼎也噬嗑則曰柔得中而上行晉六五
之柔自觀四進五也睽中孚之四進五也鼎巽四進五也噬嗑雖不言進而六
五之柔由益四上行至五也此可以見柔進上行之例○林氏栗曰晉有諸侯
朝王之象焉坤為土為民有土有民諸侯之象也康侯謚也古蓋有錫馬蕃庶
而蒙三接之寵者故彖辭取之以明人臣自進而上行之義猶帝乙歸妹箕子明夷之象也

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集解** 程子曰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
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

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人之不
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

當職任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
繁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朱子曰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曰居无位之初以寬裕自處不及於求進乃其宜也故无咎若
已受命則是當事有官職苟一於裕則有曠廢之失能无咎乎 **受茲介**

福以中正也 **集解** 程子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
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眾允之志上行也 ○音訓上 **集解** 程子曰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
上從大明之君眾志之所同也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集解** 程子曰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
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

處其地危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集解

程子曰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

天下之大功是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集解

程子曰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

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尤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已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

楊氏時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惟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則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

經



離下坤上

集解

程子曰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一作而不已必有所傷理自

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臣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

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

明夷利艱貞

音訓明夷陸氏曰坎宮遊魂卦

集解

程子曰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不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一有為字君子也○朱子曰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

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貞而自晦其明也

纂註

王氏宗傳曰其在人君則為昏

暗其在賢人則為晦藏○趙氏曰不特遭時之昏暗人有蔽於物汨於情者皆足以傷吾之明○孔氏曰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時雖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真正之德故利在艱貞○李氏舜臣曰易卦諸爻噬嗑之九四大畜之九三曰利艱貞蓋諸爻之中不幸而或遇

艱難之象則以艱難之辭戒之他未有一卦全體以利艱貞為義者也此蓋觀明入地中之象知君子之明傷為可懼而危辭以戒之六十四卦言利貞者非一如坤利牝馬之貞家人利女貞同人利君子貞不過各因其才而為之義獨明夷加以艱字則其時可知也其商之末世乎文王抱明於躬而處紂之時深感此象故托意以為世戒抑以自警也○齊氏曰艱貞危辭也泰與大畜之九三噬嗑之九四各不幸而遇艱也故皆曰利艱貞○雙湖先生曰艱則患難之時也處此時者利在遭患難而守其貞故曰利艱貞明傷於坤地之下居中而不失其正其六二當之乎彖辭文王所作也於坤曰安貞吉於明夷曰利艱貞終守臣節而不失

其不可見於此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集解 程子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眾人之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眾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况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

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集解

程子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

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

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

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

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

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眾人之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眾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况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

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
 儒者亦以為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閔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
 潛身土室故人以為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朱子
 曰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之也

纂註 龔氏曰明夷難在上初宜下不宜上故飛而垂翼就下也○蘭氏曰陽
 剛之君子居明夷之始戢翼避禍見幾先遜○荀氏曰離為朱鳥故曰
 于飛為坤所抑故曰垂其翼○王氏安石曰三日不食棄其應之象○丘氏曰
 主人主我者謂應爻四有言訝其去之早也○蔡氏曰曰飛曰行曰往皆進之
 謂也曰垂翼曰不食曰有言皆傷之謂也言當明夷之初進而有傷也取上獨
 遠故傷者淺○雙湖先生曰龔蘭義通但无夷傷義蓋離為飛鳥二陽象翼初
 在下亦有被傷垂翼象三日離三爻象食前互坎象下體未成坎有不食
 象主人四言互震聲象飛垂翼象辭君子以下占辭然占辭中亦多取象

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音訓夷于陸氏如字子夏作
 睇鄭陸績同云旁視曰睇京作

夷古文睇篆文睇今文睇又作睇又作睇皆通迎視也合象數股陸氏曰音古
 馬王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姚作右槃云自辰右旋入丑晁氏曰九家作
 股說之案此約周髀而言當作股承今本作拯陸氏曰拯救也拯說文云舉也
 鄭云承也子夏作拊字林云拊上舉音承晁氏
 曰後人便作拯字誤也九家亦作承云升也
 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
 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

集解

程子曰六二以至明之
 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

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
 蓋右立為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
 一作其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
 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
 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
 斯時也○朱子曰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
 問明夷

纂註

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問初爻比二
 爻却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易說
 徐氏曰初傷其翼所傷猶淺二傷及股則害于行矣二在下故曰左兵法前為
 右後為左今人以下移為左遷夷于左股傷于下也馬壯則行速言救之道速
 則獲免於難而吉也○蘭氏曰左陰右陽豐之折右肱終不可用則明夷雖傷
 左股而不害也○王氏宗傳曰六二文明之主也以六居二柔順之至文王以
 之夫南狩獲其大首武王之事也左股見傷姜里之厄也○楊氏萬里曰伯夷
 太公歸之閔天之徒脫之者馬壯之救也小象順以則者有君人之大德又有
 事君之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故詩人歌之曰順帝之則詩人仲尼其見文
 王之心矣乎○雙湖先生曰或以三為股明夷以二為左股只在下體三四爻
 取象不必泥說卦巽為股也馬互坎象渙初六亦曰用拯馬壯吉初六正坎體
 亦以坎為馬象況二卦皆有互震在前亦馬象○鄭氏剛中曰大抵救傷拯渙
 非健速不可故
 皆以馬壯言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音○
 訓狩陸氏曰手又反本又作守音同晁氏曰說文作
 狩云大田也易明夷于南狩說之案守古文狩今文

集解

程子曰九三離之
 上明之極也又處

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
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政
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
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汚俗未能
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功乃湏于
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
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為暗之
主謂之大首○朱子曰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闇之下正與上六
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
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文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
丘氏曰九三專南狩之權一舉而獲其首惡之大者○朱氏曰自二至上有師
之體坎為中冬狩之時離為南三動之上南狩也大首元惡也得者易辭離為
甲冑戈兵故象狩獲○郭氏雍曰不可疾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項氏
曰貞字自為句南狩不得已而為之匪棘其欲也故曰不可疾○王氏宗傳曰
他卦九三與上六為正應在明夷則為至明克至暗之象○李氏過曰武王處
明夷則以不可疾為貞箕子處明夷則以利艱為貞各當其事也○李氏舜臣
曰雜卦云晉晝則明夷為夜又曰明夷誅則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
晉為賞錫馬三接賞也南狩得大首誅也

之心于出門庭

集解

程子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
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
有由明顯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

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僻之
所也四由一有是字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
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
于出一作出于門庭既信之于心一作既奪其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
暗君必先盡其心而後能行於外○朱子曰此文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
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
是也蓋離體為至明之德坤體為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高
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
居闇地而已迫故為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為自傷其
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闇君也

附錄

朱子語問明夷卦先生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
者却以是為姦邪之臣先盡惑其君心而肆行於外殊不是上六是暗

主六五却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
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
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
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
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
明以為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暗也錄于出門庭言君子去暗尚遠
可以得其本
纂註 劉氏彌邵曰微子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知其君之不
心而遠去淵
其留也无救於宗祀之滅其去也猶足以存什一於千百也故曰獲明夷之心
象曰獲心意者微子獲存宗祀之心意也○李氏曰自初至三同為離體三則

武王之事自四至上同為坤體上則商末之事也蓋四與上同體既親且近處腹心之地矣然左非有為之所雖處腹心而不見信任於是深知其心不可與存商出門庭以趨周也○鄭氏剛中曰千寶云一為室二為戶三為庭四為門六四在門庭間故以出為言○雙湖先生曰腹坤象四進坤體故曰入去上六猶隔六五故曰左腹獲得也傷人之明者上也入其腹得其傷明之心故曰獲明夷之心幸而稍隔尚可避去故曰于出門庭節初九戶庭指九二九二門庭指六三陽為戶陰為門今六四稱門庭蓋指本文之象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音訓箕子陸氏曰

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茲滋鄒湛云訓箕為茲詰子為滋漫衍无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晁氏曰按其古文箕今文張賓荀爽茲滋之說見斥於劉向班固

集解

程子曰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鄒湛矣

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一作義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一无以字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以必也故佯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朱子曰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附錄

朱子語寓問商有三仁集

註言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自不殺它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无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就它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它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彖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它外雖狂

纂註

王氏相卿曰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惟箕子囚奴利且貞也以六居五乃能利貞○

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集解

程子曰上居卦之終為明夷一作夷明之主又為明

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朱子曰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附錄

朱子語明夷未是說暗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說暗君如出門庭言君子去暗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

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它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

纂註

郭氏京曰上六至晦晦字上脫至字誤增不明字○徐氏曰下言之淵

也故不言明夷下五爻皆所以處明夷之道而有遠近淺深之殊者也故皆言明夷初明雖傷去上最遠垂翼而已二則傷股而害已深矣以其在下居中去上猶遠有可拯之道也三則與上為正應可以南狩而獲其大首矣四入坤晦之門庭其暗尚淺有可去之道五則迫近於難義不可去亦惟艱貞自晦其明而已此紂之時聖賢所處之道不同有如此○雙湖先生曰下五爻皆說明夷是有明而見傷者也上一爻說不明晦是實晦而不明者也以卦言則傷離之明者在坤坤為晦以爻言則傷下五爻之明者在上下獨為晦各有不同也五上為天有登天之象坤地至上成又有入地之象嘗觀朱子贊易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此文王周公為垂世立教而作易豈欲故以明夷一卦紀商周之事哉卦爻自有此象則繫此辭自後世觀之非特箕子一爻紂君臣當時事體无一不與明夷卦爻相似耳若謂先因此事而後為此辭則六十四卦只載六十四事文王周公之志荒矣

大象傳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音訓莅陸履二反又律秘反

集解

程子曰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莅眾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眾眾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己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一作弘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矣莅眾之道適所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附錄

朱子曰君子用晦而明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易說

纂註

蔡氏曰泣明離象眾晦坤象○李氏開曰莅眾必用晦晦其明而自不可掩前旒巒巒蓋取諸此○

東萊呂氏曰此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虞淵之入焉有暘谷之明

象傳

明入地中明夷

集解

朱子曰以卦象

釋卦名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音訓蒙大難陸氏

曰乃且反下同鄭云蒙猶遭也一云蒙冒也文王以之陸氏曰王肅云唯文王能用之鄭荀向作似之箕子同

集解

程子曰明入于地其明滅也故

為明夷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一作害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朱子曰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集解

程子曰明夷之時利於處艱危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

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一无能字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朱子曰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

纂註

都氏曰明夷日之遇夜而入于地中之時也○張子曰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丘氏曰內文明則不失已而詭隨外柔順則不逆時以干禍文王盡全卦之義故以二體言箕子得一爻之義故以六五言○李氏開曰晉外景也明夷內景也晉明乎外明夷明乎內晉以順用其明明夷以順保其明外有蒙蔽而用其明則必傷矣

小象傳 君子于行義不食

也 **集解** 程子曰君子遜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 **纂註** 王宗傳曰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也三日不食謂義不食其祿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集解** 程子曰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南狩之志乃大得 **集解** 程子曰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

也 **集解** 然乃悖亂之事也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集解** 程子曰入于左腹謂以邪

也 **集解** 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集解** 程子曰箕子晦藏

也 **集解** 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所守 **初登于天照四國** **集解** 程子曰初登于

也 **集解** 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楊雄者是也 **後入于地失則也** **集解** 程子曰初登于

也 **集解** 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 **纂註** 楊氏萬里曰紂之嗣位聞見甚敏

也 **集解** 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 **集解** 材力過人其初登于天照四國之

也 **集解** 時乎及其昏棄失德而為獨 **集解** 夫後入于地而失則之時也

經 **集解** 程子曰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 **集解** 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

也 **集解** 明夷也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

也 **集解** 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

也 **集解** 內而出由家而一元而字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為家人之

也 **集解** 道明於內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

也 **集解** 施於國至於天下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

也 **集解** 而由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為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

也 **集解** 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 **家人利女貞** **集解** 音訓家人陸氏

也 **集解** 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 **集解** 程子曰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

也 **集解** 人所居稱家爾雅室內謂 **集解** 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

也 **集解** 之家是也巽宮二世卦 **集解** 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朱子曰家人者一家之人卦

也 **集解** 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

也 **集解** 不正 **纂註** 王氏曰家人之義以內為本故先言女也○馬氏曰男以女為家

也 **集解** 矣 唯二陰爻一居二一居四各得其位○鄭氏汝諧曰長女處下而巽順乎陽中
女居中而附麗乎陽婦人之義有三從蓋盡從陽之義此女之貞也○雙湖先
生曰女正實兼二四言然爻唯二稱貞吉則六一爻尤重故本義唯言六二
又觀離下巽上順長中之序則二女皆正若離上巽下失長中之序則二女皆
不正故別取象於鼎不 **初九閑有家悔亡** **集解** 音訓閑陸氏曰馬云
得以取象於家人矣 **集解** 程子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
集解 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者治乎眾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

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
 度開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開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羣
 居必有悔以能開故亡耳○朱子曰初九以剛陽處纂註王氏曰凡教在初
 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後治之則悔矣○都氏曰九者剛之象閑之道也初者始之象閑之時也
 ○朱氏曰禮內外不共井不共湔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
 不出外言不入防瀆亂也○楊氏時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位乎
 外女位乎內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所以謹始也始不閑終必亂矣○
 胡氏允曰閑戶闕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音訓饋陸氏曰巨愧反食也

集解

程子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
 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

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為而可也夫以英
 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况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
 才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宅本无此五字正婦人之道也故在
 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朱子曰六二柔順
 中正女之正位乎內纂註徐氏曰六二以柔居中巽順應五婦之道也遂專
 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食是議者也貞吉者居中得正固守順道故吉也○朱氏曰二主婦坎水離火
 應巽木亨飪主饋事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粢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
 故有國門之修无境外之志○雙湖先生曰采蘋采蘋之詩以公侯夫人奉祭
 祀為不失職大夫妻共祭祀為循法度祭祀蓋饋事之大者婦无遂事惟在中

饋可見矣故六二貞吉惟以在中饋言
 彖辭所謂利女貞者其六二當之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

子嘻嘻終吝

○音訓嗃嗃陸氏曰呼落反又呼學反馬云悅樂自得貌
 鄭云苦熱之意荀作確確劉作焯焯晁氏曰侯云嗃嗃

也鄭作焯焯苦熱之意案確古文嘻嘻陸氏曰喜悲反馬云笑聲
 鄭云驕佚喜笑之意張作嬉嬉陸績作喜喜晁氏曰案喜古字

集解

程子曰嗃

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嗃嗃相類又若一作人苦急東一作速
 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
 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
 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
 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
 言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
 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
 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
 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致於凶故未遽言凶也○朱子曰以剛居剛
 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
 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
 以其德為應故兩言之

附錄

朱子語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
 酸苦者喫過却甘茶本苦物喫過却甘問此

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
 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人嘻嘻終吝都是此理易
 說

纂註

徐氏曰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故有嗃嗃之象比乎二四兩柔之間
 故又有嘻嘻之象治家之道易以情勝義苟剛而不中雖過於嚴而

有悔厲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而未失道也若笑樂无節而情
 愛暱比之私勝則敗度喪禮失節亂倫家道所由以壞也豈不終可吝乎○林
 氏栗曰離火故有炎熇之象鄭子產云家道尚嚴而戒瀆故曰悔厲吉○東萊
 呂氏曰此爻如對兩家而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可以知其
 必興見其嘻嘻然日以歌舞為樂可以知其必敗○雙湖先生曰六爻獨於九
 三稱家人以其當一卦之中介乎二陰之間有夫道焉為一家之主者也水火
 相射而成聲有嗃嗃嘻嘻之象坎
 為子離為婦故又有婦子之象焉

六四富家大吉

集解 程子曰六
 以巽順之

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為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一无
 有字其富則為大吉也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
 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朱子曰陽主義

附錄

朱子語占法陽
 主貴陰主富淵

纂註

徐氏曰六四位當應剛又介二剛之間以柔得剛以虛受實莫此之盛故曰富
 家大吉○馮氏當可曰富家道興隆之象○李氏開曰初開之二饋之三治之
 四則享其富此治家之序也順於陽則益不勝其為吉矣○雙湖先生曰以富
 貴對言則陽貴陰富若以貧富對言則陽實為富陰虛為貧陽實為大陰虛為
 小四承乘應皆陽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音訓假陸氏曰更白
 反至也鄭云登也徐古

雅反馬
 程子曰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
 云大也
 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
 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聖王夫有
 不以恭己正家為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

集解

程子曰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
 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

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朱子曰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
 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
 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
 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

附錄

朱子語王假有家言到這裏方
 具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始

成箇家淵問王假有家先生曰有家之有只是如風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
 有謂三德者則風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
 有四海之
 有也銖

纂註

楊氏時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下之內治聽之也故勿
 恤吉○蘭氏曰剛中正為家人之主而初二三四各當其位

亦如人君正身齊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正位乎內外而不相紊故不待憂恤
 而吉○林氏栗曰傳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
 也然則古之聖人推一家之治以及乎天下如斯而已矣○雙湖先生曰常人
 處家之道九三爻已盡之此又自王者事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者是也然王者自可用初三上
 爻常人得五爻亦有有家之道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集解 程
 子曰

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
 有孚信則能常久而眾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况欲使一作
 使眾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
 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
 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
 言之○朱子曰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
 嚴威則
 終吉也

纂註

司馬公曰上九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以為儀表
 苟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以內盡至誠為下所信然後有威如可

畏而獲終吉也○徐氏曰上九以陽剛居卦之終家道大成人信之矣故曰有孚然不以人信而或弛律身益嚴故曰威如身愈修則家愈齊保家之道也故曰終吉○馮氏當可曰為人父者躬行之有素則家人无不孚之者矣其所謂躬行者豈飭厲以為威哉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心罔念已潛消而默化矣此威如之謂也反身之謂也夫六爻自初至五剛柔各得其位家道貴整肅也此文互以柔居之乃反柔為剛何也家道整肅不可有始而終也故曰威如終吉○蔡氏曰初與四二與五皆以柔應剛故有順德三與上以剛遇剛故三鳴嗥而上威如也○熊氏曰初閑上威言終始貴乎嚴而治家之道貴嚴不貴寬也又曰一卦四陽二陰陽以剛而主嚴陰以柔而主順正家之道若是而已○李氏過曰卦中六爻不惟男女之定位剛柔之位亦不可易上父道三母道貴嚴五夫道貴義以九居之四子道二婦道貴順以六居之初女之道安得用剛蓋女子之未從人也當以禮自防不然則為不有躬之女故亦以九居之剛柔皆當所以為家道之善

大象傳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

而行有恒

○音訓行 陸下孟反

集解

程子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

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之謹於內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朱子曰身脩則家治

附錄 朱子語風自火出家人是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光此氣自薰蒸上矣 出是也易說或問風自火出如燈焰上氣出如何答曰固是此卦之大象指爐中火曰亦如此火氣上薰炙也大雅風自火出先生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輝

纂註

郭氏雍曰風外也火內也風自火出由內之外也脩身內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是風自火出之道也言有物而行有恒君子之脩身也○馮氏椅曰物物則也恒度也齊家自脩身始○李氏過曰風自火出索籥之火也大凡鼓鑄須是鼓得許多風從火裏出故風自火出索籥自有一箇戶庭闢與家之象也就中必有模範風也火也金也器也皆有模範君子體之言有物行有恒正家以身言行身之模範也物恒其則也一身之模範一家之模範也一家之模範天下之模範也

彖傳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

正天地之大義也

集解

程子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

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朱子曰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

纂註

馮氏曰經止言女正而孔子推明一家之人皆利於正有補世

教為多又曰兼三才而兩之五天二地也○雙湖先生曰卦以二體言故惟言利女貞而說離數多彖傳就二五言故說男女正而內外爻義兼備廣彖辭之旨也不以

卦論男女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集解** 程子曰家人一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

附錄

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朱子曰亦謂二五朱子語問家人有嚴君焉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然自舊諸家只作一字說未知如何曰所尊嚴之君長也易說問家人彖辭不盡取象曰注中所以但取二五不及他象者但因彖傳而言耳大抵彖傳取象最精象中所取却恐有假合處道夫

纂註

馬

公曰家者治之至小者也然亦有嚴君之道焉嚴恭也知事親則知事君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朱子曰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集解

程子曰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

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朱子曰

纂註 趙氏曰父

家人猶臣妾也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雞鳴而朝故曰嚴○張氏汝弼曰國有嚴君則朝廷治家有嚴君則人倫正○馮氏椅曰凡曰貞者不特正有固守之

義女貞之義所該者廣孔子特以男女內外之位正言之○南軒張氏曰九五居外六二居內男女正位之象也四陽二陰陽彊而陰弱夫倡婦隨之象也二

柔皆居陰位執柔而不抗之象也內明而外巽處家之象也○雙湖先生曰長女居上中女居下長幼有序之象也自初至五皆得其位尊卑各安其分之象

也○鄭氏東卿曰家人之卦由人事而名也天理在焉學者不旁通其情而拘於家人一事則六十四卦皆拘也

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朱子曰志未變而預防之

纂註 趙氏曰閑於始則人心未變無傷恩害義之事故悔亡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小象傳

閑有家志未變也

集解 程子曰閑

也○朱子曰志未變而預防之

纂註

趙氏曰閑於始則人心未變無傷恩害義之事故悔亡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六二之吉順以巽

集解

程子曰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為婦人之貞吉也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

子嘻嘻失家節也

集解

程子曰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嘻是無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集解

程子曰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者也富家之

大吉

纂註

蔡氏曰順在位謂父子兄弟夫婦各正其位而无逆也○徐氏曰富家者非必金帛寶玉而後為富但父子兄弟兄弟夫婦

婦各安其位順而无逆能保有其家而不敗則所謂富也吉莫大焉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集解

程子曰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脩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為假

有家之道也○朱子曰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集解

程子曰治

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

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朱子曰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纂註

南軒張氏曰居家人之

者也身不脩則家不可齊此家人六爻卒歸於反身也反身謂何言有物行有恒而已○趙氏曰世固有嚴於處家而未知所以反身者或至於上下胥怨而

父子亦不用其情豈易之所謂威如哉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八

後學 鄱陽董 真卿 編集

經



兌下 離上

集解

程子曰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

睽也為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 **睽小事吉**

○音訓睽陸氏曰苦圭反馬鄭王徐呂忱並音圭說文云目不相聽也艮宮四世卦 **集解** 程子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

睽時而小事吉也○朱子曰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為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

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附錄** 程

語睽卦不見四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濟睽之道行已 **纂註** 孔氏曰

與役動眾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為小事謂飲食衣服不待眾力雖睽而可故曰小事吉○雙湖先生曰睽以二陰爻成卦陰為小又志不相合唯可施之於小

事而已故曰小事吉睽者家人之反也以離遇巽者一變而為以兌遇離矣風火相得離巽二女皆正故為家人火澤不相為用兌離二女皆不正故成睽巽

○李氏舜臣曰睽革二卦以離兌相遇一也睽止曰小事吉革乃曰元亨利貞何也睽以六居五九居二革九居五六居二睽剛柔失位而革剛柔得位故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音訓喪陸息浪反復陸音服

集解

程子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二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

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
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
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
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
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
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
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朱子曰
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
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

附錄

朱子語馬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
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淵問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道夫易傳不
絕小人之說足以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
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
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答呂伯恭
纂註 趙氏秉曰无應悔也剛足以自
終必相與睽極必通天下之常理也故有勿逐自復之象○朱子曰四坎馬也
四不與初以剛自守喪馬也四終求初勿逐自復也四不正惡人也離目為見
初往之四見惡人也○林氏栗曰喪牛喪其順也喪羊喪其狠也喪馬喪其健
也四剛健矣介六三六五之間宜逸而不可禁然五自應二三自應上四无所

歸其勢自復勿逐可也○丘氏曰初九不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終能化惡為
善合四之睽也○楊氏萬里曰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郭氏雍曰諸爻
皆言見遇睽必有合也○李氏曰凡近非應而居前則疑其見掩而為間故二
有惡人之象○雙湖先生曰此文以爻為象悔亡為占喪馬以下為象見惡人
以下為占然象亦取占中六爻唯初九正時既乖異辭亦艱險睽初有悔履
正悔亡馬坎象无應故喪坎性就下故自復惡人指四有互離為見較優
九

二遇主于巷无咎

○音訓巷陸氏曰戶絳反說文云里中道也廣雅云居也字書作衙

集解

程子曰二與五

正應為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
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
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
求於相遇覲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
巷者委曲之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
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朱子曰二五陰陽正應居
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
纂註 李氏過曰二五君臣之位故言君臣
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之睽當事勢睽離之時君臣相求必
欲拘堂陛之常分則賢者无自而進矣遇主于巷處睽之時則然○李氏舜臣
曰當睽之時上下乖隔道不得行不免委曲求合期於行道以救斯世唯二以
剛中之才具和兌之性足以行之○楊氏萬里曰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
○雙湖先生曰陸氏音義云巷里中道意謂日中為市離也今人稱市中小道
亦曰巷前有重離二遇五歷兩離故取巷象二五本
應只因卦體不相得爻又不正以致艱難委曲如此
六三見輿曳其牛

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音訓曳陸以制反掣陸氏曰昌逝反鄭作掣云牛角皆踊曰掣徐市制反說

文作翬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契傳云一角仰也荀作觶音綺劉本從說文解依鄭晁氏曰王弼云掣帶隔也說之案篆无掣字契古文掣音綺劉本從文天陸氏曰天劓也馬云刺鑿其頷曰天晁氏曰虞與馬同王弼亦曰劓也說之謂如馬虞之訓則當作鐵因反劓陸氏曰魚器反截鼻也王肅作鮓魚一反晁氏曰說文作劓劓鼻也易

天且劓王作鮓即陞字既陞

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與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為四所傷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克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朱子曰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

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天合作而剃鬚也

纂註

李氏椿年曰輿者載已者也牛者行輿者也○

項氏曰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髮屬心血主火鼻屬肺氣主金三以兌金值離火金火相克髮鼻受刑○胡氏允曰互離為心髮屬焉離受傷則天其髮體兌為肺鼻屬焉兌受傷則劓其鼻○蔡氏曰與上為應而三睽未合故上刑之而使服也无初與上睽也有終與上合也○楊氏萬里曰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雙湖先生曰互離為見互坎為輿上離為牛三位為人其人就三言三自見輿曳牛掣其人又為上所天劓也曳掣恐皆自後言之輿既曳則牛自掣而不行矣二自後牽挽之象二才動變成互艮故也六爻中惟此爻辭最險蓋以不正之女乘承應又皆不正之陽當此睽世故進退无據而受刑傷特以陰陽配偶終當有合其亦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集解

程子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一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

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二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為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為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一无處字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朱子曰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

纂註

王氏

宗傳曰在四目初曰元夫貴初也在初則目四曰惡人愧四也此易獎善嫉惡之微旨也○蔡氏曰厲位不當○李氏曰情以疑而相睽惟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於遇元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集解

程子曰

夫而上終於遇雨也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

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一有也字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與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朱子曰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

附錄 朱子語宗如同 **纂註** 耿氏曰主者尊之宗者親之○李象占如此 人于宗之宗淵 氏過曰古人有齧臂相盟者噬膚是也○李氏舜臣曰所謂噬膚猶噬嗑以求合也夫君臣相應當太平之時精神交際志協義從堯舜臯夔之遇合也不幸當睽之時兩兩間隙相疑而至於相噬以求合可謂德之下衰也矣然不如是以通其相應之志則彼此之情轉相乖隔而天下之睽無時可合也○雙湖先生曰二兌體有噬象二變則為噬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

孤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音訓孤陸音胡說陸吐活反一音始銳反晁氏曰虞音稅置也孤陸氏曰本

亦作壺京馬鄭王翟子玄作壺晁氏云陸希聲謂作壺是說之案象數當作壺媾陸古豆反 **集解** 程子曰上居卦之終睽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污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

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七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後說孤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為寇讎乃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它一作屯卦同而義則殊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為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為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朱子曰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污也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孤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盡 **附錄** 程子語睽之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離也離之為德在諸卦莫不以為明獨於睽便變為惡以陽在上則為亢以剛在上則為狠以明在上變而為察以狠以察所以為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已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却終於睽而已二是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行已○朱子語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為它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事淵小畜之上九曰既雨既處睽之上九曰往遇雨則吉者畜 **纂註** 徐氏曰上與三應本非孤極則通睽極則和陰陽之氣至是而方暢也 應是睽極而孤處者也○李氏椿年曰鬼諺云心疑生暗鬼是也○王氏宗傳曰上視三鄙其行之污醜故有是象車人所乘也鬼非人也而載之一車載非其人也上謂三自下承四不為已應又有是象又曰孤矢取睽故有張弧說孤之象○丘氏曰見豕疑其污我也載鬼疑其崇我也豕猶有之鬼則妄矣始致

疑而張弧終釋疑而說弧○耿氏曰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睽則愈疑○雙湖先生曰九四无應而孤上九以睽極而孤曰豕塗鬼車弧寇雨皆因互坎取象上九本與三應者也爻皆不當正睽極而孤之時既疑三為負塗之豕又疑三為載鬼之車先張之弧欲射之也後說之弧知其匪寇而為我之婚媾也疑既釋而往求之則遇雨而吉矣以三五互坎初爻上欲應三下為坎所隔故致疑如此○李氏開曰豕塗象塗兌澤也辭之險怪未有如睽之上九者可謂中心疑者其辭枝矣然欲識聖人文章之奇之怪之變於此焉求之○李氏舜臣曰睽之為卦初觀其象疑若不可一矣而六爻之辭或遇主于巷或遇元夫而交孚或往遇雨而終吉其始之睽者要之終皆有遇其所以合天下乖違之情而使之不至於終窮而无所歸者乎○馮氏當可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應初喪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輿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李氏過曰初與四合朋友之睽二與五合君臣之睽三與上合夫婦之睽

大象傳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

而異集解

程子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彜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附錄 朱子語問睽卦大象君子以同而異先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趣則同而所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趣不同而其歸則一豕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

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又問睽卦无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也先生曰无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銖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先生云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同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

纂註 張氏汝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易說

兌同出於坤火澤同出於地一動而下一動而上其末異如此○李氏舜臣曰孔子於豕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君子之性不苟於同而其出而同心協力以合天下之睽異者則同嗚呼安得不苟同之君子而與共議和同天人之事也哉○雙湖先生曰同取二體皆陰義異取二象各動義故曰以同而異○程氏曰三仁同於為仁而行異三聖同於為聖而道異此同睽之善者也○趙氏汝楫曰君子同於善而制行則殊故伯夷柳下惠夫子之所同者聖也異者清和時也○楊氏萬里曰禹顏回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為同之異也孔子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餽異辭受此同而異也

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音訓上陸氏曰時掌反下同行陸氏曰如字王肅遐孟反

集解

程子曰

睽一无睽字義一作意字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

行亦為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朱子曰以卦象釋卦名義同賦形於天地中女季女同鞠育於閨門其始未嘗不同也火性炎上澤性潤下中女麗坎季女妃良其後未嘗不睽也說而麗乎明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程子曰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也離麗也又為明故為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柔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

以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說音悅○朱子曰以卦德卦變卦體釋

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程子曰推物理之

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為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眾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朱子曰極言其理而贊之

附錄
朱子語問程傳物雖異而

理本同之旨曰天施地生男倡女隨此感彼應蓋不能以相无也非理之本同何以如此董錄
纂註
馮氏椅曰以三才推廣事故推時用之大者以明之天地初上也男女二五也萬物二三四五也天尊地卑睽矣而事同於覆載男陽女陰睽矣而志同於相應萬物羣分睽矣其事各以類聚謂二與四類三與五類也當睽之時其用如此豈不大哉○盧氏曰不言義而言用睽之用至大○程氏曰水火相逮山澤通氣而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

小象傳
見惡人以辟咎也
○音訓辟陸音避
集解
程子曰睽離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一作未能得也若以惡人而拒絕之則將眾仇於君子而禍咎至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

纂註
單氏曰九二以剛在上而乘已近不相得惡人之象也惡人在上不見南子陳寔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則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程子曰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朱子曰本其正應非有邪也

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集解
程子曰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危由位不當也无初一有而字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

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

交乎无咎志行也

集解

程子曰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

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志誠相輔何所不能濟也唯有君子則

能行其志矣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集解

程子曰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

象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為是往而有福慶也

遇雨之吉羣疑

二也

集解

程子曰雨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云

也一作則疑皆云矣

附錄

朱子語孔子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只說羣疑云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

說多牽強謨

纂註

雙湖先生曰夫子讀易象已了然於未贊之先及其贊易只以一二字點撥過雖不說象而義理自著然其為象固已備具於

中矣

經

艮下坎上

集解

程子曰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

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

附錄

程子語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无時

不可行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音訓蹇陸氏曰紀免反王肅徐紀

偃反兌宮

集解

程子曰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四世卦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

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一无乎字守貞正一无正字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因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朱子曰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也

上其卦為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阻之處當蹇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又利見大人以濟蹇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以彖傳言之云易本義合如此偶讀謾記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確定了它淵蹇无坤體只取坎中爻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蹇利西南謂地也據卦體艮下坎上无坤而繇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為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古无之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淵

纂註

林氏曰蹇蹇也說文云足跛也○易氏曰卦本无坤體乾三索於坤而得艮今六二上往而易五則由東北之艮位而復西南之坤位以濟險

通志堂

之道利順不利止也。○董氏曰：二與五為應，六二柔中之臣，不自安於險峻之內，見九五剛中大人坦然而行，平易之道於峻險而趨之，故聖人以利見許之也。○李氏舜臣曰：震坎艮相遇為蹇，解而坎常在焉，二卦皆以坎為義，艮下坎上，則是止乎險中，故為蹇。坎下震上，則是動而出乎險中，故為解。命名大率以出險與不出險為義也。又曰：坎配諸卦，凡十有四大半皆險難之謂，其間遇難而無救者，无如困、遇難而不行者，莫如蹇。蓋困則有澤而无水之象，蹇則具天下山川之至險。○雙湖先生曰：後天八卦方位，艮坎東北，卦與西南坤離卦為對，艮坎合為蹇，故不利東北。則坤離合為晉，是為利西南矣。是以蹇為難而晉為進也。蹇卦无西南文王姑即東北對方言之，不必卦內有取於西南也。况二陽盡變而之坤，則亦有離東北而就西南之象乎？艮坎成蹇，卦體雖為不利，而九五以剛健中正，君於上，六二以柔順中正，臣於下，三五互離，目為見，又有人臣取目有所見，象重離在前也。蹇取足不能進，象重坎在前也。名義甚巧。

初六往蹇來譽 **集解** 程子曰：六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朱子曰：往遇險來得譽。 **纂註** 程氏曰：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位，往則犯難來則獲見，險來得譽。 **纂註** 險能止之譽。○李氏舜臣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什為後代之指笑者，有間哉。

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集解

程子曰：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

人為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為蹇於蹇也。二雖中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一作艱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為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忠。蓋不為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為勸矣。○朱子曰：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

纂註 蔡氏曰：王臣為五之臣也。蹇蹇入難之深也。匪躬之故為王之事也。○楊氏萬里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唯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二為王者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而誰當任乎？○楊氏曰：二臣位當濟君上之蹇，五君位當濟天下之蹇，故不言往來。○蔡氏曰：二五居中得位，濟蹇者也。往來不必言矣。○雙湖先生曰：躬，艮象，六二當重坎之初，有蹇蹇象。

九三往蹇來反 **集解** 程子曰：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為下所附者也。三與上為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為下二陰所喜，故來為反其所。 **纂註** 徐氏曰：九三當位與上也稍安之地也。○朱子曰：反就二陰得其所安。

六四往蹇來連 **集解** 程子曰：六四居蹇難之時，與上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眾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眾相連合也。能與眾合得處蹇

之道也○朱子曰連

纂註

徐氏曰六四近君往從乎五則陰柔不足以濟五

於九三合力以濟

六四已至於險中而猶往焉則益

九五大蹇朋來

集解 程子曰五

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為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

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

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

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

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為

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

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

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

二則其功一作助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

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朱子曰大蹇者非常之蹇九五居

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

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

附錄 朱子語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曰

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砥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

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

纂註 徐氏曰朋謂三五與三皆陽故曰朋○毛氏曰禍亂天所以開聖人也

於我是故自我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者言之所謂利見大人

往有功也然則九五陷坎險之中所以為蹇也而其位則君也治蹇者也以治

蹇之主而居至險之中此所以撥亂反正乘危致安也歟○鄭氏剛中曰諸爻

皆以來為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之來自外反內也朋來之來自下趨五也○

雙湖先生曰凡天下之蹇皆聚於人君之一身故稱大蹇又陽爻亦稱大合二

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集解

程子曰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

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蹇之道危蹇窮蹇碩大也寬

裕之稱來則寬大其蹇舒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一作

能耳得剛陽之助可以舒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舒則為吉矣非剛陽中正豈

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一作利有濟於蹇也大人

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

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

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各爻取義不同如屯初

附錄

朱子語問往蹇來譽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為

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往蹇來頌是來就五已說得通但初六來
 譽則位居最下无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
 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為來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
 蹇來頌吉却是蹇極有濟之理既是不往唯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
 共濟蹇而有頌

纂註

徐氏曰頌大也剛也近附九五之大人故曰來頌下得
 大功矣

大人五也上既得三之應則宜與之共見大人而成濟蹇之功先言來頌後
 言利見者蓋上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項氏曰艮之上爻為頌利之頌果是
 也又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无所
 來特以不往為來耳○王氏宗傳曰大蹇至上六始為吉者以謂蹇至此極物
 極則反蹇

大象傳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集解

程子曰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觀蹇
 難之象而以反身脩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脩孟子曰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

附錄

朱子語或言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與君子反身脩德亦一般曰不然澤
 无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无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
 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脩德豈
 可與困為比只觀澤无水困與山上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

纂註

郭氏

京曰君子以正身脩德正字誤作反字○馮氏曰艮為躬在內故有反身之象
 坎水象德蒙之育德亦坎也○雙湖先生曰反身則思不出其位之義艮象脩
 德則常德行之義坎象坎在艮下為蒙而稱君子以果行育德坎在艮上為
 蹇而稱君子以反身脩德蓋反身如山不動而脩德如水滋潤乎山之象也

彖傳

蹇難也險在前也

○音訓難

集解

程子曰蹇難也蹇之為
 難如乾之為健若易之

為難則義有未足一作盡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義則
 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
 險在前下止而

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音訓知

集解

程子曰以卦

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一作吝故美其能止為
 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
 朱子曰以卦德釋

纂註

都氏曰險在前而行者遇之則不可以有行也險在
 下而行者在上則可以有行矣險在下可行而乃止

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音訓中陸氏曰如字

集解

程子曰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
 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

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
 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
 之極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音訓正

邦陸氏曰

荀陸績作正集解程子曰蹇難之時非聖賢一有大人字不能濟天下之蹇國為漢朝諱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一作如以此正道正其邦

蹇之時用大矣哉集解程子曰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乎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朱子曰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

纂註雙湖先生曰利西南往得中論卦變也蹇本升卦坤上巽下坤大也乃西南平易之方自升九二上往得坤體之中是為利西南而往得中矣升九二既往五則下體成艮艮正東北方卦所謂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互離目為見大人九五也九二之往為九五可謂有功矣九五剛中當位貞吉可以正邦矣當蹇之時而成其用之大者本義釋卦辭謂蹇自小過來而彖傳則分明自升來或自既濟來則皆有往西南之象耳

往蹇來譽宜待也集解程子曰方蹇之初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無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已一作六有頌義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集解程子曰雖艱一作蹇危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蓋也

纂註雷氏曰初六以不往為有譽六二往也朱子曰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蹇來反內喜之也集解程子曰內在下的陰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為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反猶春秋之言歸也

連當位實也集解程子曰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下故能連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集解程子曰朋者其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

纂註耿氏曰易以節為行險故節之彖曰說以行險當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集解程子曰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既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

附錄程子語蹇以反身脩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來來碩皆反身脩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无事矣連音平連則无窮也朋來則眾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

附錄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无尤來連朋來也

行險而致

周顛王導之徒是也

人之事也故曰
從貴羅氏拾遺

纂註

董氏曰內以五之位言貴以五之德言以位則上不當
往於外而當來於內以德則五有大人之德居大人之



坎下

集解

程子曰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
解物無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

也為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為患難解散之象又
震為雷坎為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為解解者天下患難解
散之時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音訓
解陸氏

曰音蟹震

集解

程子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
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

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如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
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
已解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
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
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
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
下亂既除而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
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
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朱子曰解難之散也居險
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且

附錄

朱子語先生舉解卦云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
安平无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

既平正合脩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
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閭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

用天下之才方

纂註

蔡氏曰坎難震動動則離乎難解之義也利西南者坎
震東北之卦也難解於東北至西南則无不利矣无所

往其來復吉往進也來復退歸也謂二難既解則居中以復其安靜也主內象
言有攸往夙吉夙早也難有未解者當急往而解之不可久擾也主外象言○

李氏舜臣曰以畫觀之四陰二陽坎險在前是為蹇四陰二陽坎險已過是為
解則解者蹇之反也以卦觀之坎上震下為屯坎下震上為解則解者屯之反

也屯蹇者難之方與解則難之已散蹇之止于險下固不若屯之動于險中屯
之動于險中又不若解之動于險外也○雙湖先生曰解乃蹇之反體亦為蹇

變而成解昔焉艮止於坎險之下者今震動而出乎坎險之上矣是險難既散
而為解也其曰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者自蹇九五言之也若曰西南雖利

今九五於西南既无所往則宜來復於九二以成坎體就下而吉也其曰有攸
往夙吉者自蹇之九三言之也若曰九三若有所往則宜早往居四以成震體

出乎坎險之上亦吉也大抵卦體一轉移間九五來復於二九三上往居四便
成解卦矣文王卦辭不過如此若必欲就卦中取西南之象則膠滯而有所不

通矣諸家皆不免此弊蔡氏釋
來復以下好說西南亦无歸着

初六无咎

集解

程子曰六居解初患難
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

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一有也字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朱子曰難既解矣以柔在下

○李氏舜臣曰震陽動乎險上初與為應藉以解散于屯蹇者安有咎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集解 程子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

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一作政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

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况難方解而

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

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

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

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忠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

也○朱子曰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

之象也大抵此爻為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

不吉

纂註 都氏曰人民曰獲器用曰得獲者得之難得者獲之易○程氏曰

田有獲者用武有功之象○李氏舜臣曰坎為穴為隱伏物之穴

居而隱伏者狐也三狐坎三爻象○劉氏舜曰狐者性伏而情姦晝伏而夜動

小人道也○楊氏萬里曰當解之世此爻欲其獲狐三戒其致寇四欲其解拇

五欲其退小人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之象居其五然則召天下多

難者誰乎人君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踈君子哉○雙湖

先生曰二為田坎為弓輪互離為甲冑戈兵有獵象互坎三爻三狐象互坎為

矢又互離為黃噬嗑九四亦互坎稱金矢六五離中稱黃金此有互離互坎故

兼黃矢象二不正而云貞吉戒之也此爻有互坎在二前故就

互坎取象或以下坎為狐不應九二自獲其義則程子盡矣

六三負且

乘致寇至貞吝

集解 程子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

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

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

化為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

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乘如字石證反○朱子曰繫辭備矣貞

吝言難以正得之亦可羞

纂註 徐氏曰負謂上負九四乘謂下乘九二三以

也唯避而去之為可免耳

柔處二剛之中頑然不解故有負且乘致寇

至象○呂氏曰不安於上求媚於四而負之不安於下陵侮於二而乘之○王

氏安石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南

軒張氏曰小人乘君子之器乃所以招寇而起禍貞固守此寧不可吝乎○朱

氏曰此爻當內卦之上而在高位自二言之為狐自上言之為隼自本文言之

又為負且乘也○丘氏曰小人情狀最為不一狐言其蠱惑隼言其驚害負且

乘言其僭竊○雙湖先生曰坎為輿為盜六三坎體三至五又互坎故有負乘

致寇之象又負四乘二為上所射亦有致寇至象貞吝言其雖正猶吝况不

正乎則其吝可知矣六爻中唯三為吝而不言凶咎者終是以卦體吉也

九

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音訓解陸佳買反拇陸氏曰茂后反陸績云

足大指王云手大指荀作母晁氏案母古文

通志堂

集解

程子曰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為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已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為解○朱子曰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然四陽初陰其類則不同矣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

附錄

朱子語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其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也徐氏曰朋謂二四與二皆剛故曰朋解之時陽能解陰剛能解柔九四欲解初六在下之陰解而拇也

六五君子

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音蟹象同

集解

程子曰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

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朱子曰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也君子有解以林氏曰君子之治小人維有解緩之而已吉之道也小人之退為驗也○纂註 小人知君子之不為已甚亦莫不孚而自知退聽矣○雙湖先生曰五柔中為君子初无咎上公用惟三負乘小人欲知君子有解驗之于三五能用上射三而獲之則可以見矣嘗觀卦體不吉諸爻雖得位以剛中正之君幾濟之不足蹇之九五是也卦體既吉諸爻雖不得位以柔中正之主亦處之有餘解之六五是也以是知卦有小大實繫卦體而不專繫六

爻於此可以見矣然解六五不過為守成之常君蹇九五則實為撥亂之上英主遇蹇困而非如是之君生人之類復何賴焉吁此易之所以為易也

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音訓射陸食亦反象同隼陸氏曰

荀尹反毛詩草木鳥獸疏云

集解

程子曰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

鷄墉陸氏曰音容馬云城也但據解絃而言也隼鷲害之物象為害之小人墉墉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鷲害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碍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朱子曰繫辭備矣

纂註

馮氏曰公諸侯之為三公者○李氏椿年曰公在百僚之上者也以百僚之上而攻在下之小人宜其有獲而无不利也○蔡氏曰隼鷲害之物謂三墉內外之限三所居地解之不解者惟三用其所應而解之獲之必矣故无不利○馮氏曰解之時諸爻皆不當位故以二五得中為貴以剛爻能出險為尚惟上一爻當位故无不利也○雙湖先生曰自五至三互坎為弓矢射象自四至二互離為飛鳥三居離中隼象三又下體之上高墉象同人九四乘其墉亦指三

大象傳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音訓宥陸氏曰音又京作尤

集解

程子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與明兩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

纂註

蘭氏曰雷雨作天地解萬物之屯也赦過宥罪君子所以解天下之

難也○李氏舜臣曰雷雨作則澤被萬物赦過宥罪則澤被生民○蔡氏曰赦宥解義過動震象罪陷坎象○項氏曰過與罪屬坎坎為法律為微纒赦宥屬震震為動出為反生○雙湖先生曰坎在上為雲在下為雨方雲雷為屯則陰陽之未通今雷雨作解則陰陽之已通矣屯其為難之始解其解屯之難者歟

彖傳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音訓解陸音蟹下及大象並同

集解

程子曰坎

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為解○朱子曰以卦德釋卦名義

解利西南

往得衆也

集解

程子曰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

纂註

林氏栗曰蹇止乎坎

中是以言利西南不利東北解動乎險外是以但言西南之利而不復言東北之不利也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集解

程子曰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

有攸

往風吉往有功也

集解

程子曰有所為則風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朱子曰以卦變釋

卦辭坤為衆得衆謂九四入

纂註

易氏曰有攸往震也方其在坎險而无所往故來復於中而吉以其陽剛在坎之中

宜於復也及其出而之震則可以有所往故動宜早而往有功以其陽剛在震之初宜於動也○李氏過曰未可以往則以來復為中今難既解則往而有功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

之時大矣哉

○音訓拆陸氏曰敕宅反說文云裂也廣雅云分也馬陸績作宅云根也

集解

程子曰既明

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

附錄

朱子語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

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只是如今一箇爆杖淵

纂註

馮氏椅曰以天

贊之作興也拆分裂也雲雷為屯故雷雨作為解雨自天施雷出地奮天地解也雷雨二卦象百果草木四陰象或甲或拆得二陽而發育也○丘氏曰雷雨作氣之解也百果草木皆甲拆形之解也○王氏曰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拆也

小象傳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集解

程子曰初四相應是剛柔

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也

纂註

蔡氏曰際謂交際柔居解初入坎尚淺而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解者也故曰義无

通志堂

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集解

程子曰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除去邪惡使其一无其字中直之

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集解

程子曰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一作勝其器則寇

氏曰本又作致寇晁氏曰案其失自虞始虞前皆依文作寇

集解

程子曰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一作勝其器則寇

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覺而至苟无覺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

人而乘君子之器非所能安也故盜乘覺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

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

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語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天治其

謂也 纂註 雷氏曰負且乘小人自以為榮而君子所恥故可醜寇小則為盜大

集解

程子曰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

解而拇未當位也 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

君子有

解小人退也

集解

程子曰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之道行是以吉也

公用射

隼以解悖也

集解

程子曰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

則天下平矣

纂註

蔡氏曰悖逆也解悖謂解三之悖逆而卒得其順也

經

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為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

集解

程子曰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為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

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

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為益取下而

益於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

往

○音訓損陸氏曰孫本反虧減之義也又訓失艮宮三世卦

集解

程子曰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

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

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一有或常字或不常一作當皆不合正理非

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朱子曰損減省也為

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

內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

此也其道可行故利往損而有孚則元吉无咎可貞而利有攸往也蓋損者拂人情之事易至凶咎故特詳之

用享

○音訓曷陸何葛反簋陸氏曰蜀才作軌晁氏曰案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故為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祖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為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彫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集解

程子曰損者損過而

○朱子曰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
附錄 朱子語二簋與簋貳字不同易說
同可見其義亦不同易說
曰曷之用問辭二簋享答辭下之奉上樂謂之享燕禮之重亦謂之享古者享禮以四簋為中陳饋八簋為盛當損之時二簋雖薄而亦可用享也○馮氏椅曰享諸侯享天子之禮也以二簋言者下卦三陽九三一爻既往于上卦之上矣下二陽爻應乎四五皆有奉之義故以取象也○蘭氏曰損益二卦專為三陰設也損乾之九四故曰損上損乾之九三故曰損下○雙湖先生曰損以三上兩爻成卦損三益上損陽益陰故名卦曰損當交泰之時上下亨通三上有孚誠相與乃元吉之道无可咎者但陰陽易位故戒以可貞利有攸往申言卦變也損自泰來九利往居上六來居三也簋內方外圓下二陽為底三陰為腹上一陽為蓋乃盛黍稷之器可用以享上者也主損之事者六五之君故以用享終焉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

酌損之

○音訓已陸氏曰音以本亦作以虞作祀晁氏曰說文作呂云遄往來數也易呂事遄往虞作祀云祭也遄陸氏曰市專反速也荀

集解

程子曰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已益上也於為下之道為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朱子曰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深

附錄 朱子語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淵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上二爻則弗損益之初則曰酌損之何邪先生云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又云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到那占時又自別消詳有應處難豫為定說也易說

集解

程子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一无而已字非損已而一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

有以字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義也○朱子曰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

纂註 游氏曰兌之情說而陽性好動故有利貞征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則利而上征則凶此皆弗損之道然陽雖弗損而與六五為正應以剛濟柔固未嘗无益之道也○董氏曰二以剛益五之柔亦如初益四初以剛居剛少損之則可裁度以助四二以剛居柔更損之將至

媚說以徇五矣故既以利貞勉之復以征凶警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

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集解

程子曰損者損有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

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濃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朱子曰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

附錄 程子語道二仁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也

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无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无一亦无三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河南語錄絪縕陰陽之感入關錄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猶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邪○朱子語三人行損一人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淵伊川就六爻上說得好義

纂註 南軒張氏曰三居下體之上數之當變故極言損益之理○李氏過損之所以為損也○王氏大寶曰三剛並行損一以益上三人行則損一人之象也剛上柔下相應以相與一人行則得其友之象也○雙湖先生曰此文大旨本義已盡之矣繫辭致一之說已自是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

无咎集解

程子曰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

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致於深過為可喜也○朱子曰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

纂註 徐氏曰柔過為疾忿欲之類是也又曰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每難於益已苟非自損其過自治其私汲汲然以好善求益為心則應者緩而益者寡也能无咎乎凡言有喜有慶者皆內外相應之情也○王氏大寶曰剛以敏速為端柔以遲鈍為疾以柔居柔疾象動以陽卦使端之象柔以得剛為喜應初剛有喜之象以端補疾无咎之象凡相應以相與能損其遲鈍之疾端

速應剛是亦柔道之可喜者也是以无咎○南軒張氏曰當損而不損過也不當損而損之亦過也酌損之弗損益之者言不過損也所謂損一人損其疾者皆理之所當損者也○雙湖先生曰初與四應在初直曰已事遂往在四則曰損疾使過既可以見陰陽相與之切又可以識剛柔彊弱之分王氏謂動以陽卦意謂自四至二有互震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集解**

程子曰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眾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眾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策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眾則合天心○朱子曰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

附錄 朱子語或益之十朋之龜句弗克違顯子易象自是一法如乾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此類甚多備損益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鬼方亦然不知如何輝向在玉山道間見彥章說離為龜故卦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无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无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為求益之方而必求其龜之所自來亦

纂註 鄭氏汝諧曰凡曰或益曰有它吉曰有隕自可謂枉費心力矣董錄 天曰自天祐皆謂不期於得之也○馮氏曰非所期而或益之厚之象○林氏栗曰五固无待乎外以上九之富又自上而益之是以有或益之象○徐氏曰班固食貨志元龜岬冉長尺二寸直二千

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注冉龜甲緣也岬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有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八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貝不得為朋○張子曰十朋之龜弗能違言受益之事必信然不疑也○蔡氏曰元龜有國之大寶言益之大也弗克違者不求而必致之意故元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集解**

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已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已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一无者字也以剛陽居上若用一有其字剛以損削於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眾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内外之限也○朱子曰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

附錄 朱子語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又曰得臣无家則可見其大淵陳埴說損益先生

通志堂

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住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唯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會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萬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却不好如損六五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易說

纂註 徐氏曰利臣无家謂柔往剛來得三之應不安處于下而應上之篤也○朱氏曰易外以內為家四以初五以二上以三外本於內也○蔡氏曰損之為義損下益上聖人不得已用之故卦辭必曰有孚交辭初曰酌損二上皆曰弗損四但損其疾而已五則无損而大有益惟三當可損之時耳損兼言益益不兼言損意亦可見○雙湖先生曰或曰弗損益之與二辭同義異蓋上本陰爻乃受三之益而成九故言弗損益之謂非所當損乃受益者也本陰得陽无咎之道但不正故戒利有攸往上應乎三得臣无家

大象傳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三應乎上故三曰得友上曰得臣

懲忿窒欲

○音訓微今本作懲陸氏曰直升反止也鄭云猶清也劉作懲忿方粉反窒珍栗反徐得悉反鄭劉作憤止也孟作怪陸績

集解 程子曰山作脊欲陸氏曰如字孟作浴晁氏曰孟作谷案谷古文欲字

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脩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朱子曰君子脩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

附錄 朱子語問懲忿窒欲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其後欲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室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過絕之使不行耳

又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欲欲如汗澤然其中穢濁解汗染人須當填塞了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今人氣湧如山易說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山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必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象皆如此祖道懲忿如救火言欲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先生曰然易說

纂註 項氏曰良少男兇少莫甚於少女故損言懲忿窒欲○蔡氏曰山下之澤潤上行而水漸減損之象也懲止也窒塞也忿則陵物欲則溺已二者皆所當損懲忿良象窒欲兇象○林氏栗曰風雷為益者雷震則益風風怒則益雷山澤為損

彖傳 損損者山摧則損澤澤動則損山此損益二卦有自然之象也

下益上其道上行

○音訓上陸時掌反

集解 程子曰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

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為益損下而益上則為損損

基本以為高者豈可謂之益乎○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

纂註 蔡氏曰上而益坤之上也上行益在上也○朱氏曰益上而謂之損上以下為基譬之築墉損其基以增上之高則危矣非益也○耿氏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下與上俱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李氏舜臣曰在下者民之象而在上者君之象也損民益君亦分之常而作易者名之為損蓋損民者乃所以損國故設卦命名深寓至戒也○劉氏曰古之為人上者无損下獲益之理故易以損下為損益下為益後世乃有百姓輸己之財以助公上者皆非盛世之事也○雙湖先生曰損下益上卦變也損自泰來損九三之剛益上六之柔而成損曰其道上行深寓不足之意於逆施之辭云耳

損而有

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集解

程子曰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

之盡善也

纂註

李氏過曰夏商周之貢助徹不過什一皆損下益上之義也其法不過天下之中正故曰可貞出力奉上然後可得而治故曰利

有攸往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

時

○音訓應陸氏曰師如字舊應對之應

集解

程子曰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

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一作而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為損過柔為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

益盈虛與時偕行

集解 程子曰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朱子曰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

附錄 朱子語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為益也 閻丘氏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貢助征役否則反是備

纂註 有國家者所不能免也但用之有節取之有制不失信於

民則自然樂輸以奉其上矣○馮氏椅曰應平聲當也舊讀去聲非也夫剛非當損柔非當益也損剛益柔蓋有時如此故二簋之享亦當有時如此也三剛而損其一止有二剛可以用享耳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覆釋損剛

益柔之義謂損而不已必虛益而不已必盈亦唯與時偕行耳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集解 程子曰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為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

四與上合志也○朱子曰尚上通

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集解 程子曰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為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謂以中為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其疾亦可喜也

集解 程子曰一人行而得一人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入損其餘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集解 程子曰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發語辭

弗損益之大

附錄 朱子語問損卦

得志也

集解 程子曰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志也

疾只是損了那不好了便自好五爻是受益也無損已從人底意



震下巽上

集解

程子曰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為卦

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為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音訓益陸氏曰增長之名

集解

程子曰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朱

子曰益增益也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

纂註

蔡氏曰乾下爻與坤下爻往來剛來居內故曰益○李氏舜臣曰益者損卦之反也損卦兌在下本乾體天下富實之象也乾

陽在下損乾之九三以益坤于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虛者也益卦巽在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上損乾之九四以益坤于下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下富實而上虛弱則損下以益上上富實而下虛弱則損上而益下上下相交而更為損益其道一也而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也古之聖賢富厚之資則寧使在民而不在己儉薄之用則寧使在己而不在民蓋肥己瘠人者民貧而已无所寄已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吾亦無憂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為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蘭氏曰否之初六往為六四上輔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君臣相得此其

利有攸往也○郭氏忠孝曰易象中虛上下二體皆木所以利涉大川○李氏開曰震木陽木也巽木陰木也○胡氏曰巽木為舟楫震動則能涉大川○雙湖先生曰利有攸往以卦變言也益變自否來否初六上往而為六四否九四

下來而為初九以成益也卦辭涉川象凡八惟益卦難解意後天震巽木行先天東南多澤之方是取耳卦體似頤有虛舟象頤五上象亦然餘見需卦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集解

程子曰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能順一作巽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為也得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之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

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唯在己有咎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以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朱子曰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

附錄

朱子語吉凶是事咎是道報効故利用為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易說初九在下為四所任而作大事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故孔子釋之曰下不厚事若在下之人為在上之人作事未能盡善

纂註

徐氏曰初剛在下為動之主當益之時受上之益者自應有咎也人傑也宜用之為大有興作之事然位卑志剛力小任重

則有所不堪惟處之當用之審大善而吉乃可无咎苟輕用敗事无益有害皆為有咎此先王所以重用民力也○朱氏曰陽為大震為作益初利用有為而大作作大事以益天下也事大且善獲元吉則无咎○馮氏曰元者震初九之象也益之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卦故曰益以興利是也初

九大作之始故以元吉无咎戒之○鄭氏汝諧曰損上之三爻唯上得益益下
 三爻唯初得益夫得益者非謂以是而自私也故損之上有攸往得臣无家益
 之初利大作然初位未崇誠未孚必元吉方无咎

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音訓享陸氏曰香兩反王虞作亨許庚反

集解

程子曰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

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
 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
 來物理自然也故或可益之事則眾朋助而益之十者眾辭眾人所是理之至
 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
 言二中正虛中能得眾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求貞固則吉也
 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一作之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
 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為虛受剛為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
 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
 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
 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朱子曰六二
 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
 故以永貞為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
 吉是祭則受福

纂註

蔡氏曰自初至五有龜象與損六五同○郭氏雍曰損益初其辭相屬而損五益二又大同矣損五曰元吉此曰永貞吉君臣之道不同故其為吉亦異又曰損卦益上故蒙益在五益卦益下故蒙益在二○鄭氏

附錄

朱子語王用享于帝

剛中曰自五至二宗廟之象故曰王用享帝○蘭氏曰六二柔順受益之臣王
 用之可以享帝獲吉如成湯用伊尹而享天心太戊用伊陟而格上帝○馮氏
 椅曰王九五也帝上九也五用二所受之龜享上九之象○項氏曰二之弗違
 三四之告五之問皆主卜筮言凡卜筮得辭曰告如初筮告是也筮遷國告公
 曰從許其遷也即龜從筮從也筮凶事告公曰用圭許其事君也公朝王用圭
 以為信古之封國必錫以圭至入觀則執以合於王之品圭所謂輯瑞也凶事
 若伊周桓文之事非有誠心事君者神其許之乎故有孚中行而後告之公者
 命筮之主人三四皆公位故稱公享帝天子之事故稱王○雙湖先生曰王五
 也五上又為天也馮氏指上九為帝

中行告公用圭

○音訓用圭陸氏曰王肅作桓圭

集解

程子曰三居下體之上在民

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為益者一无者字也果於為益用之凶事則无
 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
 唯於患難非常之事

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

忌疾雖當凶難以一无以字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於中道則誠
 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為而无為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
 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
 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
 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為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
 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為義曰三質雖本陰

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為義故不論其本質也○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朱子語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躬舒高伊

指刺史郡守而言在時未有
纂註 蔡氏曰凶事困心衡慮之事也六三與上這守令恐難如此說董錄為應故有凶事之象中行在一卦之中也

故二四皆曰中行圭所以通其中之信告公雖見於外而所用者亦唯在通中之信而已○徐氏曰三與上應而以為有凶事者以上有或擊之凶而三位又

多凶故也○李氏舜臣曰益損上益下下卦皆蒙益者也故六三亦曰益之三以陰居陽震動不安有凶之象故曰益之用凶事周官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

哀凶札或施其政或去其征皆損上之所取以益下之凶荒者也上有以益之故遇凶事而无咎三上有應有孚之象三陰在三陽之中損益得中是謂中行

告公用圭者所以表其誠信也○林氏栗曰凶事有三有札瘥之政有死喪之禮有甲兵之事益損上益下其凶荒札瘥益之用凶事也凶荒之年宜發倉廩賑救則

民奉君命以益民者也凶荒札瘥益之用凶事也凶荒之年宜發倉廩賑救則无咎有孚中行心苟自信酌中行之不必待君命也事已然後用圭告公正如

汲黯河內事○胡氏允曰周禮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云珍當作鎮鄭玄云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則授之以往致王命焉○王氏大寶曰圭東方之玉震

動於三用圭之象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集解
程子曰四當益

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唯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

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為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

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朱子曰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

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

程昌寓守壽春虜人來占得此爻

遷來鼎州後平楊公有功並易說

公坤為國自初之四遷國之象○李氏過曰四近君非三之比遷國之事須先告公上既從然後為之不然則為擅命○徐氏曰四與初為往來之爻有遷之

象遷國順下而動也古者建國有便於民則視民利用遷然必有所依以立國○蔡氏曰依謂近五也○都氏曰四以柔依五剛以弱依彊之象○程氏曰衛

遷楚丘依齊也杞遷緣陵依晉也卦體震互體坤諸侯之象也○林氏栗曰初者四之配初言利用大作四言利用遷國互明之也○李氏椿年曰三賑濟凶

荒之事若待告而後為之則无及矣故必成功而後告也四遷國大事也必待告公上得從然後為之可也○李氏舜臣曰初利用大作元吉是用之於大事

也二王用享于帝吉是用之於大禮也三益用凶事是用之於大災也四利用為遷國是用之於大遷也○雙湖先生曰三四居一卦之中故皆稱中行亦猶

中孚二陰在中故名中孚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集解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程子曰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一无之字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

纂註

○朱子曰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
蔡氏曰心二也惠順也我以有孚而順二之心洪範所謂皇建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有不待形諸言語而獲元吉也二亦以有孚而順五之德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是也○李氏舜臣曰剛中有孚象惠心者非可人給而家養之也聖人之仁如一氣之春舉斯加彼使欲富壽安佚之心皆遂所欲初不問其人也我之所惠以心則人之感惠以為德矣○雙湖先生曰心只是本爻取象九五以陽居陽故有孚惠心上九以陽居陰故立心勿恒初至五似頤有口象故三四曰告五曰問者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集解

程子曰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厭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一作謂當速改也○朱子曰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
附錄 朱子語問或擊之曰或字衆无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戒之也
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錄

纂註

馮氏椅曰益卦恒之交也巽下震上為恒震下巽上為益今益之窮將復易位而為恒矣故聖人戒之以立心可恒也不然凶矣○王氏大寶曰剛為益柔為損上九應於六三莫益之之象比於九五或擊之之象○丘氏曰益者損之反益之六二損之六五也損卦其益在上故上為益主而五與之近故曰或益之上益五也益卦其益在下故初為益主而二與之近亦曰或益之初益二也十朋之龜義與損同但損之五曰元吉則謂其居得尊位以柔履剛為善益之二曰永貞吉則以爻位皆柔不能固守故以永貞為戒也○雙湖先生曰擊下互艮手象指五蒙上九擊蒙亦艮體恒九三亦有不恒其德之戒蓋益之上九即恒之九三不安於恒陵躐等級超於震上以求益者也故其辭同三上皆巽體說卦謂巽為不果為進退為躁卦其立心勿恒之驗歟此所以莫有以益之而反或有以擊之也此文其戒恒之九三乎大抵損極則益而吉益極則損而凶是以君子怕處其益之極也

大象傳

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集解

程子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

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為益之道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朱子曰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
附錄 朱子語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祖道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已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

勇決不容其些 **纂註** 呂氏曰風雷震動萬物變而新之在人有遷善改過之
子遲緩易說 義○張氏清子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
乎雷風飛雷厲交相助益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則有即義貴乎疾也顏子得善
勿失不貳過夫子憂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者以此○東萊呂氏曰損益二
象最切學者損无如忿慾益无如遷改若甚易知 **彖傳** 益損上益下
推到精密處甚難又曰懲塞遷改皆是用功處

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音訓疆陸居良反下同 **集解**
程子曰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為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
說之无疆谓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
居四為自上下下之義○ **纂註** 徐氏曰損上益下者損上之剛益下之柔也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 下卦坤坤柔為民坤得益故民說无疆上乾
之下爻下為坤之下爻自上下下也天道下濟而光明其道大光也故為益○
雙湖先生曰損上益下亦卦變也益自否來損四剛益初柔而成益也曰民說
无疆其道大光視上行之贊其欣幸之意為如何○愚案魯哀公以年饑用不
足問於有若若有若對以盍徹又對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蓋深有得於損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集解** 程子曰五以剛陽中正
上益下之旨也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集解** 程子曰益之為
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 下天下受其福慶也 於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
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為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朱

子曰以卦體 **附錄** 朱子語問益卦木道乃行曰不須改木字為益只木字亦
卦象釋卦辭 得某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
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為木是卦中取象震為
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 去偽問木字本益字之設如何
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 **纂註** 雙湖先生曰五以中正應二二
孚說乘木舟虚以此見得只是木字淵 **纂註** 亦以中正應五以此而利往以
益天下固為君臣之慶會而天下實同受其福慶矣利有攸往以二五之中正
有慶也利涉大川以震巽之木道乃行也卦辭煥然矣○朱氏曰利涉大川言
木者三益也渙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集解** 程子曰又以二體
中孚也皆巽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集解** 言卦才下動而上
巽動而巽也為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一本益字
在日進下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 **天施地生**
其益无方 ○音訓施 陸始鼓反 **集解** 程子曰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
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一无所字 **纂註** 馮氏椅
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 **纂註** 曰以卦
變推廣致益之功○李氏舜臣曰天施地生指乾坤初體而言也乾施一陽以
益於下而為震坤以一陰上應於乾之生育而為巽上施下生二者相濟无所
不被故曰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集解** 程子曰天地之益无窮者
其益无方 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朱子曰動巽二卦之
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

通志堂

悠久言无方以廣大言與時偕行又言益道之適乎時也○雙湖先生曰震巽於時為春夏正當天地施生雷雨益物之時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言聖人體此凡所以為益之道有慶賞而无刑威也○趙氏汝楙曰二卦之損剛益柔一也而損下為損益下為益何邪蓋損下非聖人之得已而益下乃聖人之本心唐帝所謂吾瘠天下肥亦此意也

小象傳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集解

程子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朱子曰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附錄 朱子語利用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

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无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也

清子曰初九為震動之主上應六四近君之臣則初受四之任者重矣故利用為大作興之事得大善之吉惜初居下不可以任厚事若進而居大臣之位則可以當厚事矣

或益之自外來也 **集解** 善而固守則有益之事眾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為正應固在其中矣○朱子曰或者眾无定主之辭

益用 專任其事唯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朱子曰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

凶事固有之也 **集解** 程子曰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稟承於上乃

告公從以益志也 **集解** 程子曰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象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

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

惠我德大得志也 **集解** 程子曰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吾德以為惠是其道

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纂註** 郭氏雍曰損之上九言大得志蓋自損得益而為下信而懷其德是

為大得志之時也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集解** 程子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眾人所同欲苟公

而也晁氏曰當作偏 **集解** 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眾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

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有偏已之辭也苟不偏已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為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

來也人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已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

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

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朱子曰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

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纂註** 董氏曰利无獨專之理謂可獨專而不必益人

者一偏之辭眾心所不與縱使三不擊之三之外或有來擊之者甚言專欲之犯眾怒也

經



乾下

集解

程子曰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一无下益字而

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為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眾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夬者剛決之義眾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號有厲

○音訓夬陸氏曰古快反坤宮五世卦

集解

程子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舍晦

俟時漸圖消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眾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眾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

附錄

朱子語孚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劔從自家頭上落也須着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嫌道夫上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

言號銖夬卦號字皆作戶羔反惟孚號只作去聲讀看來亦只當平聲備

集解

程子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脩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眾陽之盛決

上六為王庭之象○都氏曰乾剛實有孚之象兌號今之象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為寇也戎兵者強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朱子曰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眾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

附錄

朱子語夬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辭曰揚戒之之辭

附錄

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

纂註

蘭氏曰孚信以布號令與眾棄之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

纂註

也邑謂告自爾上六之位也○李氏過曰一陰在五陽之上小人之據尊位而在君側善固結其君而不去者也

纂註

必其巧詐之深未易動自古寡謀淺慮輕舉妄動身戮而國隨以亡者皆不明決之之理者也故處夬之道為危懼戒謹之辭不一聖人之示後世深矣小人

纂註

彌縫之計密而君不以為疑必揚其過於王庭使人主明知其為小人也號令於眾謂將有危事使舉朝皆知其為小人也又告令於邑中使舉國皆知其為

纂註

小人也小人竊威福之權利在與兵舉兵誅之惡在君側其勢不順故不利即戎陽氣方長陰道必終往則有功故利有攸往○李氏舜臣曰上下无陰一陰者眾陽之所與上六雖處至窮之勢然九五與之比九三與之應九四與之同體其與之敵者唯初九九二耳又遠於上雖欲決之其勢有所不及故曰有厲有戎有凶有之為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相信而不忘於號令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无一跌之虞矣○徐氏曰陽剛之長當終於六位不可有未盡之陰也除惡務本君子雖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无能為不盡去之而存其

孽也唐五王不去一武三思而患生於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矣聖人於
 夫設戒之意甚深○雙湖先生曰號告皆兌口象邑只取上六一陰象戎兌金
 象夫三月卦金囚故不利即戎利有收
 往卦變也剛長變上成乾无不利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

咎

○音訓壯陸側亮反趾陸氏
 曰荀作止晁氏曰案止古文

集解

程子曰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
 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

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
 而不勝則為咎也夫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
 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
 也○朱子曰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語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
 此卦大率以大壯只爭一畫易說

纂註

蔡氏曰壯者決之勇也○徐氏曰趾
 在體之下初象○毛氏曰勝在往前

者兵法也必往之道也往不勝為咎者遠慮也所以戒其往也聖人於五陽之
 盛而有不勝之憂微矣哉○潘氏曰陰在高位而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
 量力之甚○胡氏允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於恭顯劉蕡欲去宦官而卒困
 於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郭氏雍曰大壯初九壯于趾而此曰壯于前趾
 欲速其往也○李氏曰壯于趾征凶當壯之時而戒其用壯也壯于前趾往不
 勝為咎當決之初而戒其好勝也○雙湖先生曰夫與壯似壯初凶者以猶有

二陰在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音訓惕陸氏曰救歷反荀翟
 作錫云賜也晁氏曰案古文作

前也
 易號陸氏曰戶羔反象及下同鄭王虞音号晁氏曰鄭虞王虞
 音号今下同莫夜陸氏曰音暮鄭如字云无也无夜非一夜

集解

程子曰
 夫者陽

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
 剛能知戒備處夫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
 矣○朱子曰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

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

附錄

朱子語王子獻上
 遇夫之九二卜者

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
 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高

纂註

張氏汝弼曰兌為兵戎故曰有戎○李
 氏過曰小人罪彰利在為亂故莫夜有

興兵之象九二不可啓兵端但勿恤其計不行矣○林氏栗曰易以下卦為晝
 上卦為夜二之視三四有莫夜之象猶乾九三之夕惕也○雙湖先生曰乾九
 三終日夕惕即莫夜惕象以三乃離位之終也今夫取諸二者指三言耳三固
 與上應在夫時上特小人之窮而將逐者故與戎以加三二近三故惕懼而號

无預於二

故勿恤吉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

有愠无咎

○音訓頄陸氏曰求龜反顙也又音求又丘倫反翟云面顙頄
 間骨也鄭作頄夾面也王肅作龜江氏作琴威反蜀才作仇濡

陸而朱反愠陸氏曰紆
 運反恨也舊於問反

集解

程子曰夬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
 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亦未

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夬夬決尚剛健之時
 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顙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
 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
 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為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
 故不與眾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
 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

夫謂夫其夫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絕之若見濡汚有愠惡之色如此則
 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
 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為連也一作誤而相連也○朱子曰頤顛也九
 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
 矣然在眾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
 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温嶠之
 於王敦其
附錄 朱子語問九三壯于頤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
 事類此 面目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眾陽所愠然志在決陰必
 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
 之象故壯于頤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温嶠之於王
 敦是也淵有愠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祿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
 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砥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
 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為應也是惡模
纂註 朱氏曰面外為頤頤
 樣銖伊川改九三爻辭次序看來不必改易說
 曰聖人戒剛也頤剛居乾健之極而疾惡之心見於顏色此凶之道也何則小
 人我疑也小人我疑君子之禍至矣○張氏汝弼曰兌為雨澤○余氏曰夫之
 三與五皆曰夫夫者一應陰一比陰非倍其決不可○馮氏椅曰或疑咸之象
 腓股脢輔未嘗逆施今初為趾而四為臀何也曰是與咸異咸合六爻取象猶
 剥艮之類也夫分二體為象猶大過鼎之類也故三在下卦上為頤四在上卦
 下為臀六爻不相蒙也不然臀下體也上體為得而象之此易之所以為易而
 不可一說定也○蔡氏曰雨上也獨行遇雨獨應乎上也若濡不至為雨所濡
 也有愠有夫決之之意也以是為決決而无咎惟君子能之故稱君子疑爻辭

誤○馮氏當可曰剝之六四猶夫之九三
 三於眾陽中獨應上六為獨行遇雨之象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

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音訓臀陸氏曰徐徒敦反次陸氏曰本亦作
 却行不前也說文倉卒也下卦放此晁氏曰案次古文且陸氏曰本亦作起或

作阻同七餘反象同馬云語助也王肅云越起行止之碍也下卦放此晁氏曰
 案且古文牽陸氏曰苦年反
集解 程子曰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
 子夏作擊晁氏曰案擊古文

足欲止則眾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
 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
 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
 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它

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夫而居柔其害大矣○朱子曰以陽居陰不
 中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眾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
 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其言而信則轉凶而吉
附錄 朱子語
 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亡其說得於
纂註 鄭氏剛中曰膚陰柔之物故噬嗑剥言膚皆陰爻○李氏
 許慎之淵 鼎祚曰四雖陰位以陽居之是无膚矣○李氏曰四以剛

居柔欲決而泥於和故止則不能安有臀无膚之象進則不能前有其行次且
 之象不果於決也○李氏過曰四與上同在君側位望已重无意除亂欲止則
 眾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故臀无膚欲往則與六同事心不能斷故其行次且
 四若能牽引羣陽以進則悔可亡然四不中正非能決者雖聞此言亦必不信

○蔡氏曰臂无膚後傷乎三也其行次且前犯乎五也次且不進貌羊兌象五也牽羊謂牽挽五而進不暴可以免悔也聞言不信居位不當雖聞牽羊之義亦不信也○張氏汝弼曰以兌居坎之變本爻變則為坎兌為口坎為耳變故聞言終不成坎故不信坎水有信義○馮氏柯曰二卦相因為義故藩決則壯亦取決象合全體觀之壯四陽夬五陽上進而消陰此卦義也分上下二體觀之乾三陽本在上之物下非所居勢必上進不容有一陽之當其前故兩卦乾三陽率與上體為敵其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音訓莧陸氏或相見者陰陽之情也

音胡練反一本作莞華板反晁氏曰虞云莞說也陸陸氏曰如字馬鄭云莧陸商陸也宋衷云莧莧菜也陸當陸也虞云莧蕒也陸商也蜀才作睦親也通也晁氏曰虞蜀作睦和也荀爽云莧陸皆葉柔根堅莧根小陸根大

集解

程子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

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為易斷故取為象○朱子曰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

附錄

陸然若決而決之而不為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朱子語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物難乾其子紅學蒙葉柔根小堅且赤陸商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猥大而深有赤白二種○馮氏當可曰率眾陽以決一陰乃不能去豈非如莧陸之浸潤而失其剛決者耶

纂註

朱氏曰莧蕒澤草也

猶剛明之人與小人處不能无惑唯其得中道故勉為夬決之事決之又決而決不足也五剛明之主也四陽同德比義決去一陰而猶若是下於此者何如哉嗚呼小人得用而在上位據勢要當時士君子所守不固亦或助之雖人王剛明樂其說已亦或安之而去之之難觀決之象可為太息○鄭氏剛中曰五陽並進同力為夬而夬夬之戒獨見於三五者蓋三與六應五與六比當決陰之時二爻容有牽私愛昵近習之心故雖以九五之尊得中行之道而象猶以為未光也○丘氏曰凡陽之決陰遠則不能相及惟比與應當之五比上者也故曰莧陸夬夬三應上者也故曰君子夬夬者言當決而又決不可繫累於陰也○趙氏曰莧音九字上兩點一畫山羊細角也兌為羊因九四牽羊悔云亦有此象陸无水路也君子決小人如驅羊於陸則前无阻帶○項氏曰莧山羊也陸路羊喜登高緣險山羊為甚○吳氏激曰莧字上從艸羊角也中從目羊目也下從儿羊足也故寬字諧莧聲羊羣之行山羊居前謂之引路段○龍氏仁夫曰上體兌羊象高平曰陸五陽連亘有陸路坦夷象爻變之大壯亦有震大塗象

上六无號終有凶 集解

附錄

朱子語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六言无號

程子曰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眾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號號恐懼終必有凶也○朱子曰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朱子曰陰柔小人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取象之義如何曰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戒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邪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无號有凶之時而君子

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蓋不可

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戒深矣錄

若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於夬之一卦丁寧深切其道貴審而不

貴迫所以周防戒備者无所不至又曰君子自治甚嚴治人甚寬固不為疾惡

之已甚未嘗容惡而不去也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甘心於

退屈也眾剛從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而為乾矣若虞朝之去四凶周室之

誅三監葛藟賢材之盛无復貞勝之憂是得決之義也後世眾賢在位得時得

君其始未嘗不欲去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不知夬夬之義而勇於一決機

失事敗禍亂相尋卒貽眾君子之害而家國從之者何可勝數可不戒哉○馮

氏椅曰易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夬一陰之難蓋君子明白洞達難進易

退而小人綢繆固

大彖傳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

居德則忌 ○音訓施 陸始豉反 **集解** 程子曰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

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謂安

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

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

辭也上時掌反○朱子曰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德

則忌 **纂註** 蔡氏曰居其德而不施則與象反矣故忌○李氏舜臣曰居者積

未詳 **纂註** 而不流之謂若傳所謂奇貨可居之居○余氏曰澤上於天則決

上於地則聚○雙湖先生曰澤上於天勢當必決君

子施祿亦當然之事乃以德自居非所宜也故忌

柔傳 夬決也剛

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音訓決陸氏 曰徐古穴反 **集解** 程子曰夬為決義

也健而說決而和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

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為和○朱子曰釋卦名義而贊其德

健則能決外說則能和○李氏舜臣曰健決乾體說和兌體以和說濟健決則

夬之道不傷太過於是為得矣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

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決也天下之事不至于決

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夬 **揚于王庭**

柔乘五剛也 **集解** 程子曰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為乘陵之象

其罪於王朝大庭 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

使眾知善惡也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集解** 程子曰盡誠信

有危懼則君子之道 乃无虞而光大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集解** 程子曰命其眾而知

程子曰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 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集解** 程子曰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

夬決也剛決柔也眾剛決一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決小人之道也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柔乘五剛之上小人據尊位者也必揚其罪于王庭使人主知其惡也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以危事警眾而豫防之則小人不能為害其危乃光也小人利在與兵若舉兵以應之是小人計得而君子敗矣所尚乃窮也剛長至五不容一陰之獨留往

小象傳 一不勝而往咎也 **集解** 程子曰則必決故云剛長乃終也

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無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集解 程子曰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為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

纂註 蔡氏曰先事則當惕及君子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夬夬終无咎也 **集解** 程子曰牽枯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

其行

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集解** 程子曰九處陰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強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

中行无

咎中未光也 **集解** 程子曰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為无咎矣象復盡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

之意深矣○朱 **附錄** 朱子語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子曰程傳備矣 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箇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着便走將那裏去爻雖无此意孔子作象所以禪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則无咎不然則有咎淵中未光也言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云云佛氏云云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集解** 程子曰陽剛君子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无以為也故云終不可長也先儒以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以无號為无號作去聲謂无用更加號今非也一卦中適有兩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九

後學鄱陽董真卿編集

經

巽下乾上

集解

程子曰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

次夬也為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為姤

纂註

邵

曰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決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姤女壯勿用取女

○音訓姤陸氏曰古豆反薛云古文作遘鄭同乾宮一世卦娶今本作取陸氏曰本亦作取七喻反

彖

程子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

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朱子曰姤遇也決盡則為

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

也取以自配必害乎

附錄

朱子語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陽故其象占如此

大雅

纂註

馮氏椅曰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為象王洙易改為今文為姤雜卦猶是古文鄭本同○雙湖先生曰一陰方

生于下甚微聖人遠惡之如此其至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直棄之絕之使无所容豈私意哉不正故也○楊氏萬里曰一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而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一陰生聖人以為君子憂而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郭氏京曰姤女壯勿用取女豕曰女壯勿用取女案繇辭取字下誤增女字豕勿用上脫女壯字勿用取女豕曰女壯勿用取女案繇辭取增女字審詳六十四卦繇豕理例誤脫甚明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音訓柅陸氏曰徐乃履反又女紀反廣雅云止也說文作柅云絡絲跌也讀如昵

字林音乃米反王作柅從手子夏作綱蜀才作尼止反晁氏曰陰云蒼頡篇柅作柅拊柅也許氏說文呂氏字林曰柅絲跌也字或作綱呂女指反案絡絲之器今關西謂之絡塚音墮梁益之間謂之絲登其下柅即柅也說之案尼古文羸陸氏曰劣隨反王肅同鄭力追反陸績讀為累晁氏曰鄭作羸說之案與大壯羸字同訓蹢陸氏曰直戟反徐治益反一本作躅古文

集解 程子曰姤陰作蹢躅陸氏曰直錄反本亦作躅蹢躅不靜也古文作蹢

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一无乎字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為矣○朱子曰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

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
附錄 朱子語金柅或以為止車物或以為絲袞不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可曉廣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于海某謂正是羸豕蹢躅之義當極治時已栽培

得這般物事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道夫
纂註 朱子曰一陰雖弱方來也五

蘭氏曰柅九二巽木之陽○荀氏曰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諭以初宜繫二也順二則吉復往四則凶○項氏曰柅絡絲之跗絡絲柱以木為之跗今不動

以金為之愈堅重矣○馮氏椅曰柅乃禮反止也絡絲跌以金為之金鐵也或謂止車木初六之柔无車象○張子曰豕初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

將申則申矣○徐氏曰金柅謂二繫牽也柔方進而遇二則牽於二而止故曰繫於金柅○雙湖先生曰初六不正故戒以正則吉金二剛象與蒙金夫同柅

巽木象羸豕初陰象周公但於初陰取不必卦內定有坎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音訓

曰本亦作庖同白交反下同鄭
集解 程子曰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

百交反虞云白茅苞之荀作胞
在它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為

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

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

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朱子曰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已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眾

則其為害廣矣
纂註 李氏舜臣曰初本應四遇二得之則為主而四為賓不故其象占如此
可更及四也○潘氏曰二有魚不利賓故四无魚也○

通志堂

余氏曰姤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當如程傳即三人行損一人之意○易氏曰四在外為乾體乾西北賓之位二在內為巽體巽東南主之位初之民為二所包豈四之利哉以義言之民不可事二君初既主二則義不及四○李氏開曰剝之貫魚姤之包有魚皆陽能制陰者也故剝六五无不利而本爻无咎○雙湖先生曰周公爻象何常之有初爻象豕二又象魚五又象九三臀无瓜剝五稱貫魚則一陰為一魚可見或謂巽為魚詳見剝六五爻

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集解

程子曰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

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有一有咎字也○朱子曰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纂註 李舜臣曰易之六爻唯九三自乾以下多厲无咎之辭豈非重剛不中須知戒懼然後危而復安者乎○李氏元量曰雖剛而巽體其體入而伏有下爭初之心初已入二之包非已所得是以見侵且傷而行次且夫以其見侵且傷故厲以其行而欲避故无大咎○雙湖先生曰夬之九四則兌之初以其適當上卦之下取臀象姤之九三則巽之三以其適當下卦之上亦取臀象夬不取三姤不取四者以其乾體故也臀於巽兌陰卦取之也要之夬姤相為反對夬之四即姤之三姤之三即夬之四故其取象之辭同爻位皆陽故无膚以二既得初三復乘二有為二所傷之象

九四包无魚起

凶

集解

程子曰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

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難將作矣○朱子曰初六正應已遇

纂註

徐氏曰四與初為正應宜相遇也於二而不及於已故其象占如此

四遠而不遇雖應而無得故曰包无魚起妄動也彼得則此失四既失所遇安處順守可也苟妄動而求必得之則凶矣○雙湖先生曰初本四之魚先於遇二為所包占則四之包中无魚矣四雖正應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

有隕自天

○音訓杞陸氏曰音起張云苟杞馬云大木也鄭云柳也薛云柔朒木也並同包瓜陸氏曰白交反子夏作苞馬鄭百交反瓜

集解

程子曰九五下亦无應

工花反晁氏曰馬鄭讀為庖說文作匏或從瓜字書通同包與苞外義與張弧作匏匏瓜星名

有之字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已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

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朱子曰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
 潰祀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
 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附錄程子語高宗好賢
 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條有之象也

九五以把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把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把包瓜則至
 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
 佐之說師說○朱子語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纂註郭氏京曰似把誤作
 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淵

瓜初五與初无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木而包在地之果○朱氏曰把似樗葉
 大而蔭○馮氏曰瓜或作甜瓜把或作枸杞○李氏舜臣曰把所制在一陰爻
 中豕魚瓜皆象陰也把叢生性堅而壽瓜蒞柔而不正附麗而生易以滋蔓小
 人之性初六之才也九五包制之有把包瓜象陽明之謂章易遇陰中陽皆曰

含章九五當陰長之世居陽明之位故曰含章一陰之生此造化消息盈虛之
 運非人力所致九五當此時含其陽明之章以中正之道臨制之造次顛沛不
 離於天命之正則所遇之時又何擇哉○王氏大寶曰上位天爻五降於上有
 隕自天之象○雙湖先生曰九五本飛龍在天之主一步之初動才不正昔之

潛龍化為羸豕一小人之進局面頓更事體大異重煩諸君子包制而九五至
 於包瓜含章聽自天之有隕其視聖人作而萬物觀氣象為何如哉為人君者
 宜知所以謹其初矣把瓜皆因巽取象陰在下瓜象巽又為木九五在高位又有把木象

集解

程子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
 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它人之罪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
 朱子曰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其象占與九三類

纂註

徐氏曰上九處姤之窮與初无遇雖吝然亦无咎陰不必遇也○李氏
 舜臣曰當遇之時已獨剛亢不與物合是為吝道然陰方長陽與之遇

者要須有以制之如絲如包可也制之或失必反被陰邪之害獨上九巍然在
 上剛亢絕物雖无所合而亦不近陰邪可无意外之患○趙氏曰當姤之時小
 人固不可使之進為君子計亦不可无以蓄小人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可往

又於二四五言所以包制之道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然
 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蔡氏曰姤者以一柔遇剛而成卦遇非
 正道惟近者得之而正應者反凶也二最近故先有之三之厲以隔乎二而不
 遇也五之含蓄雖无相遇之道而處位中正也上之吝最遠而窮也四之起凶

遇不利正應也○馮氏曰外三爻者內三爻之應初往見凶故四則起凶二包
 有魚故五則以把包瓜三之臀上之角此大象傳天下有風姤后以

施命誥四方

○音訓誥陸氏曰李古報反集解程子曰風行天下无所
 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

徧之象以施其命今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周徧庶物之象
 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
 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
 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教法開闢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
 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纂註蔡氏曰風行天下物无不遇姤之
 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行天下之象○李氏開曰天與萬物相遠而鼓舞之以風后與民相遠而鼓舞之以號令傳曰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羣后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

姤遇也柔遇剛也集解程子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朱子曰釋卦名

附錄朱子語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

纂註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夔孫

李氏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曰蕤賓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賓矣

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集解○音訓娶今本作取陸

程子曰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

故戒勿用取如是之 纂註郭氏京曰勿用上脫女壯字取下誤增女字○李女○朱子曰釋卦辭

女不正之象故曰勿用取女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得婚姻正禮故也若蒙之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不順故亦曰勿用取女 **天地相**

遇品物咸章也集解程子曰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

附錄朱子語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也○朱子曰以卦體言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

天地相遇底 纂註李氏舜臣曰姤巽下乾上有以坤之初六變乾初九二義道理出來淵

月在辰為午南離之光所照耀者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何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集解程子曰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矣○朱子曰

附錄朱子語問姤卦曰姤不是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曰指九五

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 纂註蔡氏曰中正五也以剛

哉集解程子曰贊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

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附錄朱子語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

朱子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附錄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說不同何也

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 纂註司馬公曰姤遇也世之

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學蒙 纂註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

敗不可以力致不可以數求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敘禹稷皋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不然則泯泯於衆人之中後世誰知哉姤之時 **小象傳**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集解程子曰牽者引而進

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朱子曰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包有魚義不及** 通志堂

賓也集解

程子曰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其行次且行未

其行次且行未

牽也集解

程子曰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

無魚之凶

遠民也

陸表力反

程子曰下之離由已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為上

朱子曰民之去已猶已遠之

附錄

朱子語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君民

纂註

徐氏曰民謂初柔

九五

含章中正也集解

程子曰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一有輝光

有隕自

天志不舍命也

陸音捨

集解

程子曰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

纂註

蔡氏曰志于道德仁義不以命不遇而舍之也

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言彼

始其角上窮吝也

窮上剛亦極

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

經

兌上坤下

集解

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為卦

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

萃亨王假有廟

訓萃

陸氏曰存季反兌宮二世卦亨陸氏曰王肅本同馬鄭陸績虞等並

集解

曰王者萃聚天地之道至於有廟極一無極字也羣生至眾也而可一其歸仰

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

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

附錄

程子語萃渙皆立廟因

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良佐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

意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

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

纂註

項氏

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顧朱子語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

利見大人亨利貞集解

程子曰

遂用其說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

天下之

牲吉利有攸往集解

程子曰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

皆一作當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其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

矣若時之一无之字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

通志堂

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與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朱子曰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耳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於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

附錄 朱子語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可以有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淵問卦取聚之意曰數句是占辭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

纂註 朱子曰艮為門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之意答潘謙之

為牛兌為刑殺殺牛以奉宗廟用大牲也○馮氏椅曰象象亦為重門蓋艮上又有二偶畫今此卦象如豫特多五一畫耳故為有廟而九五王之象○鄭氏剛中曰自四以下宗廟之象康成謂艮為門闕巽木宮闕象○胡氏曰人生則精神萃於身既歿雖欲見其容貌而不得聖人觀萃卦設為廟祀以萃祖宗精神於其間以盡孝子之心也○徐氏曰大人五也貞二五位正也當萃之時利見大人則萃道亨也然必利於貞聚不以正其能亨乎大牲血祭之盛也物萃則用大牲以祭所以稱其萃之義也故吉時萃則動无不順故利有攸往○李氏過曰宗廟者人心所係武王伐商載主以行高帝初興立漢社稷皆以係人心也必得九五之位然後為萃之主故曰利見大人萃不以正其終必離故曰利貞○雙湖先生曰萃有艮體自五以下皆艮象止蓄而有萃義又坤土之上有利土陰土得陽土土萃而益

多亦有萃義要之萃所以得名由兌在坤上姑廣其義耳升亦然乎○趙氏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為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為萃二卦若相似也然比者眾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觀之時也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皆附之意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非下順上說不足以為萃豈二五相應而已哉○毛氏曰萃似比何以異乎曰水在地上固相親也而散漫未有所歸故其卦曰不寧方來其爻曰失前禽名分未定不必其皆也澤上於地固鍾於澤者也故曰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 王假有廟利見大人天下一家盛極之時也

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音訓若號陸氏曰絕句戶報反馬鄭二王戶為學反傅氏作偃鄭云握當

集解 程子曰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讀為夫三為屋之屋蜀才同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眾一有聚字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朱子曰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眾以為笑但勿恤

附錄 朱子語不知如何說箇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纂註 蔡氏曰有孚應四也不終柔也三柔相比亂萃者也○潘氏曰陰柔无信守不能終乃亂其萃聚之志至於號泣而為羣陰所笑一握下三陰也○朱氏曰號笑謂四兌口象一握互艮握手象○雙湖先生曰初當萃之始何遽至失信亂萃號呼而貽笑乎皆陰柔不正應又不正故也捨眾陰而往僅

通志堂

以陰陽相得可无咎耳取象有蒙全體義者此爻號笑一握蒙上允良故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

禴音訓禴陸氏曰羊略反殷春祭名馬

集解

程子曰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為

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一作其辭微凡爻之辭關一作開得失二端者為法為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一作持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非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一作其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一有下字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朱子曰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

附錄

朱子語學乃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纂註

徐氏曰二五正應宜萃也二以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影

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淵眾歸於四有位而匪孚雖應猶未萃也人之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二五本應相引而萃則吉无咎○馮氏栢曰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與小畜之類是也本文與五為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於五為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程氏曰用大牲者萃之主也用禴者六二而已○耿氏曰六二柔順自守不求于五而五引之故吉而无咎也○吳氏黻曰為大臣不待禮至然後起則自待輕不足大用是亦為咎○李氏曰六二才柔廉於自進故有引而後從之象○朱氏曰禴夏祭以聲為主祭之薄也○雙湖先生曰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王氏註曰夏則陽盛矣其享以樂為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眾物備

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集解

程子曰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

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一无欲字萃如則為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入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吝吝也○朱子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小可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

纂註

李氏過曰往而萃五則无咎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则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集解

程子曰四當萃

先生曰六三至五互巽亦兌之反體故有嗟如象○鄭氏汝諧曰下二陰皆萃於陽三獨无附故咨嗟怨嘆而无攸利然三不以无應之故能往歸於上雖小吝而亦无咎上體說能巽而受之无咎也

通志堂

大為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无咎也一作矣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一作能无咎也○朱子曰上比九五下比眾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纂註李氏曰下比三陰有得民之象在萃而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纂註得君得民人臣之盛者也○丘氏曰此爻與隨九四同義隨四以上承九五而致天下之隨亦有九五萃有位強臣迫君象故隨以有孚而後无咎萃以大吉而後无咎

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集解 程子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眾而君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

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其位矣一作也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亡之未光心之未慊也○朱子曰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脩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附錄

朱子語問萃卦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脩其元永貞之

德而後悔

纂註

趙氏曰比以九五一陽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亡也錄又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亦可見易中卦爻象象之辭无非

一理所貫也○馮氏曰卦二陽爻所以萃眾陰也九四臣位九五之位則君也故九五之萃為有位以四之位不當之也匪孚有悔也必盡君道元永貞然後匪孚之悔可亡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音訓齋陸氏曰徐將池反王肅將啼反咨陸氏曰音諮又將利反齋咨嗟嘆

之辭也鄭司馬云悲聲怨聲晁氏曰虞作資賻也陸希聲作資才也涕陸氏曰徐音體洟陸氏曰他麗反又音夷鄭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程子曰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齋咨而涕洟也齋咨咨嗟也人之絕之由已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惡絕不知所為則墮獲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狀也○朱子曰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而後可以无咎也

大象傳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

戒不虞

○音訓除陸氏曰如字本亦作儲又作治王肅姚陸績云除猶脩治師同鄭云除去也蜀才云除去戎器脩行文德也荀作慮

程子曰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眾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

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附錄朱子語問澤上於地萃所以戒不虞也○朱子曰除者脩而聚之之謂

大凡物聚眾盛必有事故當豫為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才人多少閒便自有爭所以當豫為之防也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聚奔突之憂故其取

象如此纂註馮氏曰簡治而除舊也除舊置新謂之除猶治亂謂之亂虞猶澤之有防也○雙湖先生曰除戎器澤容水象戒不虞地順象允正秋屬

金主刑殺亦有戎器象○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武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皇之銷鋒鏑鑄金

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又豈戒

不虞之義乎象傳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集解程子曰萃之義聚也順以一作而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

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

不能也說音悅○朱子曰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王假有廟致孝享也程子曰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

至於有廟則其聚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音訓聚以正陸氏曰荀作

則其極也集解程子曰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

纂註郭氏京曰彖利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

見大人亨利貞案彖舉繇辭脫利貞字凡六十四卦彖先舉繇辭後以義結皆無遺漏脫亦明矣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順天命也集解程子曰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

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附錄朱子語順天命說道理髮髯如伊

也故云順天命也○朱子曰釋卦辭觀其所聚而天地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

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

萬物之情可見矣集解程子曰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

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只有者皆聚也有纂註郭氏雍曰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

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小象傳乃亂乃

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引萬物高下散殊成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

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萃其志亂也集解程子曰其心志為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

引

吉无咎中未變也集解程子曰萃之時以得聚為吉故九四為得上

往无

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

通志堂

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

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觀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咎上巽也

集解 程子曰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

纂註 蔡氏曰從上

吉无咎位不當也

集解 程子曰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

善安得為

纂註

郭氏雍曰四得上下之聚

萃有位志未光也 〇音訓

陸氏曰一本

集解

程子曰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

也〇朱子曰

附錄

朱子語問萃九五一爻似亦甚好而反云有位未光也是

了易

齊咨涕洟未安上也

集解 程子曰小人所處常失其互既

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

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

經

坤上

集解

程子曰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

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

南征吉

〇音訓升陸氏曰武陵反鄭本作昇馬云高也震宮四

集解

程子曰升

者進而上也升進一作進升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

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〇朱子曰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

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

附錄

朱子語巽坤二卦拱得箇南

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董氏曰升者柔進而上也柔進而上所以元亨由卦才之善也〇李氏舜臣曰

升首曰元亨何也以畫言也與蠱鼎大有皆九居二六居五故皆曰元亨此蓋

主陽剛之畫有應于上而言之也〇馮氏曰諦觀卦義皆主巽大人指九二陽

為大未有六五而稱大人者〇徐氏曰用見大人五當應二也恤憂也六五柔

中之君用見九二剛中之臣以升于治勿憂勿退但當前進自獲吉也柔退多

憂故戒〇林氏栗曰巽東南坤西南自巽升坤必涉乎離離南方也自南而征

斯為善矣〇雙湖先生曰升互震體自二以上皆震象上行而有升義又巽木

之上有利震木陰木得陽木木升而益高亦有升義要之升所以得名由地中生

木此亦姑廣其 **初六允升大吉** 〇音訓允升晁氏曰說文作鞞

集解

程子曰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

纂註

與之一體故有允升象〇王氏大寶

通志堂

也然初六在下而曰允升大吉者木與土相信而相得則木之升也必銳故也
 ○雙湖先生曰初六一爻為成卦之主升之所以得名者繫焉以兩體觀之巽
 在坤下如未出地之木初其根二三其榦也方其勾未萌甲未拆而根株已備
 其勢必破地而出上升而莫禦長養於夏陵霜於秋傲雪於冬而不改柯易葉
 者皆由於此故有允升大吉之象焉細觀卦體巽為夏兌為秋坤為冬震位其
 間而春氣无乎不貫聖人設卦觀象而命之名與夫爻辭之所由作夫豈苟然
 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集解 程子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
 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

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龜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
 以誠其可以一无以字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
 上者也當内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
 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
 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
 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朱子曰義見
 萃 **纂註** 李氏舜臣曰升者萃之反而升之九二乃與萃之六二爻辭一同何
 卦 **纂註** 也萃六二以陰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陽剛而應六五之柔其
 以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於萃升二爻皆有孚乃利用禴之義而柔辭於萃升
 二卦亦皆有剛中而應之象○雙湖先生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
 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虛實雖不同而孚則一而已○李氏元量曰
 萃之二柔也則疑於進之易故引吉无咎而後孚乃利用禴升之二剛也剛則
 能審義以進故即其才孚乃利用禴而无咎也○ **九三升虛邑** ○音訓虛
 林氏曰二卦不言於五而言於二者貴賤之位也

字空也徐去餘反馬云丘也晁氏曰案篆文无墟
 字四邑為丘丘為虛非空虚馬云虛丘也得之

集解

程子曰三以陽剛之
 才正而且巽上皆順

之復有援應一作者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朱子曰陽實陰
 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

六

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音訓亨陸氏曰許庚反通也馬鄭陸
 績王肅許兩反馬云祭也鄭云獻也岐

陸其宜反
 或祁支反

集解

程子曰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已則止其所
 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

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
 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
 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不
 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
 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
 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王乎○朱子曰義見隨卦

附錄

朱子語張洽問亨于岐山曰只是享字時舉此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人傑
 王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 淵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
 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 **纂註** 李氏過曰岐山西山也此互體兌之
 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 上故曰岐山○胡氏曰詩言太王至
 于岐下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正周原之西也故周謂岐山曰西山文王四十
 一年伐崇始度岐水遷豐則亨于岐山當亦指太王耳若文王則固不終於岐
 矣蓋太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正九三升虛邑事也享于岐山則既遷
 已後之事○馮氏曰岐山禹貢雍州境南○雙湖先生曰本義就周言岐山則

萃而升是二陽降居下三陰反居上故曰柔以時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集解**

程子曰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 **纂註** 馮

元亨也柔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朱子曰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纂註** 馮

橋曰贊曰大亨則元主九二也九二以巽而順上以剛中而應上是以大亨乃上升之象也六五升之主也知九二之才足以升也乃用順應之道以見之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音訓用見陸氏 **集解** 程子曰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

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 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一作有福慶而福慶及物也 **南征吉**

志行也 **集解** 程子曰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 **纂註** 朱氏曰二動

行以見大人往而有慶則其志上行○李氏元量曰升 **小象傳** 允升大

以柔為才而用晦則不及唯南征而所趨者明則吉矣 **吉上合志也** **集解** 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一作道所以大吉

九二之孚有喜也 **集解** 程子曰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為臣之道

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一无又字有可一无可字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牯元吉象云有喜蓋牯於童則易又免

強制之難是 **纂註** 馮氏當可曰二中也五亦中也中誠相感雖五升而不來

有可喜也 **纂註** 以二之孚誠五亦不能不守貞待二而為之升階也二能

感五五能待二乃成升道故 **升虛邑无所疑也** **集解** 程子曰入无人

替二為有喜五為大得志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集解** 程子曰四

阻 **纂註** 張子曰上皆陰 **集解** 居近君之

也 **纂註** 柔往无所疑 **集解** 程子曰四

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

岐山亦以順時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朱子曰

以順而升登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集解** 程子曰倚任賢才而能貞

祭于山之象 **集解** 程子曰倚任賢才而能貞

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一作興 **纂註** 蔡氏曰萃者澤聚於下故九

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由自階而升也 **纂註** 五志未光升者木升於上故

六五大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集解** 程子曰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

得志也 **集解** 程子曰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

富无復增益也升既 **集解** 程子曰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

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集解** 程子曰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

經 坎下 **集解** 程子曰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

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

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居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

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

有言不信

音訓困陸氏曰窮也窮悴掩蔽

集解

程子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

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一作知命一作安義乃不失其吉也况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朱子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困附錄朱子語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窮附錄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剝否睽皆是不好卦只是剝則分明是剝所以分

纂註 曰大曉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見矣

人正位乎二五則其卦安得為困此所謂用易也○徐氏曰兌口不掩言象坎剛中有孚信象坎兌相失故有言不信處困之時當務晦默尚口多言人誰信之困且窮而已故戒○謝氏曰困井相表裏困為塞井為通困則澤中无水井則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困塞而井通明矣○雙湖先生曰以卦體言坎遇兌而成困澤自涸于上坎自流于下兩不相得以卦爻言二為坎主上為兌主又居不相應之地兩不相向皆困之道蓋天地之氣由西而北則其勢順故兌下坎上為節由北而西則其勢逆而坎下兌上斯為困也亨者以卦德言本義盡之以卦才言則二五剛中故亨貞主九五一文言也大人兼指二五當困之時有二五剛健中正之大人以濟之吉无咎矣但二體終不相得故兌言而坎不信其亦居困之時而二五各自為謀者乎看來文王卦辭不過如此若

剛掩之象已是夫子柔傳自發其意就柔傳釋之可也此朱子說見大畜附錄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

谷三歲不覿

音訓臀陸徒敦反

集解

程子曰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

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失一作夫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它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于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耳也株張愚反覿大歷反○朱子曰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問臀困于株木如何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說如何曰恐說臀字不去學蒙

纂註

程子曰臀體之在下者謂本爻○陸氏希聲曰坎於木為堅多心株木之象○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為入于幽谷即坎初爻入於坎窞也○

石氏曰坎北方幽陰之象○雙湖先生曰不覿初不為四所覿四互離有覿象○鄭氏東鄉曰困坎兌相重兌正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得秋氣而蔓草未殺故為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交蔓草葉脫而刺存故為蒺藜之困若初六正大冬之時蔓草為霜殺靡有子遺所存者株木而已三陰故繫以草木之象○朱氏曰私見曰覿初覿四歷三爻三歲也困九月霜降氣也故曰株木曰蒺藜者秋成也大過十月小雪氣也故曰枯楊始五月夏至氣也故曰以杞包瓜瓜生於

四月中氣也。夫三月清明氣也。故曰。莫陸莫陸。三四月生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

享祀征凶无咎。

音訓。紱。陸。音弗。下同。

集解。

程子曰。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與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危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之惠。故為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于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一作。成。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危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朱子曰。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于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附錄。朱子語問。朱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

附錄

朱子語問。朱享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輝祭祀。享祀。想只說箇祭祀。无那自家活人。却享他人祭之說。淵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曰。他得中正。又似取无應。而心專一。底意思。淵。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紱。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甚通。熹之精。

力只推得到這裏。淵問。困于酒食。本義作厭飫。於所欲。是如何。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是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因好物困也。酒食。厭飫。亦是如此。淵。纂註。羊異。雞離。雉。坎。豕。皆食也。坎又為酒。○鄭氏東鄉曰。坎為赤乾。為大赤。二五之爻。乾坎之爻也。故坎象赤紱。而九五象朱紱。○朱子曰。朱紱。謂九五。巽為股。膝以上也。乾為大赤。坤為黃。赤黃為朱。乾為衣。蔽乎膝。上朱紱也。○鄭氏剛中曰。紱。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帶博二寸。斜纏以偪束。其脛自足至膝。冕服者。謂之芾。他服者。謂之鞞。以韋為之。○孔氏曰。古以皮後以帛。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龍氏仁夫曰。案玉藻。再命三命。皆服赤鞞。詩。候人采芣。車攻等篇。皆言赤芾。蓋命服也。然采芣。朱芾。亦人臣服。注云。黃芾是也。二云。朱五云。赤。偶變文耳。陸績云。朱紱。赤紱。享祀。祭祀。互言。无它義。○馮氏椅曰。二五雖非陰陽正應。然在困。悴中。各有出困之材。不容不相援。二陷陰中。在下。不如五尊位。大中。下有九四之助。為有能致之資。可致之勢。此二所以必待五下求。然後應之也。若先往以求。濟前。為六三所掩。九四所阻。其凶必矣。○耿氏曰。享祀。人臣所以事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臣得君。然後能保宗廟而事之。故九二朱紱。方來。則利用。享祀。君得臣。然後能主百神。而禮之。故九五赤紱。徐有說。利用祭祀。○朱氏曰。享獻也。祭祀。上下通稱。

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困于石。據。

集解。程子。

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音訓。蒺藜。陸氏曰。音疾。藜。蒺藜。刺草。

集解。程子。

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草。一。元。刺字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

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一作也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也進退與處皆不可一有則字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一无而字見乎○朱子曰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

附錄 朱子語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淵

纂註 齊氏曰九家易坎為蒺藜又為宮○錢氏曰蒺藜茨草○王氏大寶曰石堅而剛者以柔居剛困于石之象蒺藜剛而多刺柔乘剛象居坎體入宮之象介于二剛而上无應不見其妻之象○雙湖先生曰夫妻隨二體取震艮皆象磐石坎亦石矣皆一陽象二堅如石刺如蒺藜似通

九四來徐 震艮皆象磐石坎亦石矣皆一陽象二堅如石刺如蒺藜似通

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晁氏曰案余古文金車 陸氏曰本亦作金輿 **集解** 程子曰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己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他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

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朱子曰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為九 **纂註** 徐氏曰來謂初來應也徐徐緩貌○齊氏曰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纂註** 坎為車輪飾以兌金故曰金車○胡氏曰九四欲來初六之心即初六欲觀九四之心其未觀未來者一時之困耳時移困解則欲觀者終於觀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劉氏槩曰九二有載物之才非困四者也四有畏焉故曰困于金車以畏而困亦已吝矣然非若六三之无與也二終不困我而獲初之應故曰有終○雙湖先生曰蒙六三金夫姤初六金柅皆指九二此爻

九五劓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 祀○音訓劓陸氏曰徐魚器反則陸氏曰徐五刮反又音月荀王肅本劓則作不艱軌云不安貌陸績同鄭云劓則當為倪倪京作劓劓案說文劓斷也晁氏曰案象數當作倪倪即艱軌之古文也 **集解** 程子曰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與上六字同祭祀陸氏曰本亦作享祀 **集解** 足為則傷於下也上下皆指於陰為其傷害劓則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一作至誠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

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朱子曰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為九 **纂註** 徐氏曰來謂初來應也徐徐緩貌○齊氏曰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 **纂註** 坎為車輪飾以兌金故曰金車○胡氏曰九四欲來初六之心即初六欲觀九四之心其未觀未來者一時之困耳時移困解則欲觀者終於觀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劉氏槩曰九二有載物之才非困四者也四有畏焉故曰困于金車以畏而困亦已吝矣然非若六三之无與也二終不困我而獲初之應故曰有終○雙湖先生曰蒙六三金夫姤初六金柅皆指九二此爻

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一无者字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一无有字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朱子曰劓刑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

纂註 陸氏希聲曰五以剛中處位能去小人以救中又利祭祀久當獲福

故刑而去之○李氏椿年曰朱紱外晦內明陽含於中之色赤紱外明著見陽赫於外之色陽含於中无為以臨人之道陽赫於外有為以事人之義斯于宣王考室采芑方叔南征皆朱芾斯皇有臨人之道朱紱赤紱皆祭服○王氏曰天子朱諸侯赤者朱紱以臨其眾君道也故諸侯在其國亦黃朱而方叔受其命服則朱紱會同赤紱以別君臣之道故會同有繹則赤紱○馮氏栻曰赤紱諸侯朝王助祭所服困則不行此禮象又曰赤紱雖不專為祭祀然二五皆有祭享之解則知二之朱紱方來為天子方岳柴望之事五之赤紱為諸侯助祭之行其象如此又曰九五刑小人二始來助祭乃徐有說說王允言○徐氏曰二五同德始雖未應終則應也○李氏過曰刑下之小人謂下與初小人既去則所困之赤紱乃徐徐而來以同德相說也○蔡氏曰享狹祭廣君臣之用異○雙湖先生曰赤紱則詩侯人三百赤紱采菽赤紱在股天子所予車攻赤紱金馬記玉藻一命緼紱幽衡再命赤紱幽衡三命赤紱葱衡大夫以上赤紱乘軒則赤紱為臣下服明矣若朱紱則采芑云方叔受其命服朱芾斯皇乃方叔受命之服方叔周宣王卿士斯干云朱芾斯皇乃宣王所生子之服程傳未知

何據惟白虎通云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紱註疏家亦云天子諸侯大夫士紱各有制程傳想本此但於經无證耳芾鞞紱並通用此愚初編所述今諸家可以參考祭享取坎有幽陰之象兌為巫為口舌亦有事神之象豈困之時固自有禱祠之事邪

上六困于葛藟

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音訓藟陸氏曰力軌反似葛之草本又作藟毛詩草木疏云一名巨荒似藟

莫連蔓而生幽州人謂之惟藟臲陸氏曰五結反王肅妍喆反說文作劓牛列反薛同臲陸氏曰五骨反又音月說文作劓云不安也薛云作杌字同晁氏曰案古文作倪仇曰陸氏曰

集解 程子曰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音越向云言其无不然

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朱子曰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

纂註 馮氏當可曰葛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馮氏當可曰葛藟上六之象○虞氏曰巽為草葛藟之象○雙湖先生曰藟蔓生交柔之象○鄭氏汝諧曰其應在三三以柔附已而牽之困于葛藟之象所附者五五以剛載已而難安臲卼之象○朱氏曰發聲兌口之象○李氏椿年曰自曰以上困之極也自曰以下處困之極而思有以通之也動固悔矣與其靜而无悔孰

若動而有悔為窮之通往則吉也○耿氏曰處困之終有自通之路知柔不可牽舍之可也剛不可乘去之可也○鄭氏剛中曰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是也故征吉○趙氏曰五爻皆不言吉獨於上六言吉者要當時而不可欲速也九二征凶九四來徐徐九五乃徐有說至上六始有征吉之辭

大象傳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集解**

程子曰澤无水困乏之象

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墮獲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朱子曰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附錄

程子語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

子蓋命苟不知无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為君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朱子語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大雅問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无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却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

纂註

鄭氏汝諧曰在命者不可求在志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湖先生曰水在澤下是澤漏而无

彖傳 困剛揜也

○音訓剛揜陸氏曰本又作掩於檢反李

於範反虞作弁

集解

程子曰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掩蔽也陷於下而掩

○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

纂註

元所歸咎故以剛自掩為辭蓋卦為君子

○馮氏曰下卦陽也陽寡而陷於二陰之中上卦陰也陽雖衆而在一陰之下

陰為之主此陽剛之困君子窮之象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集解

程子曰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為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

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

附錄

朱子語不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說音悅

這句自是

纂註

楊氏萬里曰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

也亨不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龍氏在夫曰所字合為句亨字

為句所如艮止其所之所雖在困中不愧不怍泰然不失其常處此之謂亨能

剛有應有輔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集解

程子曰困而能貞大人所以

與二是也非剛中則

纂註

南軒張氏曰唯大人能處困凡人處

有言不

信尚口乃窮也

集解

程子曰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

以卦德卦

纂註

張氏根曰兌為口在上故曰尚口乃窮○李氏過曰當孫言

象文王卦辭初元是也以說處險則剛雖見掩而不失其所亨其唯二五剛中

之君子乎又以卦德論之也貞大人吉无咎而釋之以剛中也之辭歸重又在

九五一爻上有言不信而釋之以尚口乃窮也之辭是說

上六雖窮於言而終不見信於坎坎兌相失而成困象矣

集解

程子曰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

矣

纂註

張子曰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

困于酒食中有慶

也

集解

程子曰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

附錄

朱子語問中有慶也是如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不祥也

集解

程子曰據于蒺藜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

效故云不見

來徐徐志在下也

雖不當位有與也

集解

程子曰四

應於一无吝字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

剗則志未得也乃

來雖居不當位為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集解

程子曰始為陰

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集解

程子曰始為陰

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

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

纂註

李氏過曰象以君子未得志而施刑故曰志未

則能一无能字亨天下

纂註

得九二居中而相應故曰以中直祭則受福故

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

曰受

福也

集解

程子曰為

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

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

集解

程子曰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

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

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附錄

朱子語井象只取巽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訓井陸氏曰精領反周書云黃帝穿井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云化益伯益也

集解

程子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

以清潔為義震宮五

集解

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

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

附錄

朱子語井是

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

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淵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音訓汔陸氏曰徐許訖反幾也王肅其乞反繙陸氏曰

集解

者橋徐又居密反鄭云綆也方言云關西謂綆為繙郭璞云汲水索也羸陸氏曰案見大壯姤程子曰汔幾也繙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繙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萑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朱子曰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繙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附錄

朱子語汔至略作一句亦未繙井羸其瓶是一句

纂註

徐氏曰以

卦體言初柔為泉眼二三剛為泉石四柔為井中空處五剛為泉實已汲將出井也上柔為井空處有全井象○李氏舜臣曰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劉創京于豳之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也又曰坎者天一之水也見于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多以險諭其在卦而得水之真性者井是也以畫觀之一陽實其中二陰圍其外譬之陽氣初回暖律於凝陰之中冬水因之而變温此坎之真性也嘗以此觀天下之水其在冬而温者獨井泉而已蓋得之地脉不失其本真及注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剝失其本性无復有向來一陽之温矣載觀井泉之水在人身則精血是也

川流之水在人身則涕洟之類是也精血固藏者乃井泉生動之性而涕洟往而不反者諸水下流之失也○馮氏椅曰凡川流趨下之水皆雨之所降會而成流者也若穴地得泉乃天地之英水之元也反之吾身為涕唾便泉皆鹹而在下者也惟舌根之竅其津甘美古人以譬井泉是也若坎之氣騰而為雲降而為雨集而成川則離其真久矣是以君子不貴也又曰繙關西謂綆汲水索瓶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无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罍渡師如樽壘古皆用木疑古以木為瓶從缶則又瓦為之者此象巽木无疑○丘氏曰繙巽繩象瓶坎缶象○雙湖先生曰井卦辭專論卦變井固困反體亦困變體困二至四互離為市邑象自困六三上往為井六四困九四下來為井九三則離已改居上矣是改邑也而二五剛中為井泉者初未嘗改是不改井也无喪无得邑之改者初不見其喪井之不改者亦不見其得往來井井困六三上往居四成上體之井困九四下來居三成下體之井也井以三陽為泉陽上至五幾至井口矣而巽繩在下是未繙井也二至四互兌為毀折三至五互離為腹象瓶而兌上交正當離中而毀折之是羸其瓶也泉幾至而未繙瓶已羸而莫達是无及物之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音訓泥陸乃計反象同禽晁氏曰崔云禽古擒字

集解

程子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

獲也說之案崔識之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一无可字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為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所舍

也○朱子曰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纂註朱氏曰初六自坤上來汨之泥也互兌口在上不食也乾初九往為坎水去泥存舊井也離為飛鳥四不應初无禽也○李氏椿年曰舊井廢井也○馮氏曰易之取象不一而足皆緣改邑為義井雖不改而汲之者少則泥而不可食不汲不食則廢井矣○徐氏曰人品污下不能強於為善无用於世為人所弃觀於此爻可以知所當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音亦云厭也荀作邪鮒陸氏曰音附魚名也子夏謂蝦蟇甕甕陸氏曰屋送反李於鍾反鄭作甕云停水器也說文作甕云汲瓶也敝陸氏曰婢世反王徐扶滅反漏晁氏曰陸希聲作屢

集解程子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一作出上而養人濟物今乃下就汚泥注於鮒而巳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乎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朱子曰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

附錄朱子語程沙隨以井卦有井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比

纂註徐氏曰井谷者井旁穴也射下注也鮒泥中之象廣鮒沙隨以為蝸牛

應與下比初六不上出而下注有井谷射鮒之象又為泉實可汲而在甕敝漏之象在井而射鮒在甕而敝漏皆无與之故也嘗謂人才生世自非果於暴弃甘為下流之歸者不可與為善苟陽剛之稟資質之美者皆可以進德良由上无應與而為之誘掖汲引者故上達之難下達之易也○馮氏椅曰鮒或謂蝦蟇或謂鱖鮒○項氏曰鮒常處泥中得水即活○雙湖先生曰姤初六幽谷只取陰爻中段象則此爻稱井谷射鮒谷與鮒皆指初爻明矣甕敝漏象難取恐承上三五互離為甕為兌體毀折以致敝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

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音訓渫陸氏曰息列反徐又食列反黃云治也惻陸氏初力反說文云痛也

集解程子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効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汲音急○朱子曰渫不停汙也井渫不食而使人惻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

附錄朱子語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馮氏椅曰淘井曰渫浚治也○朱氏曰巽為股為入以收拾人才淵

淵若非王明則无

也我九三自謂上六坎體為加憂為心病故為我心惻坎在井上坎為輪井車汲引之象五為王互離為明王明則受福矣○徐氏曰惻傷怛也三以剛乘剛有井渫象在下又有不食象○李氏士表曰有已渫之德而未食者未離乎下也夫泥而不食自取之也渫而不食寧不惻然哉時焉而已耳

井甃无咎

○音訓甃陸氏曰側舊反馬云為瓦裏下達上也子夏云修治也干云以甃疊井曰甃字林云井壁也

集解

程子

曰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修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朱子曰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

纂註

徐氏

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曰四下乘井渫之剛雖才柔未能上出然无初之泥非二之谷上承井渫之剛將上出矣砌甃其井修治之使勿壞雖未有濟物之功亦可无咎○丘氏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污蓋不渫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内外交相養之道○項氏曰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修而為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修而為甃甃所以禦泥而達泉也有閑邪存誠之功故為修井之象○朱子曰古者甃井為瓦裏○雙湖先生曰四本坤爻土也居坎初水也水與土合離火然之而成瓦有用瓦甃井之象漢上謂瓦裏是也故甃字從瓦

九五井冽寒泉食

泉食

○音訓冽陸氏曰音烈潔也說文云水清也王肅作例

集解

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冽寒泉食也

冽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一而後言元吉○朱子曰冽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為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

纂註

程氏曰水之始達曰泉坎水正性則寒○鄭氏剛中曰水生天一於方為

此坎宮之陽以其在北故寒有陽故冽○朱子曰說文冽清冽也井五月卦陰氣自下而上井寒矣故九五有寒泉象兌口承之有食象○王氏曰泉惟寒則清冽而甘故人汲而食之○郭氏雍曰冽言井之修潔主人言寒言泉自然之性王天理言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為至矣○毛氏曰三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甃下未汲故不食五出乎甃已汲故曰食○鄭氏東卿曰井以陽為泉者水固天之一陽而生也巽二陽一在地位趨下射谷而非井矣一在人位居甃之下汲之不及不若坎之一陽浮溢於甃上也井欲溢而鼎戒盈德與器之辨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吉

○音訓收陸氏曰徐詩救反又如字馬云汲也陸續云井榦也荀作甃晁氏曰虞云收鹿盧收緇也勿陸氏曰干本勿作罔幕陸氏曰音莫覆也

集解

程子曰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

常大善之吉也夫一作人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朱子曰收汲取也晁氏曰收鹿盧收緇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原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掇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則必有孚乃元吉也

附錄

朱子語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淵

纂註

朱氏曰坎為輪在井上下應巽繩收也玉篇謂以物覆井曰幕○楊氏萬里曰上六爻畫開勿幕之

象○李氏過曰井六爻綱領最好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
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既甃則井道全矣故五爻井冽而泉寒上爻井收
而勿幕功用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又曰初與二在井之地故初泥而二谷三
與四人位必盡人事故三渫而四甃五與上則得之天矣是以三才之位取義
也○丘氏曰內卦井道小成外卦井道大成又曰合六爻觀之泉井實也先儒
以三陽為泉三陰為井陽實陰虛之象也九二射鮒九三井渫九五寒冽曰射
曰渫曰冽非泉之象乎初六井泥六四井甃上六井收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
象乎以卦序言之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已潔之泉也五之冽則可食之
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則出汲之井矣又以二
爻為一例初二皆在井下不見於用故初泥二谷三四皆在井中將見於用故
三渫而四甃五上皆在井上已見於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

大象傳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

勞民勸相

○音訓上陸氏曰如字師又時掌反勞
陸力報反相陸氏曰息亮反王肅如字

集解

程子曰木承水
而上之一作來

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免以相助
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朱子曰木上有水
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附錄 朱子語問木上有水井之義曰如
樹末此則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潮水珠雖藏
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曰然問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
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又問程子井桶之
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張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

後面羸其瓶之說不相合也 個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
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
行之象問是桔槔之類答云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
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淵

纂註

李氏士表曰
象之所像不

一而足期於盡意而已木上有水非井也井之用也亦猶木上有火非鼎也鼎
之用也○蔡氏曰井之水自下而上木之水亦自下而上故取以為象勞民坎
象勸相異象○程氏曰君子置井疆以養民使之稼穡必有以勞之未知所為
則勸之已為而力不給則相之○李氏開曰坎勞卦水之出也不勞而人以爲
勞則有之矣勞其勤苦而勸相其不足則井為無窮之用○雙湖先生
曰蔡氏謂勞民坎象可取諸勞卦義勸相異象亦可取諸命令義也

彖傳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音訓上陸氏曰如字師又
時掌反養陸氏曰如字徐以

集解

朱子曰以卦
象釋卦名義

在坎水中巽水而上亦猶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蓋汲井之象也井
之汲為烹飲澆濯日用可既乎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音訓是氏曰案徐氏云改邑不改井
下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王昭素

集解

程子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一
作無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

取徐
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
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

纂註

林氏栗曰井者君子之德井不可改以其
剛中也剛中者泉在中也○朱氏曰君子

象○李氏過曰井六爻綱領最好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既甃則井道全矣故五爻井冽而泉寒上爻井收而勿幕功用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又曰初與二在井之地故初泥而二谷三與四人位必盡人事故三渫而四甃五與上則得之天矣是以三才之位取義也○丘氏曰內卦井道小成外卦井道大成又曰合六爻觀之泉井實也先儒以三陽為泉三陰為井陽實陰虛之象也九二射鮒九三井渫九五寒冽曰射曰渫曰冽非泉之象乎初六井泥六四井甃上六井收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象乎以卦序言之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已潔之泉也五之冽則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則出汲之井矣又以二爻為一例初二皆在三渫而四甃五上皆於用矣故五言食而

經解二十一 書

計八本

四皆在井中將見於用故

上有水井君子以

勞民勸相

○音陸力

尚書表注 尚書纂傳 書傳

集解

程子曰木承水而上一作來

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免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朱子曰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附錄 朱子語問木上有水井之義曰如樹末此則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潮水珠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曰然問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又問程子井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張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

後面羸其瓶之說不相合也 備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是桔槔之類荅云亦恐是如此又云木上露珠
纂註 李氏士表曰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淵
象 勸相異象○程氏曰君子置井疆以養民使之稼穡必有以勞之未知所為則勸之已為而力不給則相之○李氏開曰坎勞卦水之出也不勞而人以爲勞則有之矣勞其勤苦而勸相其不足則井為無窮之用○雙湖先生曰蔡氏謂勞民坎象可取諸勞卦義勸相異象亦可取諸命令義也
彖傳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音訓上陸氏曰如字師又時掌反養陸氏曰如字徐以

集解 朱子曰以卦象釋卦名義

纂註 李氏舜臣曰坎三爻二陰在外為險陷井象也

一陽居內陷二陰之中泉象也以巽遇坎巽木在坎水中巽水而上亦猶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蓋汲井之象也井之汲為烹飲澆濯日用可既乎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音訓是氏曰案徐氏云改邑不改井下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王昭素

集解 程子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一

取徐說 作無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

纂註 林氏栗曰井者君子之德井不可改以其

剛中也剛中者泉在中也○朱子曰君子

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

纂註 剛中也剛中者泉在中也○朱子曰君子

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

窮居不損大行不加非剛中不變能之乎○郭氏京曰案不改井下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凡彖先舉卦名釋訖次舉繇辭後以義結六十三卦无如此者足明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集解**
程子曰雖使幾至既未為用亦與未繙井同井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也○朱子曰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

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
纂註 晁氏曰或謂五井冽寒泉食是陽剛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渫不食是水未見於用未有功也二甕敝漏是既不得水并其瓶而亡之羸其瓶而凶者也

小象傳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程子曰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

舍音不同○朱子曰言為時所棄
井谷射鮒无與也**集解** 程子曰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
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集解** 程子曰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

也既以不得行為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
井甃无咎修井也**集解** 程子曰井甃治而不見食乃人有福志切於行也○朱子曰行恻者行道人皆以為恻

集解

程子曰甃者修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一作若能修治一有亦字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

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子曰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也九五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吉在上大成也

程子曰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成功



離下兌上

集解

程子曰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

之以革也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尅相滅息者也所以為革也又二女同居

貞悔二

音訓革陸氏曰馬鄭
集解 程子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

信從元亨利貞悔二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專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二也革而无甚益猶一有有字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朱子曰革變革也兌澤

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

附錄

朱子語鄭少梅解革卦以為風爐亦解得好初為爐底二為爐眼三四五是爐腰上

是爐口易說少梅說易象中孚小過革鼎這是他說得好處他却盡欲牽合傳合少間便疎脫今且於正段處理會却些少零碎亦用得一向理會這箇便不

纂註

鄭氏東卿曰革有鼎革生為熟之象故爐鑄之象為正蓋以離火

曰兌之三畫陰潤在上是為澤澤之陰潤是為水水澤之氣凝結而成秋之肅是為金金與水澤之氣皆畏火者以金得火則銷水澤遇火則燥而且涸故離兌相遇為革革者金水之氣遇火而變易其故常有革去故之象也又曰火與金水澤之氣交戰若不相為用而金得火成器水得火成煖革之者乃利其用也故曰已日乃孚言不信于方革之時而信于已革之日也○王氏曰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革之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蔡氏曰革不可遽必已日而後革已日二日也○徐氏曰元亨利貞悔亡者變有大通之理也然必利於貞則其悔可亡變不以貞則事有不可勝悔者古人所以重改作也○程氏曰澤火不相遇則睽相遇則革革也者從其所勝而已○朱氏曰已日先儒讀作已事之已當讀作戊己之已十日庚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已者浹日也又曰无妄之震納庚革之離納已故有此象○馮氏曰已干名朱氏正之六二同卦以庚為義取庚日至己旬日矣故人從乃孚其革而大亨者利在於正而其悔亡蓋革易有悔也又曰周官垂法于象魏浹日而斂之浹日則人已相孚可以斂之而不示也○雙湖先生曰洪氏隨筆云已日惟朱子發改為已日僧曇瑩云作已亦可十二辰自子至己六陽極變午己日乃孚也是知好奇固

黃牛之革

○音訓鞏陸氏曰九勇反固也馬同

集解

程子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動而

初九鞏用

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朱子曰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謂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為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纂註

馮氏曰變革與皮革字同義異如履之為禮噬嗑之為市合易中率取其聲同則不拘其本義也○毛氏曰易道尚變故貴之爻有不貞者存

損之爻有弗損者在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反其變革為黃牛之革鞏而固之戒其輕也革而當其悔乃三戒之於初所以全其革也○呂氏曰六二居中柔順故曰黃牛與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同義○雙湖先生曰離卦象離為牝牛又曰黃離則黃牛為離象矣

吉无咎集解

程子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

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及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為之事也○朱子曰六二陰柔中正而為

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革矣然必已日自然
纂註蔡氏曰一爻為一日過
 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
 可革之時征即革之謂五剛為應故吉而无咎○李氏舜臣曰初至二已日象
 卦辭已日乃孚元亨利貞其六二當之歟○王氏湘卿曰納甲離屬已二爻離
 之主故言已日二旬之中未至於已不可革也○王氏曰二
 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
九三征凶貞

厲革言三就有孚

集解

程子曰九三以剛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
 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
 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
 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
 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
 信而眾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一
 懼而不為則失時為害惟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
 論至於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占復而後革之則无過矣○朱子曰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
 於革者也故其
 至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
 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義則危就成也初未可革二則革之三則有孚故曰三就有孚
 下卦之終火進遇澤故征凶也○毛氏曰火居澤下能无危乎
 往則凶而居則
 危本爻適當其會也○朱氏曰與上六兌口為應革言有孚之
 象○石氏曰三
 就則議之之審所以有孚○馮氏倚曰六二應九五之君革於
 已日之後故征

則吉九三應上六之窮革
 道已成故征則有凶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集解程子曰九
 四革之盛
 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
 革之勢也得近君
 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一有孚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
 際革之用也
 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
 悔乃亡也革之
 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
 也既事當而弊
 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
 唯其處柔也故
 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
 无常也隨時而
 已○朱子曰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
 時而剛柔不偏
 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
 有其德而當其
 時又必有信乃
纂註雷氏曰无應悔也與九五同心同德九五信之不疑故
 悔亡而得吉也
 悔亡○耿氏曰以陽居陰有悔當水火交會之際如火
 之極則水當代王至此可以改制以五行則水火當更離火兌
 金正夏秋之交○
 蔡氏曰革前有悔悔亡革而當也當則人心皆信之矣故可改
 前之命令湯武
 革命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集解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
 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
 變龍虎大人之
 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
 大人中正之道
 一作德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
 天下蒙大人之
 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朱子曰虎大人之象變謂
 希革而毛毳也
 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
 為革之主故有

則吉九三應上六之窮革
 道已成故征則有凶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集解程子曰九
 四革之盛
 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
 革之勢也得近君
 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一有孚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
 際革之用也
 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
 悔乃亡也革之
 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
 也既事當而弊
 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
 唯其處柔也故
 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
 无常也隨時而
 已○朱子曰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
 時而剛柔不偏
 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
 有其德而當其
 時又必有信乃
纂註雷氏曰无應悔也與九五同心同德九五信之不疑故
 悔亡而得吉也
 悔亡○耿氏曰以陽居陰有悔當水火交會之際如火
 之極則水當代王至此可以改制以五行則水火當更離火兌
 金正夏秋之交○
 蔡氏曰革前有悔悔亡革而當也當則人心皆信之矣故可改
 前之命令湯武
 革命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集解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
 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
 變龍虎大人之
 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
 大人中正之道
 一作德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
 天下蒙大人之
 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朱子曰虎大人之象變謂
 希革而毛毳也
 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
 為革之主故有

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附錄

朱子語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

變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裏破補這一些如聖人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爐鞴相似補只是錮露聖人都是渾淪換過

革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易說伊川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

正故曰大人虎兌象虎變威德變動自然變化之義○朱氏曰兌為虎虎具天地之文然未著也變則其文炳然○馮氏當可曰兌應西方白虎之宿又曰虎西方肅殺英靈之正氣其德配龍蓋神獸也○馮氏倚曰大人虎變湯武革命即位之象虎言其威武變言其為大君也又曰凡大事必假卜筮然後占其吉凶舜之命禹亦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有如室家相慶於來蘇之先未占而已有孚矣蓋孚之有素也與政令之革已日乃孚之義不同○錢氏曰

虎者毛蟲之長君之象真虎之變其文炳煥弄斧操懿陰謀禍賊以盜天下狐鼠鬼蜮之儔耳視虎變何如哉○雙湖先生曰文王卦辭於蒙比發筮義周公又於此爻發占義不但可見易為卜筮作又可

革面征凶居貞吉

集解

程子曰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

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

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又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為六戒乎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一兀也字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朱子曰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

附錄

朱

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

語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漸漸好曰然又曰乾卦到九四爻

纂註

朱氏曰兌陽稱虎陰稱豹陸績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方變了學蒙

豹水也而同位於寅虎豹同象而異爻虎大豹小故虎在陽位豹在陰位也九五自離來火也上六兌體之陰水也離二文之中故二交五而文炳明離三文已過故三交上而文蔚茂三交上成九君子豹變也上交三成六小人革面也○項氏曰革面非謂面革而心不革面者向也古者面皆謂向如牆正面南面

皆是○楊氏萬里曰不得尊位大中而變者其文蔚然非若虎變之炳也上六居過中之位時位不及於九五故所變者革面而已○馮氏當可曰牛虎豹皆有革當革卦而取皮革之義易之所以為通也牛革取其固虎豹之革取其文

以治歷明時集解

程子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

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朱子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附錄

朱子語問革象

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易說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治歷明時非謂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歷明時底道理淵澤中有火自與治歷明時不甚相于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些意思便說易說澤中有火革是言陰陽相勝復故君子治歷明時高問革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以中女繼少

女故曰革

纂註

項氏曰兌為巫史治歷之象離為日中明時之象○朱氏曰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而周十二次盡斗二十

六度則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歷更端矣牽牛者星紀也水之位也日月交會于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歷更端者革也昔黃帝迎日推策始作調歷閱世十一歷年五千而更七歷至漢造歷歲在甲子乃十一月冬至甲子朔為入歷之始是時日月如合璧復會于牽牛距上元太初初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蓋日月

盈縮與天錯行積久閏差君子必修治其歷以明四時之正所謂四時之正者冬至日月必會于牽牛之一度而弦望晦朔分至啓閉皆得其正矣日月不會者司歷之過也震嘗問歷於郭忠孝曰古歷起於牽牛之一度沈括謂今宿於斗六度謂之歲差何也曰久則必差差久必復於牽牛牽牛一度者乃上元太初起歷之元也○史氏曰歷代之歷惟大衍得其正唐一行作蓋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易六十四卦自乾順數之至於革適當四十有九聖人於彖曰湯武革命於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夫湯之歷起於甲寅周之歷起於丁巳謂之革命則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歷君子治歷而取象於革豈不以大衍之數為或然邪○雙湖先生曰以兌繼離是以

秋繼夏有暑往寒來之象故以之治歷

家傳

革水火相息二女

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音訓水晁氏曰案兌元為水之象此字必誤惜乎古今無一人辨之者不然

集解

程子曰澤火相滅息又

革則既濟也且火澤為睽矣息陸氏曰如

字馬云滅也李斐注漢書同說文作熄

附錄

程子曰澤火相滅息又

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朱子曰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革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

息而後生息也

附錄

程子曰澤火相滅息又

一事息則一事生中元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生而歲成焉絢○朱子語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曰意則一但變韻

而叶之耳易說

纂註

王氏安石曰澤火非如坎離有陰陽相逮之道其相

遇則相息而已其相息也唯勝者能革其不勝者

通志堂

通志堂

耳○蘭氏曰少女反在外而前中女反在內而後故不謂之行而止曰不相得
 ○李氏舜臣曰澤火相息必有一勝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不能以敵南
 方之正火兌之陰畫下有二陽畫限之而離火從下曠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
 有溫泉而无寒火又曰睽豕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豕曰二女同居其志
 不相得不同行不過有相離之意故止於睽不相得則不免有相克之事故至
 於革○李氏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未若澤火相息其勢不能兩存也二女同
 居其志不同行未若志不相得其勢不能兩立也此睽與革之分也○雙湖先
 生曰水火相滅息人皆知之相生息人或不知也李隆山云水火之用在世間
 元日不相革要取其盛多者言之耳火盛於南方巳午之地而水則胚胎於巳
 午之間水盛於北方亥子之地而火則胚胎於亥子之際故火用事則水在胎
 息之中水用事則火在胎息之中水火二者相息如此此以生息言也然此特
 論坎離之水火兼以氣言之耳兌澤之水質雖同而氣則異且以離遇兌而為
 革此正夏秋相繼之卦兌於秋已不止為澤而為金其為水勝火而革之歟抑
 亦火克金而復授以金也說者謂六月乃土長夏之月故火生土土生金耳四
 序有相生而无相克也歷觀彖辭兌遇諸子之卦无有取象於水者兌遇離而
 為睽亦只以澤言唯於革夫子欲論相息之義以水火為言耳以離火遇澤若
 天色久亢澤水无有不被離日曠
 乾者矣隆山少陰氣之說得之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陸氏曰一本
 无之
集解
 程子曰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
 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
 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
 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

革而當其悔乃三集解

程子曰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兌
 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

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
 故悔二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
 則新舊之悔皆二也說音悅
 ○朱子曰以卦德釋卦辭
纂註
 趙氏曰變革之難非內明而外說不可也
 郭氏雍曰明故見於未革
 之先說故見於已革之後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集解

程子曰推革之道極以
 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

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
 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
 止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一作事遷易
 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朱子曰極言而贊其大也
附錄

朱子語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番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
 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露家事相似若是更
 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苴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如此學蒙
 易言順天應人後來盡說應天順人非也易說順天應人革就革命上說言順
 天理應人心胡致
纂註
 李氏曰夏革春而陽事畢春革冬而陰事畢時變
 堂管見中辨得好
 係焉湯革夏而為商武革商而為周天命係焉○
 馮氏曰湯武應九五上順上六天也下應六二人也○蔡氏曰豫遯姤旅言時
 義者言當其時處其義也坎睽蹇言時用者言當其時妙其用也頤大過
 通志堂

解革言時者言當謹其時也隨言隨時之義者言當隨時為義也○雙湖先生曰案梁武帝受禪顏見遠不食卒武帝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夫事管見曰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乎天也應者對感而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順乎天者順理也後世務名不務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罔察至以為尊號則其失之也遠矣

小象傳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集解 程子曰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固也

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音訓行陸如字又下孟反

集解 程子曰已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

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集解

程子曰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己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朱子曰言

己改命之吉信志也

集解

程子曰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一作也革之道以上

下之信為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音訓炳陸兵領反

集解

程子曰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

革面順以從君也

○音訓蔚陸氏曰音尉又紆弗反廣雅云茂也數也又作斐是氏曰說文作斐分別文也易君子豹變其

文斐

集解

程子曰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也革雖一作唯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

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

纂註

蔡氏曰蔚者隱然有文之謂柔暗故有此象

經

離上

集解

程子曰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

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則取其象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下植為足中實為腹受

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一无亦字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

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然之象火之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一作諸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制器取

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眾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一无卦字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

之象乃人為也曰固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為義也

元吉亨

○音訓鼎陸氏曰丁冷反法象也即鼎器也離宮二世卦

集解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亨文美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美明矣○朱

子曰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

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

占曰元亨

纂註

郭氏忠孝曰聖人明卦必以道獨井鼎以器者道器一也由道可見器由器可推道也○雙湖先生曰易六十四卦取象

凡三頤井鼎是也頤則象在卦先井鼎則制器必在卦後卦伏羲所作凡天下之器寧有先於卦者乎鼎以形言則足腹耳鉉已具以實言則乾兌皆金

巽亦兌金反體又有巽木離火兌水以致烹飪之用而巽雞乾亥豕伏坤牛兌羊離雉龜鼈之屬亦皆足充鼎之實而成其致養之功推之如夫子所謂享帝

養聖賢者豈非大善而亨通之道乎卦辭元亨之占凡四大有蠱升鼎是也自元亨外無餘辭唯大有與鼎大有以一陰有五陽而為大亨鼎有天下之重器

其占固宜與大有同矣又非蠱升所可同日語也若常人占得二卦隨其高下亦有元亨之義

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

集解

程子曰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

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

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為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無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

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為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朱子曰居鼎之下鼎趾之

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

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也

附錄

朱子語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番轉了却能致利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

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備得妾以其子得妾是无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被謂子為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淵

為趾則初畫偶而欠一趾趾欠則下以上為顛上以下為折○徐氏曰妾初也子四也柔巽處卑妾之象也從剛應四以其子也言妾雖賤從子貴也○齊氏

曰兌為妾巽顛則為兌故曰妾○雙湖先生曰初位之剛六爻之柔以初得六得妾之象也爻不正故稱妾下巽伏震長子之象也主器有人无咎之道也○

李氏過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為二鼎上體之鼎有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六爻皆取鼎象故曰鼎象也

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集解

程子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

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己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

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己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一有以字就之矣所以吉也○朱子曰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於

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纂註

徐氏曰怨耦曰仇不善之匹也謂初五為正應

而密比初柔陰陽相匹而非正是初為我仇也即就也初自顛趾有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故吉○雙湖先生曰我仇有疾本義從程傳徐氏詳矣橫渠云我仇謂九三隔塞已路而為患者使其有疾不能加我則美實可保而吉可致漢上引子夏云仇謂四以二四為匹敵二據初四比五三四失應故相與為仇胡安定耿希道皆以三四間隔九五為疾石守道謂九二以陽居鼎中是有實也五應於二而乘四是有疾也鼎既有實不可更加於人是以不我能即吉諸說不同如此除本義從傳外石說為優證以豫卦六五貞疾恒不死亦以下乘九四之剛取象正與鼎六五同餘說以備參考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音訓行陸下孟反塞陸悉則

反雉膏陸氏曰如字

集解

程子曰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

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一作謂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耳也不合於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兩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一无此二字謂不足之悔一再有不足之悔字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正終必相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無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朱子曰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

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附錄

朱子語問鼎九二鼎

耳革是如何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无耳動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

纂註

林氏曰上无正應而承乘皆剛故有行塞之象○郭氏忠孝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革則

行塞矣○李氏椿年曰雉膏不食離明在上而无應象○蘭氏曰方者方欲而未必然之辭○徐氏曰雉離象膏爻柔象謂六五亦以鼎實取象三以陽剛之才而居巽之上其才足以有濟而於六五无相遇之道有革異之情故其行則不通於雉膏則不食猶人有才德而不為時用不得君之祿而食之也方雨虧悔終吉雨陰陽和合而成方雨且將雨也虧失也三懷才不遇有不足之悔然五有聰明之德三終上進之物方將和合而相得始雖有不足之悔而終獲相遇之吉也○雙湖先生曰此爻大槩為四隔塞與五睽異之辭耳五也三變則三五皆坎亦耳象其行塞四隔不通也雉膏亦五不食亦為四隔不得食方雨三若動為坎雨陰陽和洽而失其悔矣終吉之占也兌口在上三隔四亦不食象兌為澤亦有雨象○余氏曰鼎九三越五應上故為耳革而行塞然三五同功亦有相合之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音訓折陸氏曰折反餗陸氏曰

送鹿反虞云八珍之之具也馬云鍵也鍵之然反鄭云菜也形晁氏曰九家京荀悅虞作刑一行陸希聲亦作刑渥陸氏曰於角反沾也鄭作劇音屋了兆氏曰九家京虞作劇重刑也並音屋京謂刑在頰為劇一行陸希聲同薛云古文作渥

集解

程子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

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鍊鍊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報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朱子曰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劇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

附錄 朱子語刑劇班固使來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纂註 蔡氏曰足初也鍊鼎實也下應乎初初趾方顛故有折足之象

易說 四應初初欠一足折其足矣方其在初鼎未有實故謂之顛趾出否及其在四鼎實已盈故謂之折足覆鍊也○虞氏曰雉膏八珍之一○李氏鼎祚曰鍊雉膏之屬○錢氏曰四近君不中不正下亦以不中不正應之民心乖離我所賴以立者撥矣是折鼎足覆公鍊也公鍊不可只作飲食看傾敗天祿顛危宗社此正欺君罔上不實之明驗矣○雙湖先生曰案邵氏聞見後錄云王弼注鼎其形渥凶以為沾濡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劇音屋故新唐史元載贊用刑劇亦周禮劇誅云案元載以罪誅贊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劇諒哉周禮秋官司烜氏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刑劇之劇謂所殺不於

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音訓鉉陸氏曰

反又古冥反馬云

集解 程子曰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鉉扛鼎而舉之也

從於耳一作五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朱子曰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

附錄 朱子語六五金鉉只為上已當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集解 王氏宗傳曰在鼎之上受鉉以居鼎者耳也六五之金鉉蓋推排到這

纂註 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馮氏椅曰黃坤土之中色離之五再索於坤而在上卦之中故其色黃又曰自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為金之剛自上九之不變言之則上為玉之粹各象其物宜而已○雙湖先生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切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反為優然上九又自謂玉鉉者豈六五視上九則為金鉉以上九自視則為玉鉉乎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皆未為不可也王氏馮氏之說亦足以發六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集解 程子曰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温者而巳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朱子曰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温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纂註 石氏曰玉言火炎而不變其性也○馮氏當可曰陽剛在上及物之功全繫此

通志堂

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爻如舉鼎實以養人者全在於鉉陽剛无應无所回撓如玉不變於火故為玉
 ○李氏過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鉉一也五
 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為火而鉉居之金畏
 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王氏宗傳曰上鼎外之物也非若
 耳趾之相聯屬者也然鼎之舉措在乎耳而耳之舉措在乎鉉烹飪之事既成
 是鉉也必五以尸舉措之功既成矣是鉉也復脫然无所累而自處於鼎之
 外若无與焉○龍氏仁夫曰儀禮甸人陳鼎設高鼎音覓鼎蓋也高鼎扛所
 以舉鼎者即鉉也鄭注牛鼎高三尺脚鼎高二尺鼎重器也鉉必以木為之金
 玉特美其辭亦經言金矢金柅金車豈必以金為之取象而已○楊氏萬里曰
 鼎法象之器也初鼎之足二三四鼎之腹五鼎之耳上鼎之鉉承鼎在足實鼎
 在腹行鼎在耳舉鼎在鉉鼎至於鉉之舉厥功成矣○丘氏曰初曰趾四亦曰
 足者以四應乎初而四之足即初之趾也上曰鉉而五亦曰鉉者以五附乎上
 五之鉉即上之鉉也五曰耳而三亦曰耳者則以三无應乎五而有鼎耳革異
 之象蓋易道不窮義各有當也○雙湖先生曰易三象之卦上爻皆吉并有孚
 元吉鼎大吉无不利頤必厲而後吉者豈在干人必致其戒如是夫

大象傳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

正位凝命

○音訓凝陸氏曰魚承反嚴
 貌鄭云成也翟作擬云度也
 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
 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
 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
 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為皆當安重也○朱子曰鼎重器也故有

集解

程子曰木上有火以木巽
 火也烹飪之象故為鼎君

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
 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
 那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文蔚
 火猶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本形特象之耳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
 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為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
 則為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君子觀井象則當務民於下以豐其液觀鼎象則
 當恭已於上以凝其氣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无為以守至正君所
 以凝天命火之光雖在木上而其命必藏於木木盡則火亡矣正位象離離為
 聽政之位凝命象巽巽為命○丘氏曰或謂革言改命鼎言凝命蓋凝已改
 之命也以鼎繼革欲人於變革
 之後以端重守之其言微矣

附錄

朱子語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
 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
 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

纂註

馮氏曰不正則傾不凝則
 散○項氏曰鼎之木上有

象傳

鼎象也

集解

程子曰卦之為鼎
 取鼎之象也鼎之

為器法卦之象也一作法象之器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義也鼎大
 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
 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
 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為鼎以其象也
 馮氏曰六十四卦皆象而鼎獨言象正義曰鑄金為之而有法象者
 也○子夏曰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

纂註

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訓亨陸氏曰本又作高同普庚反煮也下同是氏
 曰案高古文飪陸氏曰入甚反熟也徐而鳩反

集解

程子曰以二體言鼎
 之用也以木巽火以

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朱子曰以卦體卦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亨帝貴誠用饋而巳養賢則饗饋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纂註 耿氏曰巽乎水而二水者木巽火者非鼎也鼎烹飪之用也○鄭氏曰互乾為金兌為澤金含水而巽之以木熟物之象○荀氏曰巽入離下中有乾象木火在外金在內亨飪之象○朱氏曰乾為天為帝指上九也在下為聖賢指二三四也然則六五用鼎之主也○蔡氏曰亨飪鼎之用也亨飪不過祭祀賓客二事而祭之大者无出於上帝賓客之重者无過於聖賢○郭氏京曰帝字下誤增而大亨三字

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音訓上陸時掌反

集解

程子曰上既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朱子曰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

纂註 李氏過曰下巽上離離為目五為鼎耳故曰巽而耳目聰明○單氏曰有象必有用用必有功有象有用而有功鼎之道盡矣以二體之才言之巽卑順也離聰明也卑巽以養下則達聰而明目者也以六五之才言柔進而上行則不為驕亢者也得中而應剛則能養聖賢者也○雙湖先生曰柔進而上行卦變也本義謂自巽來六四之柔進居五也看來自訟變則六三進五自遜變則六二進五皆通四五上坎位有耳象離體有目象虛中有聰明之象○愚謂巽初二

至離中似坎耳象

小象傳 鼎顛趾未悖也

○音訓悖陸氏曰必內反逆也

集解 程子曰鼎覆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

利出否以從貴也

集解 程子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

纂註 郭氏雍曰從貴應於四上從於貴者也○朱子曰鼎而顛趾悖道也而

纂註 程子曰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新為貴也

鼎有實慎所之也

集解 程子曰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貴也

纂註 雷氏曰慎所之者物各有量可中不可過不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

纂註 自知止猶往求之則至傾覆而喪所有矣

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集解

程子曰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

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朱子曰有實而不慎所往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矣

鼎耳革失其義也

集解

程子曰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

方雨而吉也

纂註

徐氏曰君臣以義合志也鼎耳革其行塞

覆公餗信如

何也

集解

程子曰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

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朱子曰言失信也

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集解

程子曰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玉鉉在上剛柔節

也集解

程子曰剛而溫乃有節也上居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

用皆在上井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烹

筭纂註

齊氏曰柔言元吉

鉉為功居上為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

大吉而不及亨讀者固未知亨之誰屬也余觀其情之旁通於他爻則亨固為

九二言也聖人所以亨帝養聖賢者鼎之實也而九二者有其實者也止則塞

亨則行爻又於九三言塞而不於上九言亨九二之亨以耳不徒以鉉也九三

與上應非无鉉也而不能受則二雖比之不害其塞六五與上比有鉉矣而又

虛以受之則二之應也亦可以卜其亨柔傳曰柔進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九二之以三塞而以五行也不其彰彰乎董君之得於天也蔚乎深秀其傳於

祖也代有懿行而又不以窮厄而輟於學其象於鼎也亦幾乎實矣而終不能

不藉於鉉以亨則其於五之黃耳能无味乎其戒於三之為耳而失其義也何

俟於言乎故余特發卦義而

使自擇焉先君季亨字說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經傳集注卷第九

後學 校訂

